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

DONGWUXIAOSHUODAWANGSHENSHIXI  
PINCANGSHUXI

# 最后一头战象

沈石溪 / 著



品藏书系

沈石溪

动物小说大王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最后一头战象

沈石溪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让阅读更美好  
Enrich Your Reading Experienc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头战象 / 沈石溪著.—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342-4998-3

I.最... II.沈... III.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9930号

书 名：最后一头战象

作 者：沈石溪 著

责任编辑：吴 颖

责任校对：周翔飞

制 作：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字 数：12.9万

版 次：2008年11月第1版

版 本：1.00

ISBN：978-7-5342-4998-3

# 目 录

[给大象拔刺](#)

[最后一头战象](#)

[象 冢](#)

[愤怒的象群](#)

[象 警](#)

[死亡游戏](#)

[动物档案——象](#)

[野猪跳板](#)

[野猪囚犯](#)

[野猪王](#)

[动物档案——猪](#)

[与狗熊比举重](#)

[智取双熊](#)

[棕熊的故事](#)

[动物档案——熊](#)

[闯入动物世界](#)

[获奖记录](#)

[珍藏相册](#)

# 给大象拔刺

那年月，时兴赤脚医生。所谓的赤脚医生，就是在缺医少药的农村，挑一些有文化的青年，到医院培训三五个月，发给一个药箱，边劳动边行医，为农民治一些简单的病。我就曾经是一名边疆农村的赤脚医生。

那天清晨，我背着药箱到橡胶林去巡诊，走到流沙河边的大湾塘。突然，从树背后伸出一根长长的柱子，横在我面前，就像公路上放下一根红白相间的交通杆一样，拦住了我的去路。林中昏暗，我以为是根枯枝倒下来了，伸手想去拨拉，手指刚触摸到便吓得魂飞魄散——热乎乎、软绵绵、干沙沙，就像摸着一条刚刚在沙砾上打过滚儿的蟒蛇。

“妈呀——”我失声尖叫。随着叫声，大树后面闪出一个庞然大物，原来是一头深灰色的大公象，撅着一对白森森的象牙，朝我奔来。

别说我了，就是百兽之王的老虎，见到大公象也要夹着尾巴逃跑的。我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我刚逃出五六米远，突然“嗖”的一声，一根沉重而又柔软的东西扫中了我的脚，把我摔了个嘴啃泥。我仰头一望，原来树背后又闪出一头成年母象，给了我一个扫荡鼻。

一公一母两头大象像两座小山似的站在我面前。我想，它们中无论是谁，只要抬起一只脚来在我背上踩一下，我的五脏六腑就会被挤牙膏似的从口腔里挤出来的。反正是必死无疑了，我也懒得再爬起来，闭起眼睛等死吧。

它们并没踏我一脚。公象弯起鼻尖，钩住我的衣领，像起重机似的把我从地上吊了起来。莫非是要让我做活靶子，练练它那刺刀似的象牙？唉，事到如今，我也没法挑剔怎么个死法了，它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它们让我站稳了，没用象牙捅我个透心凉，而是用鼻子顶着我的背，

推着我往密林深处走。

我晕头转向，像俘虏似的被它们押着走了大半个小时，来到一棵独木成林的老榕树下。象鼻猛地一推，我跌倒在地。嘿，在我面前两尺远的树根下，躺着一头小象。

这是一头半岁左右的幼象，只有半米多高，体色瓦灰，比牛犊大不了多少，鼻子短得就像拉长的猪嘴。它咧着嘴，鼻子有气无力地甩打着，右前腿血汪汪的，不断在抽搐，哼哼唧唧地呻吟着。

母象用那根万能的鼻子在小象的头顶抚摸着，看起来是在进行安慰。公象则用鼻子卷起我的手腕，使劲往小象那儿拖曳。我明白了，这是一家子象，小象的右前腿受了伤，公象和母象爱子心切，便到路上劫持个人来替小象看病。

好聪明的象啊，好像查过档案似的，知道我是赤脚医生。

我心里顿时涌起一股强烈的求生愿望来。我想，既然它们捉我来是为了替小象看病，只要看完了，大概就会放我回去的。

我不敢怠慢，立刻跪在地上给小象检查伤口。是一根一寸长的铁钉扎进了小象的足垫，看样子已经有好几天了，整只脚肿得发亮，伤口已发炎溃烂，散发着一股腥臭。我的医术堪称世界最差，平时只会给人擦擦红汞、碘酒什么的，从未给谁动过手术；但此时此刻，我就是只鸭子也得飞上树，我没有金刚钻也得揽这份瓷器活。我要是谦虚推辞，公象就会送我上西天。

我从药箱里取出镊子、钳子、酒精、棉花等东西，就壮着胆开始干起来。首先当然是要消毒，我抬起小象的脚，将小半瓶酒精泼进创口。没想到小象也像小孩子似的怕疼，它“哇”的一声，像杀猪似的嚎叫起来。立刻，我的脖子被公象的长鼻子勒住了，就像上绞刑似的把我往上提。“——”大公象双眼喷着毒焰，低沉地吼叫着。显然，它不满意我把小象给弄



疼了。

还讲理不讲啦？我又没有麻药，动手术哪有不疼的！怕疼就别叫我治，要我治就别怕疼！可我没法和大象讲理；对牛弹琴，对象讲理，那是徒劳的。我双手揪住象鼻子，想扳松“绞索”，但公象力大无穷，长鼻越勒越紧，我脚尖点着地，已经快喘不过气来了。唉，这死得也太冤枉了。

就在这时，母象走过来，把它的长鼻搭在公象的鼻子上，摩挲了几下，嘴里还“呀呀啊啊”地叫着，估计是在劝慰公象不要发火，让我继续治疗，到最后实在治不好再问罪处死也不迟。公象“哼”地打了个响鼻，松开了“绞索”。

我把尖嘴钳伸进小象的伤口。还没开始拔钉子呢，小象又哭爹喊娘起来。我害怕蛮不讲理的公象再次给我上绞刑，赶快将半瓶去痛片塞进小象嘴里。遗憾的是，这么大剂量的去痛片对小象作用却不大。我钳住钉子往外拔时，它又脑袋乱摇疼得要死要活了。

大公象虎视眈眈地盯着我，长鼻高高翘起，悬在我的头顶；白晃晃的象牙从背后瞄准我的心窝，随时准备把我吊起来捅个透心凉。

我冷汗涔涔，脊梁发麻，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叫小象停止呻吟。逼急了，我冲着小象破口大骂：“混账东西，叫你个魂！我好心好意替你治疗，你他妈的还想让你可恶的爹杀了我呀！”没想到，我这一发怒，一叫喊，竟然把小象给镇住了，泪汪汪的双眼惊愕地望着我，停止了叫唤。我趁机把钉子给拔了出来。



下一步要清洗创口，它又快疼哭啦。我再次恶狠狠地大声唾骂：“闭起你的臭嘴！你再敢叫一声，我就把钉子戳到你的喉咙里去！”小象倒是被我吓住了，骇然将涌到舌尖的呻吟咽了回去。可母象不干了，嫌我脾气太粗暴。它看不得小象受半点委屈，宽宽的象嘴对准我的耳朵，“嗷——嗷——”大吼了一声。我的脑袋像撞了墙似的嗡嗡响，眼冒金星，耳膜发胀。那叫声，比十支摇滚乐队同时演奏还厉害。

我不敢再骂小象，又不敢再让它呻吟，便只有跟它一起哭。它疼得要叫唤时，我也扯起喉咙拼命喊疼；它身体哆嗦时，我也在地上颤抖打滚；它痛苦得乱甩鼻子时，我也像中了枪子儿似的揪住胸口摇摇晃晃。

公象和母象大概觉得我和它们的小宝贝双双痛苦，这样挺公平，也有可能觉得我又哭又闹样子挺滑稽，它们安静下来，不再干涉我的治疗。

我终于把小象的创口清洗干净，撒了消炎粉，又用厚厚的纱布给包扎起来。

过了一会儿，小象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勉强能行走了。公象和母象这才扔下我，簇拥着小象进了树林。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下午，我又从那条路走过。突然，“咚”的一声，一只比冬瓜还大的野蜂窝掉在我面前，里头蓄满了金黄色的蜂蜜。我抬头一看，哦，是曾经绑架过我的那家子象，站在路边的草丛里，朝我友好地扑扇耳朵挥舞鼻子。显然，这只野蜂窝，是它们付给我的医疗费。

小象还欢快地奔到我面前，柔软的鼻子伸到我的鼻子上来。人和人表示亲热，是彼此伸出手来握手；象和象表示亲热，是鼻尖和鼻尖钩拉在一起握鼻。可惜我的鼻子只有一寸高，没法和它握鼻。

# 最后一头战象

解放前的西双版纳，傣族的最高领主叫召片领，他曾经拥有一支威风凛凛的象兵。所谓象兵，就是骑着大象作战的军队。象兵比起骑兵来，不仅同样可以起到机动快速的作用，战象还可用长鼻劈敌，用象蹄踩敌，直接参与战斗。一大群象，排山倒海般地扑向敌人，战尘滚滚，吼声震天，势不可当。

一九四三年，日寇侵占了缅甸，铁蹄跨进了和缅甸一江之隔的西双版纳边陲重镇打洛。象兵在打洛江畔和日寇打了一仗。战斗异常激烈，枪炮声、厮杀声和象吼声惊天动地；鬼子在打洛江里扔下了七十多具尸体，我方八十多头战象全部中弹倒地，血把江水都染红了。战斗结束后，召片领让大家在打洛江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二十多米的巨坑，把阵亡的战象隆重埋葬了，还在坑上立了一块碑：百象冢。



曼广弄寨的民工在搬运战象的尸体时，意外地发现有一头公象还在喘息，它的脖颈被刀砍伤，一颗机枪子弹从前腿穿过去，浑身上下都是血，但还活着。他们用八匹马拉的大车，把它运回寨子。这是唯一幸存的战象，名叫嘎羧。好心肠的村民们治好了它的伤，把它养了起来。

我一九六九年三月到曼广弄寨插队落户时，嘎羧还健在。它已经五十

多岁了，脖子歪得厉害，象嘴永远闭不拢，整天滴滴答答地淌着唾液；一条前腿也没能完全治好，短了一截，走起路来蹒跚颠颠；本来就很稀疏的象毛几乎都掉光了，皮肤皱得就像脱水的丝瓜；岁月风尘，两支象牙积了厚厚一层难看的黄渍。它是战象，它是功臣，受到村民们的尊敬和照顾，从不叫它搬运东西，它整天优哉游哉地在寨子里闲逛，到东家要串香蕉，到西家喝筒泉水。

我和负责饲养嘎羧的老头波农丁混得很熟，因此和嘎羧也成了朋友。

我插队的第三年，嘎羧愈发衰老了，食量越来越小，整天卧在树荫下打瞌睡，皮肤松弛，身体萎缩，就像一只脱水柠檬。波农丁年轻时给土司当了多年象奴，对象的生活习性摸得很透。他对我说：“太阳要落山了，火塘要熄灭了，嘎羧要走黄泉路啦。”几天后，嘎羧拒绝进食，躺在地上，要揪住它的鼻子摇晃好一阵，它才会艰难地睁开眼睛，朝你看一眼。我觉得它差不多已经处在半昏迷的状态中了。

可一天早晨，我路过打谷场旁的象房，惊讶地发现，嘎羧的神志突然间清醒过来，虽然身体仍然衰弱不堪，但精神却处在亢奋状态中，两只眼睛烧得通红，见到波农丁，欧欧欧短促地轻吼着，鼻子一弓一弓，鼻尖指向象房堆放杂物的小阁楼，象蹄急促地踢踏着地面，好像是迫不及待想得到小阁楼上的什么东西。开始波农丁不想理它，它发起脾气来，鼻子抽打房柱，还用庞大的身体去撞木板墙。象房被折腾得摇摇欲坠。波农丁拗不过它，只好让我帮忙，爬上小阁楼，往下传杂物，看它到底要什么。

小阁楼上有一半箩谷种、两串老玉米和几条破麻袋，其它好像没什么东西了。我以为它精神好转起来想吃东西了，就把两串老玉米扔下去，它用鼻尖勾住，像丢垃圾似地丢出象房去；我又将半箩稻谷传给波农丁，他还没接稳呢，就被嘎羧一鼻子打翻在地，还赌气地用象蹄踩踏；我又把破麻袋扔下去，它用象牙把麻袋挑得稀巴烂。

小阁楼的角落里除了还有一床破篾席，已找不到可扔的东西了。嘎羧

仍焦躁不安地仰头朝我吼叫。“再找找，看看还有啥东西？”波农丁在下面催促道。我掀开破篾席，里头有一副类似马鞍的东西，很大很沉，看质地像是用野牛皮做的，上面蒙着厚厚一层灰尘。除此而外，小阁楼里真的一样东西也没有了。

我一脚把那破玩意儿踢下楼去。奇怪的事发生了，嘎羧见到那破玩意儿，一下安静下来，用鼻子“呼呼”吹去蒙在上面的灰尘，鼻尖久久地在破玩意上摩挲着，象眼里泪光闪闪，像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哦，闹了半天，它是要它的象鞍啊！”波农丁恍然大悟地说，“这就是它当战象时披挂在背上打仗用的鞍子。我们当年把它从战场上运回寨子，它还佩戴着象鞍，在给它治伤时，是我把象鞍从它身上解下来扔到小阁楼上的。唉，整整二十六年了，我早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没想到，它还记得那么牢。”

嘎羧用鼻子挑起那副象鞍，甩到自己背上，示意我们帮它捆扎。我和波农丁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象鞍置上了象背。

象鞍上留着弹洞，似乎还有斑斑血迹，混合着一股皮革、硝烟、战尘和鲜血奇特的气味。象鞍的中央有一个莲花状的坐垫，四周镶着一圈银铃，还缀着杏黄色的流苏。经历了二十六个春夏秋冬风霜雨雪，虽然已经有点破旧了，却仍显得沉凝而又华贵。嘎羧披挂着象鞍，平添了一股英武豪迈的气概。

“它现在要披挂象鞍干什么？”我迷惑不解地问道。“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波农丁皱着眉头伤感地说，“我想，它也许要离开我们去象冢了。”

我听说过关于象冢的传说。大象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除了横遭不幸暴毙荒野的，都能准确地预感到自己的死期，在死神降临前的半个月左右，便离开象群，告别同伴，独自走到遥远而又神秘的象冢里去。每群象都有一个象冢，或是一条深深的雨裂沟，或是一个巨大的溶洞，或是地震留下的一片凹坑。凡这个种群里所有的象，不管生前浪迹天涯海角漂泊到

何方，最后的归宿必定在同一个象冢。让人惊奇的是，小象从出生到临终，从未到过也未见过象冢，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凭着一种神秘力量的指引，也能准确无误地寻找到属于自己种群的象冢。

“就算它打算去象冢了，也没必要披挂这么沉重的象鞍呀！”我说。

“这我就说不清了，也许，嘎羧天生是个小气鬼，临走在向我们讨回属于它的东西。唔，这象鞍本来就是它的嘛。”

我觉得这种解释十分牵强，嘎羧平时并不吝啬，恰恰相反，待人还挺慷慨挺厚道的。我好几次看见，它卷着一串香蕉在路上走，寨子里的小孩伸手向它要，它都会用那根万能的鼻子撕下来给他们。我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嘎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回那副象鞍，含有一种很高级的情感。

果然被波农丁说中了，嘎羧准备告别曼广弄寨，找它最后的归宿了。它绕着寨子走了三匝，对救活它、收留它并养活它二十六年的寨子表达一种恋恋不舍的心情。

嘎羧要走的消息长了翅膀似的传遍全寨，男女老少都拥到打谷场来为嘎羧送行。大家心里都清楚，与其说是送行，还不如说是送葬，为一头还活着的老战象出殡。许多人都泣不成声。村长帕琫在象脖子上系了一条洁白的纱巾，在四条象腿上绑了四块黑布。老人和孩子捧着香蕉、甘蔗和糯米粑粑，送到嘎羧嘴边，它什么也没吃，只喝了一点凉水。

日落西山，天色苍茫，在一片唏嘘声中，嘎羧上了路。送行的人群散了，波农丁还站在打谷场上痴痴地望。我以为他在为嘎羧的出走而伤心呢，就过去劝慰道：“生老病死，聚散离合，本是常情，你也不要太难过了。”不料他却压低声音说：“小伙子，你有胆量跟我去发一笔财吗？”见我一副茫然无知的神态，他又接着说：“我们悄悄跟在嘎羧后面，找到那象冢……”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是要我跟他合伙去捡象牙。在热带雨林里，大



象的躯体和骨头会腐烂，象牙却永远闪耀着迷人的光泽。象冢由于世代埋葬老象，每一个象冢里都有几十根甚至上百根象牙，毫不夸张地说，找到一个象冢就等于找到一个聚宝盆。聪明的大象好像知道人类觊觎它们发达的门牙，生怕遭到贪婪的人类的洗劫，通常都把象冢选择在路途艰险人迹杳然的密林深处，再有经验的猎人也休想找得到。但如果采取卑鄙的跟踪手段，悄悄尾随在死期将临的老象后面，就有可能找到那遥远而又神秘的象冢。

邻近的曼蚌寨有个名叫岩鸣的猎手，三年前在森林里偶然碰到一头奔赴黄泉的老象，结果从象冢里背回七十八根象牙，大大地发了一笔横财。可我总觉得做贼似的跟在一头老战象后面，去捡它的便宜，好像不怎么地道。我犹豫着，沉默着，没敢轻易答应。

波农丁显然看穿了我的心思，说：“我们只捡象冢里其他象的象牙。嘎羧的象牙我们不要，也算对得起它了嘛。”

这主意不错，既照顾了情感，又可圆发财梦，何乐而不为？

我俩拔腿就追，很快就在通往崇山峻岭的小路上追上了独行的嘎羧。天黑下来了，它脖颈上那根标志着出殡用的白纱巾成了我们摸黑追踪的路标。它虽然跛了一条腿走不快，却一刻也没停顿，走了整整一夜，天亮时，来到打洛江畔。

这是一条美丽的边境河，翠竹掩映，晨雾萦绕，不远处有几个村寨传来鸡鸣狗吠。嘎羧站在江滩的卵石上，停了下来，久久凝望着清波荡漾的江面。

这儿虽然不是热闹的城镇，但四周有村寨，附近有渡口，也绝非荒无人烟的山野，怎么可能会藏有象冢呢？

“我想起来了，这儿是水晶渡的上游，二十六年前，我们就是在这里把嘎羧给抬上岸的。”波农丁指着江湾一块龟形的礁石说，“幸亏有这块礁石

挡住了它，不然的话，它早被激流冲到下游淹死了。”

这么说来，这儿就是二十六年抗日健儿和日寇浴血搏杀的战场！

这时，嘎羧踩着“哗哗”流淌的江水，走到那块龟形礁石旁，鼻子在被太阳晒成铁锈色的粗糙礁石上亲了又亲，许久，才昂起头来，向着天边那轮火红的朝阳，“呕——呕——”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它突然间像变了一头象，身体像吹了气似的膨胀起来，四条象腿的皮肤紧绷绷地发亮，一双象眼炯炯有神，吼声激越悲壮，惊得江里的鱼儿“扑喇喇”跳出水面。

我想，此时此刻，它一定又看到了二十六年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威武雄壮的战象驮着抗日健儿，冒着枪林弹雨，排山倒海般地冲向侵略者；日寇鬼哭狼嚎，丢盔弃甲；英勇的战象和抗日将士也纷纷中弹跌倒在江里……

我对嘎羧肃然起敬，它虽然只是一头象，被人类称之为兽类，却具有很多称之为人的人所没有的高尚情怀。在它行将辞世的时候，它忘不了这片它曾经洒过热血的土地，特意跑到这儿来缅怀往事，凭吊战场！

太阳升上了槟榔树梢，一只独木舟剪开浓浓的江雾，艄哥放开喉咙唱着山歌，从上游飘然而下。嘎羧离开打洛江，钻进一条草木茂盛的箐沟。这一次它大概要直奔神秘的象冢了，我想。我们跟在它后面，走了约一个多小时，在一块平缓的向阳的小山坡上，它突然又停了下来。

“哦，这里就是埋葬八十多头战象的地方，我参加过挖坑和掩埋，我记得很清楚。喏，那儿还有一块碑。”波农丁咬着我的耳朵说。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荒草丛中，果然竖着一块石碑，镌刻着三个烫金大字：百象冢。年久日长，金箔剥落，字迹有点模糊不清了。

莫非嘎羧它……我不敢往下想，斜眼朝波农丁望去，他也困惑地紧皱着眉头。

嘎羧来到石碑前，选了一块平坦的草地，一对象牙就像两支铁镐，在地上挖掘起来。土块翻松后，它又用鼻子把土坷垃清理出来，继续往下面挖。它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又经过长途跋涉，体力不济，挖一阵就要站在边上喘息一阵。但它坚持不懈地挖着，从早晨一直挖到下午，终于挖出了一个椭圆形的浅坑来。它滑下坑去，在坑里继续深挖，用鼻子卷着土块抛出坑来。我们在远处观看，只见它的身体一寸一寸地往下沉。太阳落山了，月亮升起来了，它仍在埋头挖着。

半夜，嘎羧的脊背从坑沿沉下去不见了，象牙掘土的“咚咚”声越来越稀，长鼻抛土的节奏也越来越慢。

鸡叫头遍时，终于，一切都平静下来，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我和波农丁耐心地等到东方吐白，这才壮着胆子，走到坑边去看。土坑约有三米深，嘎羧卧在坑底，侧着脸，鼻子盘在臂弯，一只眼睛睁得老大，凝望着天空。一条四脚蛇从潮湿的泥土里钻出来，爬到它的眼球上，它一点反应也没有。

它死了。它没有到遥远的神秘的祖宗留下的象冢去，它在百象冢挖了个坑，和曾经并肩战斗过的同伴们葬在了一起。作为一头老战象，它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土坑里弥散着一股腐烂的气息，看得见二十六年埋进去的战象的残骸，红土里，好像还露出了白的象牙。嘎羧那对象牙，也因挖掘土坑而被沙土磨得锃亮，在晨光中闪烁着华贵的光泽。

波农丁牙疼似的咧着嘴苦着脸说：“要是我们在这里捡象牙，只怕是盖了新竹楼竹楼要起火，买了牯子牛也会被老虎咬死的啊！”

“对，是要遭报应的。”我说，“除非我们枉披了一张人皮，我们不会在这里捡象牙的。”

我和他一起动手，将浮土推进坑去，把土坑填满夯实，然后，空着手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向寨子去。

# 象 冢

它伫立在危崖上，扬起长鼻，悲愤地吼叫一声。巨大的声浪像股龙卷风，拔地而起。头顶茂密的枝叶本来像绿色的穹窿，遮断了光线，这时突然被声浪冲开个口子。明媚的阳光泄下来，阴暗的树林霎时间变得亮堂堂。树叶像密集的雨点洒落下来。

它面前是个巨大的深坑，坑底被雨水沤黑的落叶和腐草间，铺着一具具大象的残骸。它们的皮肉和内脏也许是腐烂了，也许是被秃鹫或乌鸦啄光了，也许被蚁群吞噬了，只剩下球形的髓髓和灰白的骨架。坑内弥漫着一股死亡的气息。只有上百根珍贵的象牙，仍然洁白，在阳光下泛着迷人的光泽。毫无疑问，讨厌的猎人还没发现这块神秘的象冢，不然的话，这些象牙早就被掠夺光了。这要感谢四周密不透风的葛藤荆棘，它们犹如一道道天然的屏障，隔断了人的踪迹。

这是地震形成的凹陷，大地的一块伤疤，从亘古时代起，就成为西双版纳邦嘎山上这群野象天然的坟冢。它们严格遵循祖宗遗传的独特的习性，除非意外暴死，绝不肯随随便便倒毙在荒野。只要预感到死神迫近，无论路途有多么遥远，老象也要赶到这儿来咽下最后一口气。神圣的象冢是它们永恒的归宿。

过去，它茨甫率领着象群，好几次伴送临终前的老象到这儿来。今天，终于轮到它自己了。大象和一切生物一样，也留恋生命。它站在坑沿的危崖上，犹豫着。坑内两丈多深，四周石岩陡立，只有灵巧的猿猴或岩羊才能攀援而上，身躯笨重的大象只要下去了，就再也不可能活着出来。要是它是自然衰老，它会心甘情愿跳下坑去的。

连飞鸟都逃得无影无踪了，森林里一片死寂。它不用回头都晓得，身后树林里五十多头大大小小的象，正注视着它，等着为它举行隆重的葬

礼。谁也没有逼它到这里来。是它自己当众宣布得到了死亡的预感。它不能再犹豫了，犹豫意味着对死亡的恐惧，会被耻笑的。此刻，是它最后一次表现头象英勇无畏气慨的机会了。

它举起两条前腿，小心翼翼地踏上坑内石壁，然后慢慢将沉重的身躯往前倾斜。“轰”的一声巨响，它滑到了坑底。坑沿红色的沙土被它庞大的身体拽进坑去，像条金色的瀑布挂在黛青色的石壁上。尘埃飞泻，久久不息。

前几天刚落过一场大雨，坑底潮湿泥泞，有股刺鼻的霉味。它踩着没膝的泥浆，艰难地走到土坑中央，用鼻子挪开祖先的残骸，清扫出一块空地，然后面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扑通”一声跪下去，闭上眼睛。

一根嫩竹，连同翠绿的竹叶，从坑上扔下来，落在它鼻子前。接着，又有许多美味的竹笋、鸡嗉果、椿树叶纷纷扬扬落到它的周围。它晓得，这是象群按照古老的规矩，在给它采撷足够它吃十天半月的食物。它们不会让它在坑里活活饿死。一般来讲，这些食物是能维持到死神来临的。

这确实是很别致的象道主义精神。它抬起头来，想给它熟悉的象群投去一个感激的目光。正巧，隆卡刚好卷着一只蜂窝，出现在坑沿。四目碰撞，它的心顿时凉成冰块。要是没有隆卡这家伙蛮横地夺走了它的王位，它相信，自己不会这么早就得到死讯的。虽然它已活了六十个春秋，渐入老境，但亚洲象的寿命有高达八十岁的。它是被气死的，被痛苦折磨死的。

瞧，隆卡这家伙的眼光，透射出骄傲和得意，蒲扇似的耳朵也在幸灾乐祸地扇动。这家伙当然要得意，年纪轻轻就登上了头象的宝座。它怒视着隆卡，隆卡却并不在意，长鼻一甩，椰子形状的蜂窝滚到它嘴前，黄澄澄的蜂蜜漫流出来，飘起一股罂粟花的清香。它舔了舔，却品出了无限的苦涩味。臭水塘小得可怜，而且呈葫芦状，嵌在山谷林立的岩石间，狭长的进口每次只容得下一头大象进去喝盐碱水。谁都想往前挤，以补充体内

大量消耗的盐分。它威严地呵斥了一声，混乱的象群平静下来，闪出一条道。它茨甫是头象，按照以往的规矩，它先进去喝个饱，然后守在进口处，乳象、母象第二轮喝，末尾才轮到成年公象。大象的社会也很讲究秩序的。

它从容不迫地行使着头象的权力和义务。臭水塘含有浓重的盐碱，水面白晃晃，好似漂着一层冰霜。它刚把鼻子探进水，才嗅到那股亲切的盐味，突然，屁股上被狠狠抽了一长鼻，火辣辣地疼。它惊讶地回身一望，是隆卡，正撅着长牙怒视着它。它心里很清楚，这一挑衅行为，具有犯上作乱的性质，揭开了又一次争夺王位的序幕。它喷出一口粗气，跟着隆卡跑到一块空旷的草地上。

象群闪进旁边的树林里。乳象吓得钻到母象腹下。它心里混杂着愤慨与悲哀两种情绪。对争夺王位，它并不感到惊奇。象群中的王位既不是终身制，头象也不懂得禅让，更不会搞什么世袭。它们遵循着野蛮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凭聪慧的头脑和健壮的体魄夺取头象的地位。它茨甫已在王位上显赫了二十多年，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碰上一个觊觎王位的家伙。过去每逢这样严峻的时刻，它心里只有一种情绪：愤慨。现在它悲哀，是因为它绝没有想到隆卡会来和它争夺王位。

在所有的年轻公象中，它最喜欢隆卡。也许隆卡与它有着父子血缘关系，不过，野象社会里是没有父亲这个概念的，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父爱的天性。但它确实对隆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早在二十多年前隆卡出生的第一天就滋生起来了。

那天，母象巴娅腆着大肚子走在象群的最后面。它茨甫忠诚地守护在巴娅身旁。巴娅怀孕已达二十二个月，就要分娩了。

黄昏时分，它们来到一棵古榕树下，突然就发现巴娅的身体奇怪地抽搐了一阵，乳象粉红色的脑袋已从母亲体内钻了出来，只要巴娅再用点力，一个新的生命就完美地诞生了。

这时，巴娅的力气已经耗尽了，虚汗淋淋，摇摇晃晃，连站都站不稳，那条长鼻耷拉在地，痛苦地呻吟着。它眼看巴娅快支持不住了，就用自己灵敏的长鼻，轻轻钩住乳象的脖颈，用力一拉，乳象平安降世了。

大象天生是世界第一流的、绝妙的助产士。巴娅虚弱地靠在榕树上喘息。它茨甫得意极了，让乳象骑在自己的鼻端，小家伙像只松鼠似的“吱吱”乱叫，猪嘴似的可怜的短鼻和柔嫩的蹄子顽皮地在它鼻子上乱搔，痒酥痒酥的。突然间，它心里涌起一股无端的柔情，一阵奇异的快感，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喜悦。它用长鼻，用耳朵，用舌头，尽情抚爱着乳象，直到巴娅愤怒而又委屈地吼叫起来，它才把乳象送到妈妈的腹下去吮奶……

这头乳象就是隆卡。它偏爱隆卡，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它特别喜欢巴娅，而隆卡是巴娅的宝贝。

怪不得它会悲哀。它恨不得即刻将隆卡挑翻在地。但它毕竟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公象了，懂得搏斗中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沉着。它和隆卡长牙对着长牙，在草地上兜着圈。它眯起眼睛，冷静地打量着对方。

难怪隆卡敢跳出来和它争夺王位，这家伙长得小山似的壮实，瓦灰色的皮肤上泛着油光——这是青春期公象特有的标志。而它自己，皮肤干燥皴裂了，上了年纪的老公象都是这样的。隆卡那副象牙，也长得挺帅，如同弯月那样又尖又亮；而它自己的长牙由于几十年来掘土觅食，和熊虎格斗，锋利的牙尖早磨秃了，左牙还断了很长一截。它是在用一根半老牙对付两根新牙啊。毫无疑问，对方占着极大的优势。怪谁呢？只能怪自己心慈手软，太愚蠢了。

一般来讲，公象长到二十岁左右，开始发育成熟时，头象便要用武力把它们驱赶出象群；特别是对那些体格超群的家伙，更要毫不留情地赶出领地，让它们成为天涯尽头孤独的流浪汉。隆卡长得这样俊美，早就是它潜在的威胁了，但它总舍不得赶隆卡走。它不忍心去伤巴娅的心。再说，隆卡一直对它毕恭毕敬，遇上虎豹这样的天敌，隆卡总是寸步不离地跟在



它身旁。它一直把隆卡看做自己忠实的助手。

它太善良了，在热带丛林野蛮的动物世界中，善良是要受到惩罚的。

现在，后悔也晚了，它面临挑战，它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逃之夭夭，自动放弃头象的宝座；要么决一死战。它宁肯倒在血泊中，不，它要让隆卡倒在血泊中。它已瞧出隆卡的弱点来，求胜心切，冒冒失失，是个鲁莽的缺乏实战经验的家伙。它突然间充满了信心，自己能赢得这场卫冕之战。

果然，隆卡沉不住气，抢先发起攻击，蹦跳着，用长牙朝它胸部刺来。

它扭身避开了。隆卡一定以为它胆怯了，攻得更欢，长牙连连刺击，鼻子呼呼抡打，嘴里还发出恶狠狠的吼叫，毫无意义地耗费大量体力。

它不还击，一味地退让着。隆卡终于累了，宽阔的嘴巴里喷着唾沫星子，站在草地上歇气。

它绝不会让隆卡有机会养精蓄锐的。它突然朝前一跳，抡起长鼻，“啪”的一声重重地抽在隆卡的耳根上。它随即跳开了。

隆卡被激怒了，眼睛里透着杀机，疯狂地朝它扑来。它毕竟老了，动作没有过去年轻时那么灵巧。有几次躲慢了半步，隆卡锋利的长牙就划破了它的下颚和颈项，殷红的鲜血滴滴答答溅落在绿莹莹的草地上。它仍不还击，继续耐心地等待着。

这场恶战，从日头当顶一直持续到日落。隆卡攻击的速度越来越慢，脚步也变得踉踉跄跄。长鼻子刚才还硬得像根铁棒，现在已软得像根藤条。

象群散落在四周的树丛里，静静地观看着这场争夺王位的搏杀。

是时候了。它慢慢把隆卡引到一棵高大的菩提树前，当隆卡再次撅着长牙笔直地朝它刺来时，它敏捷地一跳，闪过锋芒，突然一转身，踩到隆卡左侧。隆卡想扭转身来，但已来不及了，右侧那棵菩提树挡住了退路，整个左腹全暴露在它面前。它撅起那副长短不齐的象牙，朝隆卡腹部刺去；它把压抑着的愤慨与悲哀，全凝聚在这一击上，速度快得连自己都感到惊奇。

它的牙尖已触到隆卡汗津津的皮肤，就在这一瞬间，它仿佛看到了巴娅哀怨的目光。它这凶猛的一击，毫无疑问是致命的，隆卡即使不立刻被挑破心脏死去，也一定会终身残疾，成为一头废物。

不过，它仅仅犹豫了半秒钟。隆卡是自作自受，它今天不把这家伙置于死地，还有几头成年公象说不定就会跟着蠢蠢欲动。它必须杀一儆百。复仇的火焰，嗜血的冲动，想要保住王位的原始欲望，使得它不顾一切，闷着头朝隆卡柔软的腹部狠狠刺去……

深坑里的食物已堆成两尺厚。隆卡神气地吼叫一声，立刻，象群乖乖地排起长队，顺时针方向，绕着深坑转圈。所有的象都垂着长鼻，低着脑袋，耷拉着耳朵，神态伤感，煞有介事。这是象葬的一种仪式，绕冢三匝，静默致哀。

完毕后，五十多头象齐刷刷地站在坑沿，随着隆卡一声号令，所有象的鼻子都高擎在空中，整个象群吼叫起来。那吼声真是壮观，如山崩，如海啸，好似火山爆发，好似江河决堤。树吓得东摇西晃，灵魂出窍。这是象葬最隆重也是最后的一个仪式，有点类似人类的向遗体告别仪式。

当然，它茨甫还活着。它无动于衷地看着这场精彩的表演。也许，那几头上了年纪的老象悲戚的感情是真实的，它和它们毕竟共同生活了五六十年。但那些年轻的象，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母象，不过是在逢场作戏罢了。它们的眼睛里没有同情和怜悯。隆卡取代它当了头象，它们很快活哩。它们并不稀罕它的离去，生死惜别都没有丝毫哀惋，这使它感到很痛

心。

过去，它们对它是那样的恭敬，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争着来巴结它，讨好它。什么时候都有母象用鼻子卷起蒲葵或巨蕉，给它扇凉驱蚊撵蝇搔痒，有时还会为争夺它的宠爱而互相斗殴。也许，它们早就在暗地里讨厌它了，它想，它们过去只不过是慑于它的威势，不敢表露罢了。是的，它们早就对它不满。

记得两个月前，有一次，一群豺狗黎明前偷袭象群，按理说该由头象担任警戒。它已熬了个通宵，精力有些不济，黎明前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直到小象一声惨叫，它才惊醒，但已太晚了，一头五岁的小象已被豺狗活活撕成碎片……这难道能完全怪它吗？谁担任头象会保证不出一点差错呢？但从那以后，它隐隐约约感觉到，那些年轻母象对它投来的目光，浸透了失望、哀怨和忧伤，犹如猎人蘸过毒汁的弩箭，刺得它骨髓疼。

象群的吼声持续了好几分钟，随后，象群排成一路纵队，顺着来时的路，撤离深坑。山谷里厚重的葛藤荆棘间，被象队钻开一个巨大的口子，形成一条漂亮的甬道，犹如一只绿色的巨兽，一口一口把整个象队都吞吃掉了。其他象都走光了，巴娅还伫立在危崖上，默默地望着它。巴娅眼睛里流着一颗颗泪珠，滴进坑里。它望着巴娅，心里涌起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爱，是没有了；恨，又很勉强。

它的牙尖刚挑破隆卡的皮，突然，它觉得身体受到猛烈撞击。它根本没防备，腿一仄，被撞得歪歪斜斜。隆卡趁机从它的长牙前窜逃出去。

是谁敢同它作对，帮助隆卡脱离险境死里逃生？它勃然大怒，扭头一望，顿时像遭了雷击似的全身麻木。

是巴娅！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一定是梦中的幻觉。它怎么也不能相信，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巴娅会去帮助隆卡，尽管巴娅是隆卡的母亲。

它和巴娅远远超出一头公象与一头母象相加的那种关系。巴娅是它最

忠实的伴侣。三十年前，它还是被头象驱赶出象群浪迹天涯的孤象时，巴娅经常在半夜三更等待头象睡熟后悄悄溜出来与它相会。

那天，它受到野性的呼唤，贸然向头象挑战，企图把那头已占据王位几十年的老公象赶下台。打得好激烈啊，它的后腿被老公象的长牙刺中了，逃命时又被该死的野牛藤绊了一跤。就在危急时刻，巴娅冲过来，用鼻子卷起一团团沙土，劈头盖脸朝老公象甩过去，甩得老公象睁不开眼，它反败为胜了……

它突然觉得胸部一阵刺痛，筋骨的断裂声、皮肉的撕裂声、血浆的迸溅声搅和在一起。它没看见隆卡是怎样给它致命的一击的。它已失去了知觉，失去了反抗，整个精神全崩溃了。它的胸部被隆卡捅开两个血窟窿，血流成河，它都没扭头去望隆卡一眼。它痴痴地望着巴娅，直到实在支持不住，瘫倒在地……

它鼻子里嗅到一股血腥味、草腥味和土腥味混合的怪味。昏昏沉沉间，它仿佛听见象群拥戴隆卡登上王位的欢呼声。它觉得大地在下陷，刚刚升起的橘红色的月亮压得它喘不过气来。它料定自己必死无疑，它有点遗憾，自己没能死在象冢，却倒毙荒野。

隆卡已走出山谷，这时又趑回深坑，围着巴娅焦急地“呜呜”直叫。隆卡是在催促巴娅赶快离开这儿。

巴娅仍然默立在危崖上。它茨甫愤慨地摇摇头，短促地吼了两声。它也希望巴娅快点离开。看到巴娅，它就感到痛苦：“快走吧，还磨蹭什么呢，谁晓得你流的泪哪几滴是真诚的，哪几滴是虚假的？看不见你，我心里才好受些。”

巴娅的泪流得更猛，像两条汹涌的小溪。它猜不透，巴娅是因为缅怀过去它们在一起时美妙的时光而对诀别感到悲痛在流泪呢，还是对自己孟浪而又荒唐的叛逆行为有所反悔在哭泣？而它茨甫，倒确实后悔四年前不该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巴娅。

那天，它们到莫霞山去吃野谷子，半路上巴娅不小心掉进猎人的陷阱。这是一种专门捕捉野象的陷阱，口窄底宽，差不多有两丈深，上面盖着一层草皮，还有一串黄澄澄的香蕉。巴娅不晓得香蕉是诱饵，野象的智慧怎么敌得过人类？按过去的处置办法，象群围着陷阱吼叫一天一夜，把附近农民种的包谷、旱稻踩平捣毁以示报复，顶多再给掉入陷阱的倒霉鬼扔进一些食物，然后悲愤地离去。可它绝不能失去巴娅。它突然想出个绝妙的办法，往陷阱里填土、填石块、填树枝。

它指挥象群干了起来。偌大的陷阱，什么时候能填得满呢？再说，那些闻讯而来的猎人躲在周围的大树上，鸣枪、放炮、击鼓，成群的猎狗在狂吠，企图把它们吓跑。有几头懒惰的公象受不了沉重的苦役，想逃离陷阱；有几头胆小的母象被枪炮声吓破了胆，想逃往密林。

它毫不客气地用鼻子抽打它们的屁股，迫使它们坚持干下去。它自己疯狂地掘土，左牙不慎撞在一块埋在土里的花岗岩上，断了一截。连续干了两天两夜，象群终于填满了猎人的陷阱，把巴娅营救出来了。



要是那次它不救巴娅，那么今天它茨甫就不是跪在象冢里，而是高坐在头象的宝座上。

一切后悔都等于零。

隆卡用庞大结实的身躯挤着推着巴娅，想迫使它离开深坑。巴娅挣扎

着，哀嚎着，但终于拗不过隆卡，一步步后退，走进了那藤蔓间绿色的甬道。

巴娅，你为什么要帮隆卡打败我，现在却又那么伤心？

它渴极了，仿佛太阳骑在它背上，浑身燥热难受。它睁开眼，树冠朝下，地在天上，整个世界都在无情地旋转。它又闭起眼。突然间，有一条小溪从云端飘来，倒进它嘴里，清凌凌，甜津津，喝得好痛快。顿时，伤口的痛楚减轻了许多，昏眩的脑袋也变得清醒过来。它重新睁开眼睛，不是什么小溪，是巴娅用鼻子汲来山泉水喂它喝呢。

隆卡的长牙没刺中要害，它又活过来了。它的记忆恢复了，想起自己为什么会躺在草地上，恨不得立刻把巴娅挑个透心凉。可是，它已流血过多，虚弱得站不起来了。它只好暂时放弃报复的打算。

整整半个月，巴娅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它身边，喂水找食，还到温泉去挖来热泥巴，敷在它的伤口上。野象习惯用温泉里的热泥巴来治疗跌打损伤。

半个月后，它的伤口愈合了，终于能站立起来，颤颤巍巍地跟在象群后面。它发现，短短半个月时间，它从云端跌进泥潭，由皇帝变成乞丐。昔日俯首听命的伙伴再也不理睬它，甚至不愿赐给它一个同情的、怜悯的目光。望着隆卡发号施令那股威风劲，它妒忌得牙龈流酸水。望着那几头美丽的母象团团围住隆卡献媚争宠的模样，它真恨不得再去和隆卡拼个你死我活。但它明白，自己被打伤致残，这辈子休想东山再起了。

整个象群中，只有巴娅还像过去那样形影不离地伴随着它。巴娅甚至还把它当头象来伺候，用鼻子卷起蒲葵或巨蕉，给它扇凉驱蚊撵蝇搔痒，扬起沙土替它泥浴……巴娅越是这样精心伺候，它越是怒火中烧。要不是这头母象坏事，它能这样落魄潦倒吗？在野流亡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哇。

有一天，巴娅正卷起根刺毛竹替它搔痒时，它再也忍耐不住，看看象

群离得尚远，就出其不意地掀起长牙，一下把巴娅抵在大树上。它想巴娅会呼救，会哀求，会挣扎逃命的。它死死抵住巴娅的肋骨，象牙在巴娅肋骨之间柔软的地方形成个深深的凹陷，只消再用一阵猛劲，就能戳破巴娅的皮，刺进巴娅的胸膛。它茨甫不愧是久经沙场的高手，部位选得特别准，正对着巴娅的心脏；它听见巴娅的心在“咚咚”跳。奇怪的是，巴娅既不叫唤，也不挣扎，任凭它摆布。

要是巴娅呼救或反抗，它会毫不犹豫将长牙刺透巴娅的心脏。但巴娅这种放弃挣扎抵抗的态度，反而使它很难下狠心。它犹豫了。这时，巴娅扭头望了它一眼，眼光中没有恐惧，没有谴责，也没有哀伤，显得很平静，甚至还带点笑意，仿佛在鼓励它：“你来刺吧，我愿意死在你犀利的长牙下。”

突然之间它心软了，那股复仇的勇气冰消雪融。它是爱巴娅的，它舍不得杀死巴娅。它叹息一声，后退一步，放掉了巴娅。它想巴娅会立刻离开凶境，离开它这个浑身燃烧着复仇毒焰的老公象。然而，它又想错了，巴娅站稳后，用鼻子从大树下捡起那根刺毛竹，继续给它搔痒。巴娅刷得那么均匀，那么仔细，簏下许多虻蚤和白虱；“刷刷刷”，柔情饱满，富有音乐的节奏感……

第二天，它心力交瘁，终于得到了死亡的预感。

夜晚，星星是沉默的；白天，太阳是沉默的。只有几只不怀好意的秃鹫，在它头顶盘旋。它已在坑底跪了整整两天两夜了，它不知道死神什么时候才能降临。它只知道只要自己双眼一阖，讨厌的秃鹫就会用尖硬的嘴壳啄开它的皮，用尖利的爪子掏空它的内脏。有一只大胆的秃鹫甚至俯冲下来试探，被它不客气地抽了一鼻子，抽落两根漆黑的羽毛，这才悻悻地飞走。

它凝视着被象群通行钻出来的绿色甬道，象蹄踩倒的斑茅草又顽强地伸直了腰。用不了半个月，甬道就会被迅速蔓生的植物封死，重新成为密



不透风的屏障。甬道穿过山谷，通向遥远的邦嘎山。也许，象群此刻正在芭蕉林里聚餐。它们早把它忘了。巴娅也会忘掉它的。要等许多年，某头老象得到死亡预感后，象群才会重新来到这里。那时候，它早已变成一堆白骨。巴娅肯不肯对着它的白骨流几滴清泪呢？它越想越凄凉，恨不得能早点结束生命。那满坑的食物，它一口也咽不下去。

天又亮了，树林里塞满了湿淋淋的白雾。一只火红的小松鼠竖起蓬松的大尾巴，从树丫那个洞里爬出，轻巧地爬向树梢。两条蜥蜴顺着它茨甫的长鼻往上爬，蜥蜴的尾巴有金色的环纹，挺漂亮的。它一动不动，它太孤独了，哪怕有个小生命与它做伴也好啊。蜥蜴爬上它的眼睑，它才眨巴了一下眼睛。蜥蜴突然惊慌地挣断尾巴，逃进草丛去了，两条尾巴活蹦乱跳，金色的环纹刺得它眼花缭乱。它想，假使只有一条蜥蜴尾巴，尾巴也会觉得孤单的。

它面前横着一根金竹，青翠的竹叶被露水压弯了腰，晶莹的露珠缓慢地顺着叶脉滚动着，跌在一块卵石上，摔开一朵朵莲荷形的小水花。一颗，两颗，三颗……它寂寞地数着，消磨时光。

突然，那绿色的甬道尽头，传来异样的响动。它警觉地抬起头来，凝神谛听。葛条被扭曲的呻吟、树枝被折断的哭泣、斑茅草被踩倒的惨叫连成一片。哦，它听出来了，是同类的声音。晨风徐徐吹来，它嗅出一股汗味，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那么甜蜜，不会错，这是伴随它几十年的巴娅的玉体散发出来的那股独特的芬芳。

它贪婪地嗅着，热切地叫着。巴娅小跑着从缓坡上冲下来，到了坑边，踩上危崖，并不停顿，“扑通”一声滑进坑底。坑沿那红色的沙土被拽进坑去，黛青色的石壁上挂着一条金色的瀑布，尘土飞泻，久久不息。

它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甬道静悄悄，见不到其他象。它明白了，巴娅是独自从象群中溜出来的。巴娅的寿数还远远未尽，起码还可以再活十年、二十年。

巴娅踩着泥淖，一步步朝它走来。这两个月来，巴娅明显瘦了，衰老了。过去巴娅的鼻子丰满而有弹性，甩起来姿态优美，常常把公象挑逗得神魂颠倒；如今，那条鼻子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失去了青春的弹性。巴娅过去的眼睛像两潭秋水，波光四射；如今瞳仁上有层灰蒙蒙的阴翳，那是因为流的泪太多了。

巴娅走到它身旁，“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温热的身体紧紧贴着它。它听到巴娅健康的心脏在激烈地跳动。

太阳伸出千百只金手臂，把雾撕碎了。阳光温柔地照亮了它们宽阔的额头。它茨甫心中郁结的冰块化成了暖融融的春水。两条长鼻久久地缠绵在一起。

几只秃鹫在高空盘旋，黑色的翅膀扑扇着，不耐烦地叫嚣着，投下一块块巨大的死亡的阴影。

# 愤怒的象群

半夜，我被象吼声惊醒，爬起来一看，整个寨子都乱了套，狗的吠叫声、人的哭喊声响成一片。男人们都提着猎枪，握着长刀，背着竹弩，往剽牛场跑，女人和孩子都惶惶不安地拥到竹楼的阳台上。我赶紧提了把长刀，跟着人流来到剽牛场。

剽牛场是寨子的制高点，燃起了几十支火把，把漆黑的夜照得如同白昼。村长帕琺脸色异常严峻，站在断头桩旁的一座土台上，手搭凉篷往山坡下望。

坡下的树林里，传来大象闷雷似的吼声；被火光映红的草丛中，有小山似的黑影在移动。

我头皮发麻，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恐惧。我曾听老猎人说起过，过去这一带有一个名叫亚皮的寨子，五十年前曾遭到过象群的袭击，狂暴的野象将亚皮寨围个水泄不通，虽然亚皮寨的男人奋起反击，开枪打死了好几头公象，但象多势众，数吨重的身体猛烈撞击竹楼的柱子，把二十来栋竹楼夷为平地，见人就用长鼻子卷起来抛到天空，然后用象蹄踩，用象牙捅，整个亚皮寨遭到了残酷的血洗。

难道历史的悲剧要在我们曼广弄寨重演了？象群已经包围了寨子，除非有三头六臂，谁也无法突围出去搬救兵。我们和最近的曼蚌寨，相距约十多公里，就算我们寨子被野象踏平了，也别指望别人会听到动静主动来援救。

突然，芭蕉林里传来一声特别粗野的象吼，令人毛骨悚然。一头瓦灰色的大象，赫然出现在离寨子约六七十米的空地上。这是一头老公象，岁月在它脸上刻下了一道道褶皱，象牙上布满了黄斑，左牙断了半根。寨子

里男女老少几乎都知道这头老公象，给它起了个很别致的名字叫一根半。一根半是戛洛象群的头象，戛洛象群是这一带最大的象群，约有大大小小七八十头象。我看见，村长帕珐的眼睛里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我想，全寨子所有的人此时此刻肯定也都在感到困惑。戛洛象群可以说和我们曼广弄寨子是和睦相处的邻居，一根半治理有方，象群从不偷吃庄稼，也从不到寨子里来捣乱，而我们即使在路上面对面遇见象，也不会射杀伤害它们。可以这么说，曼广弄寨子和戛洛象群共同拥有这方山水，是和平共处的典范。

邻居怎么就突然翻脸了呢？火光中，一根半扬起鼻子，一步一步走上前来，粉红色的大嘴里发出一声比一声响亮的吼叫，两只象眼里小溪似的淌着两股泪水，显得异常悲愤。它不断地摇晃着那对长短不齐的象牙，向我们示威。

所有的男子，都端平猎枪，拉满弩弦，握紧长刀，准备拼命。

“大象不会无缘无故向我们挑衅的，一定是有人伤害了大象！”村长帕珐环视人群，严厉地诘问道，“是谁干了缺德事？是谁？”

男人们你望我，我望你，面面相觑。沉默了一会儿，老猎人波农丁用嘶哑的嗓子轻声说道：“今天下午，我到山上去砍柴，看见岩温扁浑身是血从箐沟里爬出来，鬼鬼祟祟的样子……”

“岩温扁呢？站出来！”村长帕珐厉声喝道。本来就躲在人群背后的岩温扁转身想溜，但立刻被两个小伙子架住，强行拖到土台前。岩温扁是寨子里出了名的酒鬼，经常喝得酩酊大醉。

“我冤枉啊，我没招惹过这些狗娘养的大象。”岩温扁嘴里喷着一股酒气，挣扎着叫嚷道。



说也奇怪，一根半和其他象一见到岩温扁，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一根半那条高高竖起的鼻子缓慢地降下来，像大炮的炮筒似的平平地伸向前方，灵巧的鼻尖直指岩温扁。其他象也都依葫芦画瓢，鼻指岩温扁。

“岩温扁，你还是快说老实话吧，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村长帕珐的再三盘问下，酒鬼岩温扁老实交代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他下午上山，想打

只野兔子换酒喝，不料却看见箐沟里有一头年轻的公象，两支洁白的象牙在阳光下泛着华丽的光泽。他瞅瞅四周，见没有其他象，就起了歹心，瞄准象的脑袋开了一枪，锯了象牙，然后挖个坑把象给埋了。

愤怒的象群是要索讨杀象的凶手！村长帕琺沉默了，拿着武器的男子们沉默了。一根半撅起象牙又发出一声如雷的怒吼，立刻，坡下的草丛和树林里焦躁不安的象也跟着吼叫起来。一根半一只前蹄不断地踢着土，扬起团团尘埃，任何人心里都明白，那是滚滚战尘。显然，象群不满意这种沉默的对峙，对我们发出了最后通牒。

“岩温扁，我不说，你也明白，假如我们跟这些眼睛已经烧红的象来硬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村长帕琺很吃力地一字一句地说道，“你也有两个孩子，你也不愿意让他们小小年纪就死在象蹄下的。你知道你现在应该怎么做。我起誓，我们会负责养活你的婆娘和两个孩子的。”

酒鬼岩温扁垂着头，半晌才用颤抖的声音说：“我……我要喝酒。”

“拿酒来！”村长帕琺大声说。岩温扁一碗一碗往嘴里倒，把一大坛米酒差不多喝干了。我看见，他脸上湿漉漉的，已分不清到底是汗水、酒水还是泪水。这肯定是他一生中喝得最多也是最苦涩的一顿酒了。

终于，他摔了酒碗，脱光了上衣，踏着醉步，摇摇晃晃地走下坡去。一根半长鼻在空中打了个花结，象群闪开了一条路，然后，几头大公象浩浩荡荡地押送着岩温扁，隐没在黑黢黢的山林里。

第二天早晨，有人发现岩温扁躺在箐沟那头死象的身旁，他的脑袋被踩扁了。

# 象 警

那天下午，我顶着太阳到大黑山挖一种名叫萝芙木的草药，累得大汗淋漓，口干舌燥。回家途中，想拐到罗梭江的大湾塘去喝口水洗个澡，解解乏。

西双版纳漫长的干季，烈日如焰，空气干燥得就像划一根火柴就能点燃，树叶被烤得焦黄，水塘干涸，溪水断流，方圆百里的大黑山只有那条在谷底蜿蜒穿行的罗梭江是唯一的水源。

这一带属自然保护区，人迹杳然，热带雨林层层叠叠。夕阳西下，燥热的天气透出一丝凉爽。我顺着大象甬道往前走，快走出那片老林子时，突然，听到前方有杂沓的脚步声和嘈杂的鸣叫声，牛哞羊咩马嘶鹿鸣猪吼狗吠豺嚣鸡啼鸭嘎兔叫鼠吱，听起来就像一个游牧部落携带着牲畜家禽在赶路。

我怕遭遇不测，赶紧离开大象甬道钻进一片密不透风的灌木林。藏踏实后，轻轻拨开枝蔓望过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罗梭江大湾塘的树林边缘，拥挤着野牛、斑羚、盘羊、野猪、豺狗、猪獾、马鹿、草兔、黄鼬、孔雀、白鹇、锦鸡等二三十种动物，大大小小约有一两百只，就像童话中森林里的动物集合开会一般。

空间不大，这么多动物聚在一起，一会儿野猪撞着野牛，一会儿草兔踩着锦鸡，秩序有点乱。绝大多数都是草食动物，但也有杂食性动物野猪和猪獾，还有一只惯会偷鸡的黄鼬和两只属于食肉猛兽类的红毛豺。奇怪的是，黄鼬并未扑向近在咫尺的白鹇，马鹿好像也不怎么害怕蹲在自己身边的红毛豺。

我可不相信不同种类的动物会像人那样聚在一起开会。尤其是肉食动

物和草食动物，天生就是吃与被吃的敌对关系，怎么可能和平共处呢？一定是发生了极为特殊的事情，迫使这些动物聚集在一起。

我仔细观察，那对红毛豺，舌头拖得老长，干得就像一条晒瘪的茄子，豺眼贪婪地眺望罗梭江；野牛和斑羚舔着干裂的嘴唇；孔雀张着嘴，断断续续发出嘶哑的叫声……

哦，我明白了，这些动物在炎热的山上活动了一天，极度干渴，或者说已渴得嗓子冒烟，火烧火燎般难受，黄昏时分想到罗梭江饱饮一通，洗澡冲凉。由于太渴了，抑制了红毛豺狩猎的冲动，只对水感兴趣，而对近旁的捕猎对象漠然视之。由于想水想得心焦，盘羊和马鹿忘了身边的危险。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大黑山地势险恶，罗梭江在崇山峻岭间奔流，这一带上百里长的江岸，都是陡峭的悬崖，只有猿猴才有本事从悬崖攀援而下到江边饮水。大湾塘是两座山脉之间的一道豁口，是森林到江畔唯一的平坦通道。干季，大黑山里的许多动物只能到大湾塘饮水。

它们都渴得难以忍受了，而水雾蒸腾的罗梭江即在眼前，从树林边缘走过去，穿越一片五六十米宽的白沙滩，就能享用到江水，它们为何滞留不前呢？

我好奇的目光向江边延伸，只看了一眼就什么都清楚了：耀眼的白沙滩上，躺卧着五六条大鳄鱼，另有七八条鳄鱼在江中游弋。

这是典型的恒河鳄，皮肤呈暗橄榄色，粗糙得就像披了一层鳞甲，最大的一条约有五米长，露出一口锯齿似的利牙，让人心惊胆寒。

显然，这些凶猛的恒河鳄使得宁静的大湾塘变得血腥恐怖，成了名副其实的屠宰场。任你是野牛还是红毛豺，只要一跨进罗梭江，就会被这些鳄鱼咬住腿拖进江心活活淹死，撕成碎片。



在岸上看起来笨拙迟钝的鳄鱼，一到水里，就变得轻盈灵活，力大无穷，连孟加拉虎都要畏惧三分。

这些守候在大湾塘的鳄鱼，用狰狞的眼光望着在树林边缘踟躅不前的动物们，正等着它们前去送死呢！

就在这时，我听到身后传来雄浑嘹亮的象吼，树枝摇曳，雀鸟惊飞。不一会儿，树丛间那条蔚为壮观的绿色甬道里，出现七头大象和一头乳象，排成一路纵队，雄赳赳朝大湾塘开进。为首的是一头高大魁梧的公象，瓦灰色皮肤泛着油光，两支长牙闪着寒光。

一见象群驾到，所有的动物都两眼放光，露出欣喜的表情，野牛发出“哞哞”的欢呼声，小鹿蹦蹦跳跳载歌载舞，孔雀开屏表达灿烂的喜庆，就连两只红毛豺也不断摇甩尾巴隆重迎候。那情景，就像是终于盼来了救星。

象群跨出树林，在白沙滩上由一路纵队散成扇形，挥舞长鼻，撅挺象牙，高声吼叫，阔步向前。动物们兴高采烈地跟在大象们后面，浩浩荡荡拥向江边。

那些晾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鳄鱼刚才还神气活现，一见大象压境，立刻掉头蹿进江去。

在西双版纳密林，只有大象真正不怕鳄鱼。大象重达数吨，任你是什么型号的鳄鱼，撼山易，撼大象难。象蹄能踩扁鳄鱼的脑袋，象牙能捅穿鳄鱼的身体，象鼻能劈断鳄鱼的脊梁，所以只要象群在河里洗澡汲水，鳄鱼就会识相地游开。



七头成年大象跨进江去，每一头象相隔一定的距离，往前走二十来米远，走到水深约一米的地方，在浅水区布下一道椭圆形的警戒线。跟在大象后面的动物们纷纷跳进这块安全水域。大湾塘喧闹欢腾，溅起一丛丛浪花，在瑰丽的晚霞中变幻着奇异的色彩。

我躲在灌木丛里看得心痒眼馋，我身上汗津津的，也太想跳到江里去洗个澡了。我想，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混杂在一起，再混我这么个人进

去，大概也不会惹什么麻烦的。

干季的罗梭江，清澈见底，带着一股野花的馨香，喝着甘甜，泡一泡润肤养颜。有大象免费为我站岗放哨，我干吗不跳到水里去享受一番？我当机立断，脱光衣裳，手脚并用，学着动物的爬行姿势，走到江边，“扑通”跳了进去。

浅水滩热闹得就像动物在过狂欢节，野牛刨了个沙坑，把整个身体埋进去，只露出两支琥珀色的犄角；孔雀啄起一串串晶莹的水珠，梳理自己艳丽的羽毛；野猪像一台高效抽水机“呼噜呼噜”一个劲猛喝，肚子鼓得像只皮球，又“哗哗”排泄出来，很不讲卫生；淘气的小鹿和那头乳象玩起了打水仗，小鹿奔跑着扬起一片片水花泼在乳象身上，乳象的鼻子像水枪似的向小鹿喷射……谁也没有注意我，大概把我也当成是一种借大象的光到这儿来饮水的猿猴类动物了。

这时，一条五米长的大鳄鱼贼头贼脑地游过来，甩动扁平的大尾巴，“吱溜”一个扎猛子，想从两头大象之间的空当冲破警戒线。那头大公象警惕性颇高，迅速赶上来，高高举起长鼻，气势凌厉地猛劈下去，正中大鳄鱼的腰。大鳄鱼翻起白肚皮，泅进江底逃走了。

“——”大象们愤怒地吼叫起来，就像擂动巨大的战鼓，震得江隈微微颤抖，在警戒线外游弋的鳄鱼们纷纷后退。

一只盘羊大概是玩得太高兴了，忘了危险，竟然跑到警戒线来了。眼瞅着它就要跨出警戒线，突然，一头母象走过来，卷在胸前的长鼻子“嗖”地弹射出去，就像一条善意的警棍，挡在盘羊面前。粉红色的大嘴发出柔和的叫声，仿佛在说：请注意安全，不要再往前走了！

盘羊立刻顺从地掉转头，回到安全水域。我发现，到这儿来饮水沐浴的动物，把警觉与戒备都置于脑后了。兔子就在黄鼬面前喝水，马鹿就在红毛豺跟前嬉戏，谁也不提防谁，谁也不躲避谁，好一派和平景象。

我洗着澡，一只小斑羚跑到我身边来了，我伸手摸摸它的背，它也不在乎，还傻乎乎地用舌头舔我的手臂。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趁小斑羚现在心理不设防，我完全可以用藤索套住它的脖子，洗完澡后，来它个顺手牵羊，哈，白捡个便宜回家！

我爬回白沙滩，寻找合适的藤索。突然，浅水滩传来马鹿惊慌的鸣叫，我扭头望去，原来那对红毛豺喝饱了水，解决了干渴的问题，萌发野性，想逮住那头小马鹿。食肉兽是改变不了茹毛饮血的本性的。

母鹿一面护卫着自己的宝贝，一面呼叫求援。西双版纳没有狼，豺是亚热带丛林最优秀的猎手，凶猛残忍，猎杀技艺高超，有勇有谋。一只红毛豺正面与母鹿周旋，另一只红毛豺绕到小鹿背后，龇牙咧嘴扑蹿上去……

瓦灰色大公象听到母鹿的呼叫后踩着水飞快地赶往出事地点。动作敏捷的红毛豺已跃到半空，豺爪已快搂住吓得晕头转向的小鹿，瓦灰色大公象还离着好几步远呢。说时迟，那时快，象鼻在江里猛汲了口水，就像高压水龙头，喷出强有力的水柱，不偏不倚射中丑陋的豺头。

红毛豺被冲得身体歪倒，扑了个空，“扑通”掉进水里。红毛豺不甘心失败，跳起来还想逞凶。大公象雷霆震怒，撅着象牙小山似的压过来，那对红毛豺赶紧逃上白沙滩。大公象追上去，一脚踢在一只红毛豺的屁股上。那只红毛豺滚出好几丈远，吓得屁滚尿流，哀嚎着，逃进树林。

我将找到的藤索又悄悄扔掉了，我可不想挨大象的揍。太阳从山峰背后滑落下去，最后一抹晚霞从江面消失，紫色的暮霭悄悄从河谷蔓延开来。瓦灰色大公象扬起鼻子发出一声悠长的吼叫。就像听到了某种指令，动物们纷纷从水里爬上岸，象群殿后，有秩序地开始撤离罗梭江。

我也手脚并用，混在动物群中间往岸上撤，不小心一脚踩在一块长满青苔的滑溜溜的卵石上，身体失去平衡，仄倒在齐腰深的水里。慌乱间，我突然觉得一条柔软的手臂扶稳了我的腰，把我从水里拉了起来。抬头一

看，哇，是一头母象帮了我一把，用它的长鼻子钩住了我的腰。“喔喏呜……”它象嘴里吐出一串含混不清的音节，好像在对我说：白色的裸猿，别紧张，慢慢走。

很快，所有的动物都登上白沙滩。孔雀、白鹇和锦鸡已扑扇翅膀钻进密匝匝的树林里去了，走在最后面的那头瓦灰色大公象也踩着稳实的步子登上岸来。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一只小斑羚大概是太贪玩了，刚登上白沙滩，突然又扭头跑进江去，兴奋地蹦跳耍闹。母斑羚急忙追进江去，焦急地“咩咩”叫唤，想把小家伙赶上岸去。但不懂事的小斑羚竟然和妈妈玩起了捉迷藏，躲躲闪闪就是不愿上岸去。

暮色苍茫，刚才被大象吓走的鳄鱼群这时又游聚过来，瞪着贪婪饥谨的眼睛，迅速朝小斑羚冲来。

“呦！呦！”心急如焚的母斑羚凄厉地叫起来。已登上岸的瓦灰色大公象扭头看了看，重新下到江里，跑到小斑羚身边，像一尊威严的守护神，警惕地注视着已游得很近的鳄鱼群。

终于，调皮的小斑羚被妈妈赶上了岸，安全地撤离白沙滩，隐没在黑黢黢的密林里。瓦灰色大公象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将长鼻搭在牙弯上，最后一个离开大湾塘。

它真像是尽忠职守的警察，在履行自己神圣的使命。

# 死亡游戏

拉拉跟着警员大漫赶到出事地点，混乱的局面已变得不可收拾。

一头雄壮的公象，瞪着血红的眼睛，撅着金黄色的象牙，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象鼻卷起马路牙子上的一只陶瓷垃圾筒，狠狠砸在电线杆上，“砰”的一声响，垃圾筒砸得粉碎，无数彩色陶片像一群蝴蝶飞上天空。路边有几个水果摊，也被大象掀翻，苹果橘子生梨满地乱滚。人们惊慌失措地奔逃。有一个摩登女郎穿着高跟鞋，心急火燎，一脚踩在西瓜皮上，鞋跟折断，跌了个嘴啃泥，满脸乌血，披头散发，坐在地上嘤嘤哭泣。

事情是这样的：阳光马戏团要下乡巡回演出，驯兽师忙着把狮子、老虎、狗熊等动物演员引领进铁笼子里去。女演员柳霞刚把大象阿瓦隆推进巨型象笼，突然发生了意外。阿瓦隆眼睛死死盯着角落里一只绿色的塑料大彩球，突然间高擎象鼻，发出一声悲愤的吼叫，身体往后倒退，撞开还未关牢的大铁门，跑出阳光马戏团的院子，冲到大街上来了。

大象逞威，无人敢上前阻拦，只有打110报警。两辆警车停在大象前方约两米的街口，鸣响警笛，试图用刺耳的警笛声让阿瓦隆听而却步，退回到阳光马戏团的院子里去。遗憾的是，阿瓦隆对警笛声无动于衷，仍顺着大街奔跑而来。佩戴警督衔、负责处理突发事件的姚警官果断命令道：“朝它头顶射击，鸣枪警告！”

“砰砰砰！”响起震耳欲聋的枪声，子弹贴着象额呼啸而过。阿瓦隆怔了怔，停了下来，竖起鼻子做嗅闻状。但它仅仅停顿了五六秒钟，又凶狠地吼叫着，甩开大步朝警车冲过来。

“它疯了，只有击毙它！”姚警官咬着牙说。阳光马戏团尹团长——一

位绅士模样的中年男子，急忙阻拦说：“警察同志，阿瓦隆很聪明，会摇铃、推车、投篮、踢球、跳舞和吹口琴，是我们马戏团最棒的动物演员，在国际比赛中得过金奖，价值几十万元哪！请想想其他办法吧，不能开枪打死它呀！”

“再过一条横马路，就是闹市区，伤着人谁负责？人命重要还是象命重要？”姚警官不悦地说，然后给警员大漫下达战斗命令：“瞄准它的脑袋，要一枪解决问题！”

“首长请放心，保证枪响象倒。”大漫举起配备瞄准仪的专用步枪，胸有成竹地说。

大漫是名优秀的狙击手，目标不足一百米远，大象脑袋比练习射击用的胸靶还要大，绝对有把握一枪送它上西天的。

突然，站在一旁的女演员柳霞“扑通”一声跪下来，泪流满面地说：“都怪我不好，我忘了应该把那只绿色大彩球从铁笼子里拿走。绿色大彩球是母象伦娜表演用的道具，母象伦娜还活着的时候经常和阿瓦隆在舞台上用这只绿色大彩球表演互掷彩球的节目。伦娜是阿瓦隆的伴侣，它们同台演出，形影不离，相亲相爱二十年。母象伦娜去年生病死了，今天正好是伦娜的忌日；它是闻到了绿色大彩球上伦娜的气味，睹物伤情，过度悲痛，这才从铁笼子里跑出来的。请相信我，它不是疯象，求求你们救救它！”

拉拉看见，主人大漫脸上的肌肉在抽搐，扣住扳机的手在微微颤抖。它跟随主人多年，作为一条忠勇的警犬，它的心与主人的心有一种奇妙的感应，它能从主人最微小的形体动作里，准确揣摩出主人的心理活动。它知道，主人其实挺同情面前这头大象的，实在是迫不得已才准备举枪射杀。既然如此，它就应当挺身而出为主人分忧解难。

它吠叫着，扑跃着，做出主动请缨的姿势，表达去拦截大象的想法。

“首长，让拉拉去试一试吧，也许不用流血就能解决危机。”警员大漫

提议说。

“那就试试吧。”姚警官瞄了一眼仍在哭泣的女演员柳霞，指着前面三十米处那条用黄漆画出来的醒目的斑马线，对警员大漫说，“你仍做好射击准备，一旦大象跨进斑马线，立即开枪！”

警员大漫解开了拉拉脖颈上的牵引索，同时叉开左掌在拉拉狗脸前摇晃数下，做了个“准备玩游戏”的手语动作。

拉拉微微一怔，主人有没有搞错哟，这么火烧眉毛的紧急关头，怎么向它下达“准备玩游戏”的指令呢？但它来不及多想，大象越来越近，决不能贻误战机。随着大漫一声呼哨，拉拉像支离弦的箭，从警车旁蹿跃出去。

拉拉是条高大威猛身经百战的警犬，多少次面临险境，不管是武装的歹徒还是凶禽猛兽，它都充满自信，从来没有害怕过。可这一次，望着迎面而来的大象，它一颗狗心却忍不住哆嗦起来。眼前这头大象足有三米高，身躯庞大，体重少说也有四吨，腿粗如柱，长牙似剑，象鼻挥洒自如，瓦灰色的皮肤布满褶皱。它面对大象，就好比侏儒站在巨人面前，显得十分渺小。

它咆哮着，张牙舞爪，跃跃欲扑，发出一串串嘹亮的吠叫声，希望能吓唬住这头大象。可它很快发现，大象根本就不理睬它的威胁，仍小跑着朝它冲撞过来。彼此相距约三米时，那颗硕大的象脑袋左右摇晃，那条比大蟒蛇还粗的长鼻“噼啪”抡甩，势不可当。

突然，大象翘起鼻子，张开粉红色的大嘴，“嘍--嘍”地吼了一声。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嗓门了，犹如天崩地裂，震得拉拉耳膜刺疼。要是让大象对准它的狗耳朵连吼三声的话，极有可能会耳膜穿孔，使它变成一只聋子狗。

它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让这头丧失理智的大象停下来。去咬象腿吧，



那是蚍蜉撼树，别说它一条警犬，就是再加十条警犬，也是无法把一头重达四吨的大象掀翻的。不等它咬到象腿，大象一脚就可以把它踢出几丈远。迎面拦截，那更是螳臂挡车，象牙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洞穿它的身体，或者象鼻重重劈下来，立刻就能砸断它的狗脊梁。

大象气势磅礴地吼着，小山似的朝它压过来。它明白，它即使长出三头六臂，也无法从正面拦住这头大象。它无计可施，只有斜刺蹿跳出去。

在它的警犬生涯中，它还是头一次狼狈溃逃。大象朝它的背影投来一束鄙夷的目光，扬扬得意地哼了一声，仍迈开大步朝警车方向跑去。

拉拉此刻才明白，主人大漫为何在解开它脖颈上的牵引索时，要用手语给它下达“准备玩游戏”的指令。主人也清楚，一条警犬和一头大象，力量对比太悬殊了，拦截成功的希望很渺茫。主人不希望它作无谓的牺牲，只要求它像玩游戏一样去尝试一下，能拦截成功当然最好，拦截失败也无所谓。假如主人下达的是必须完成的战斗指令，即使遇上刀山火海，它也不能有半点含糊。主人其实是给它留了条退路，给了它随机应变的回旋余地。

它理解主人的良苦用心，体会到主人刻骨铭心的爱和慈母般的关怀。

大象仍顺着大街往警车方向去，离那条醒目的斑马线越来越近了。

警员大漫黑森森的枪口正瞄准大象的脑壳。拉拉跟在大象后面奔跑，紧张思索着对付这个庞然大物的办法。警犬学校没有开设过与大象搏斗的训练课程，它面临崭新的考验。

大象离黄色斑马线仅有几米远了，拉拉突然看见大象的尾巴。相比较而言，象尾又短又细，是大象身体最薄弱的部位。更关键的是，对大象全身来说，象尾是唯一的死角，那条翻卷自如的万能象鼻，无法触及尾巴。换句话说，它拉拉倘若叼住象尾，象鼻是无法打到它的。这是大象身上唯一可攻击的部位了。事不宜迟，拉拉助跑几步，一个猛扑，身体腾空而

起，准确咬住象尾，四只狗爪紧紧抠住粗糙的象皮，身体像蚂蟥似的叮在象屁股上。

果然如它预料的那样，大象感觉到疼痛，被迫停了下来，扭头旋转，抡起长鼻拼命抽打，但象体壮硕，脑袋能扭动的幅度很小，鼻子够不着粘在屁股上的目标。大象又举起一只后蹄，膝盖朝后弯曲，使劲踢蹬，但象腿太粗，弯曲不易，也没能踢蹬到拉拉。

它成功了，对警犬来说，这算得上是个伟大的创举。拉拉粘在象屁股上，很是得意。它终于找到了大象的薄弱环节，等到大象折腾得筋疲力尽后，就可在马戏团驯兽师的配合下，设法将大象赶进大铁笼去了。

拉拉正在得意，突然感觉自己竖直的身体在迅速往后仰倒，不由得吃了一惊。多年的警犬生涯养成了它对危险超灵敏的反应能力。它看见，象鼻炮筒似的刺向天空，大象两条前蹄腾空，象头节节升高。它意识到危险，立刻松开叼住象尾的嘴，狗爪在象屁股上使劲一蹬，身体迅疾弹跳开去。

拉拉的身体还没落地，“噗”的一声，大象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这是一头在马戏团长大的演出象，受过专业训练，会做各种高难度杂技动作，经常在舞台上身体竖直坐下来，给观众表演吹口琴等节目。

拉拉倒抽一口冷气。好险哪，要是它动作慢半拍，被大象坐个正着，数吨重的大象坐在它身上，肯定会把它压成肉饼。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死亡游戏。虽然象皮厚韧，但拉拉的牙齿也不是吃素的，那条象尾被它尖利的犬牙咬破了，滴出浓稠的血。这点小小的皮肉伤，对大象来说，就像人被蚊子叮了一口，根本算不了什么。但陆地上最大的猛兽，连孟加拉虎见了都要退避三舍的大公象，竟然被一条狗咬伤尾巴，这对大象的自尊心是一种极大的刺伤。大象是一种报复性很强的动物，见自己未能将狗碾压死，立刻又爬了起来，愤怒地吼叫着，气势汹汹

来追撵拉拉。

拉拉很高兴大象来盯着它穷追猛撵。它之所以冒险跳到象屁股上去咬尾巴，目的就是要激怒大象，把大象的注意力转移到它身上来，这样才有可能将这个庞然大物引领进大铁笼里去。

大象的奔跑速度不如狗，拉拉轻松地奔逃，很快就蹿进马戏团的院子。大铁笼就在院子的西南角，门敞开着，请君入瓮，很欢迎大象进去。铁笼子旁隐藏着马戏团的两名驯兽师，只要大象跨进笼子里去，他们随时就会跑出来把铁门关拢锁牢。遗憾的是，大象似乎看穿了拉拉的企图，意识到自己是在被一条狗牵着鼻子走，离铁笼子还有几十米远，就停了下来，转身又要往街上跑。

决不能让大象回头！

再想跳到象屁股上去咬尾巴，显然是行不通了。大象刚才吃了亏，对尾巴看护得特别紧。大象发挥马戏演员的特长，跳芭蕾舞似的横着身体跑，严密防范拉拉从背后袭击。

拉拉高高跃起，从侧面扑到大象背上，张嘴咬了一口。遗憾的是，象皮比它想象的还要厚韧，犬牙都咬疼了，也只是在象皮表层咬出两条浅浅的齿痕。在拉拉跃上象背的一瞬间，大象扭转脑袋，抡起长鼻子，就像拍灰尘一样，朝拉拉脑袋拍打下来。

拉拉早有准备，狗头一偏，让象鼻落在自己肩胛上，并及时松开爪子。它掉在地上跌了两个滚，看起来灰头土脸，十分狼狈，其实并没受到伤害。可它钩起一条前腿，梗扭脖子，似乎受到重创，站都站不起来了，发出惨烈的哀嚎，在地上滚动挣扎，瘸瘸拐拐地奔逃。

它要用装死的办法，将大象引领进大铁笼去。这是拉拉与生俱来的一种特殊的生存技能。它血管里流淌着一部分狼的血液。在雪域荒原，狼窝附近一旦出现老虎豹子金猫猯猯棕熊等大型食肉兽，危及小狼崽的生命，

狼爸或狼妈便会用装死的伎俩，或假装瘸了一条腿，或咬破自己的身体假装受了致命伤，刺激大型食肉兽的捕捉欲望，将祸水引到自己身上，将敌害引到与狼窝相反的方向去。

这一招果然灵验。大象兴奋地吼叫，又掉头追将过来，用鼻子打，用象蹄踩，追杀看起来唾手可得的猎物。拉拉凭借矫健的身手，腾跳滚蹿，恰到好处地躲避大象的攻击，渐渐朝大铁笼靠拢。

拉拉明白，只有它先跑进铁笼去，大象才有可能跟着它追进铁笼来。拉拉一面奔逃，一面打量这只巨型铁笼子。铁笼子呈长方形，高三米五，宽三米五，长约六米，用比大拇指还粗的钢筋焊接，钢筋与钢筋之间的距离约二十厘米。这个间距，说宽不宽，说窄不窄，拉拉估计，缩紧身体挤一挤的话，它是可以从铁杆间的空隙钻出去的，但这样做相当危险。万一它动作不够麻利，万一身体被铁杆卡住，如此狭小的空间，它没有任何回旋余地，造成关门打狗的态势，大象一步即可跨到它跟前，用鼻子将它擒获。

作为警犬，没有倒在歹徒的枪口下，没有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却被象蹄活活踩成肉酱，这也太窝囊了啊。

可它是警犬，虽然主人给它下达的只是“玩游戏”的指令，但它晓得，主人其实是很希望它能成功地将大象引领进大铁笼里去的。它不能半途而废，功亏一篑，留下终身遗憾。它咬咬牙，瘸起一条腿，往笼门里钻。

大象赶过来了，长牙像两柄利剑，恶狠狠朝它刺来。它颠跳打滚躲闪，装作晕头转向慌不择路，跌跌撞撞跑进大铁笼子去。大象追到铁门口，两只前蹄已跨进笼子，两只后蹄还滞留在笼外，欲进未进，犹豫不决。

拉拉在大铁笼里愈发显得慌乱，不但一条腿瘸了，连脖子也崴伤了，拼命想从铁栏杆的间隔逃出去，却怎么也出不去。拉拉在铁笼子底端从东跑到西，来回寻觅可逃生的地方，连续哀哀吠叫，完全是穷途末路的狼狈

相。

这进一步刺激了大象的追击欲望。它终于不再犹豫，庞大的躯体冲进铁笼，以雷霆万钧之力朝拉拉冲撞过来。

拉拉用眼睛的余光往后瞄视，当大象身体完全进入大铁笼的一瞬间，它狗头刹那间从两根铁杆的空隙处钻了出去，半秒钟也不敢耽搁，使出吃奶的力气，身体拼命往外挣扎。

两名躲藏在铁笼旁的驯兽师配合相当默契，当大象后蹄踏进铁笼的刹那间，飞奔出来，以极快的速度，“哐啷”将大铁门关拢，并“咔嚓”挂上了铁锁。

也许是意识到上当受骗，大象更气得七窍生烟，步伐迈得更快，霎时间就奔到铁笼底端。按理说，拉拉这时候应该已钻出铁笼来，但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它的肩胛太宽太厚，卡在两根铁杆间怎么也过不去。它调整姿势，蹭掉一大片狗毛，这才勉强通过。这当然会耽误零点几秒时间。大象追到铁笼底端时，拉拉的身体与四肢刚刚钻出铁笼去，只见大象“刷”地抡出长鼻子，揪住了拉拉的尾巴。

大象的鼻尖弯曲自如，有很强的握抓能力。拉拉使劲往笼外拔尾巴，大象也用力往笼内拉狗尾巴，就像在进行一场奇特的拔河比赛。

这时，许多人都拥到大铁笼旁来。女演员柳霞手伸进铁笼拍打象鼻子，高声喊叫：“阿瓦隆，松开，听话，快松开！”

警员大漫则抱住拉拉的身体，不让大象把它拔进铁笼子去。

大象还是不愿松开鼻卷。大象力拔山兮气盖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拔河选手。拉拉尾巴绷得比弓弦还紧，从尾尖一直痛到脊梁。再这样僵持下去，它即使不被大象拖回铁笼子去，尾巴也肯定会被拉断，变成一条无尾丑狗。

更让拉拉难受的是，尾巴被拉得太紧，有一种想要大便的感觉，憋也憋不住，“噗”的一声，一泡狗屎从肛门喷泻而出，涂抹到象鼻上。

有句俗话：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狗是肉食动物，狗屎味道很浓，可以说是臭气熏天。大象的嗅觉十分灵敏，当然很厌恶狗屎的味道，不由自主地松开鼻卷。

拉拉终于从象鼻中脱险，安全地逃出大铁笼。虽然它差点死在象蹄下，但拉拉并不恨这头大象。出生入死，对警犬来说，那是家常便饭。它为这头珍贵的大象演员还活着而感到自豪。主人大漫舒心的微笑和女演员柳霞的破涕为笑，就是对它最好的奖励。

主人大漫伸出手想深情地抚摸它，女演员柳霞激动地张开双臂想拥抱它，它却一扭腰跳闪开去。它跑到铁笼子旁，用爪子刨抓狗屎。

“算啦，算啦，”主人大漫笑着说，“你不是故意随地便溺的，特殊情况，可以原谅嘛。”

拉拉仍专心刨抓，它不是自由散漫的野狗，也不是缺乏教养的宠物狗，是不可以随地大小便的。它是从警犬学校毕业受过严格训练的警犬，作为警犬，从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假如在营区，必须到警犬厕所去屙屎撒尿。假如在野外，需要排泄时，必须在得到主人首肯后，找个僻静的角落去解决问题；完事后，还必须刨一些沙土将屎尿掩埋掉。

警犬嘛，就是狗类中的文明标兵。拉拉仍埋头工作着，它一定要把自己不小心屙出来的粪便处理干净。



动物档案

象



# 动物档案——象

## 象

[ 象的拉丁文名称 ]

亚洲象：Elephas maximus

非洲象：Loxodonta africanus

### [ 象的动物学分类 ]

哺乳纲，象科，俗称大象、象鼻头。体高约3米，皮厚毛少，肢粗如柱。鼻与上唇愈合成圆筒状长鼻，鼻端有指状突起一或两个。上颌门齿大而长，俗称“象牙”。

### [ 象的地理分布 ]

现存的象仅有两种：非洲象和亚洲象。亚洲象亦称印度象。

非洲象产于非洲的热带森林，亚洲象生活在印度、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老挝、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我国的云南。

非洲象体形较大，最大的雄象可重达7吨，体高超过3.5米；鼻端有两个指状突起，雌雄均有发达的象牙；耳大，呈三角形；性情较暴烈，不易驯服。

亚洲象略小，最大的雄象体重约五吨左右；鼻端有一指状突起，仅雄象有发达的象牙；背脊稍隆起；耳朵较小，呈方形；额部两侧有两个鼓

突，称“智慧瘤”；聪明温顺，较易驯服。

## [ 象在自然界的位置 ]

大象是陆上最大的哺乳动物，以嫩树叶、野果、野草、野菜、嫩竹等植物为食。大象虽是纯粹的素食主义者，但因其体格庞大，是森林中名副其实的大力士，且有长鼻和长牙可当做武器，因此在自然界少有天敌。成年大象几乎无谁敢惹，仅有狮、虎等少数几种大型食肉猛兽能对幼年乳象构成威胁。

## [ 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

在百姓眼里，大象即意味雄伟与稳健。古代有“瞎子摸象”、“曹冲秤象”的故事。生活在云南的傣族的图腾就是象。傣寨龙巴门上雕刻的图案都有大象。傣族信仰小乘佛教，缅寺壁画中韦驮菩萨的坐骑就是一头威武的白象。在帕萨傣（傣族自称）民间文学中，大象象征吉祥、安康、善良、稳重、勇敢、正直，表达出傣族对大象的爱戴与崇敬。

傣族的先民为古代“百越”的一部分，也称为“滇越”，其居住地被称为“乘象国”。汉文古籍《蛮书》记载，唐代“百越”养象主要有如下用途：一、“象耕”。“开南（今景东）以南养象，大于水牛，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也”，“象自蹈土，……壤糜泥易，人随种之。”驯养大象的最早时间难以考证，但以“一家数头”，可知其规模是相当大的，如在傣族头领帕雅真建立“景陇金殿国”时（公元1160～1180年）就“有象九千头”。二、“乘象”，主要供当地的各级土司乘坐。明代文献记载：“俗以坐象为贵，以银镜十数为络，银钉银铃为缘，鞍之面以铁为栏，漆以丹，籍以重裯，悬以铜铃。鞍后奴一人，执长钩为疾徐之节，招摇于道。”三、“象战”，即“象披甲，负战褱，若栏盾，悬竹筒于两旁，置短槊其中，以备击刺”。也作为主要“方物”，由土司们向中原天朝上贡“驯象、象齿”，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明朝的两百七十多年中，西双版纳上贡的驯象和象齿就有二十七批之多。

## [ 象的行为特征 ]

象一般在早晨和傍晚活动。若是夜间明月当空，它们也会出来觅食，象群行动时大有排山倒海之势。但是大象的视力在动物界中则是属于较差的，是有名的“近视眼”。它对静止不动的东西，只能看到十米左右远，再远的就看不见了；即使活动的东西，也只能看三十米远。

相反，它的嗅觉和听力却非常好。在平时，它的两只大耳朵“吧嗒吧嗒”不停地摇扇，长长的鼻子可以垂直地立在空中，不论从哪方面来的声音和气味都能敏锐地捕捉到；如果位于上风头的气味，在两公里远也能闻得出来。所以，有经验的捕象人，捕捉大象时总是“逆风而上”。

大象喜欢群居。亚洲象多七八头一群，而非洲象的群体要大，一群可达几十头。在野外，象群过着游荡的生活，通常由一头身强体壮、经验丰富的雄象充当“首领”。走路时，它走在前面，小象夹在中间，遇到敌害，象王就挺身而出，其他雄象也跟着助威，群起而攻之。群中如果有一头象病了，或者受伤走不动了，其余的象马上就会围过来，用鼻子帮助它，不让它倒下来。

判断大象的年龄，与判断牛、羊、马等动物的年龄截然不同。牛羊马等动物的年龄，主要是看牙齿，行话叫“牙口”。有经验的牧民扳开牲畜的嘴瞄一眼牙齿，就能知道其芳龄或贵庚是几岁。但这种办法套用到大象身上，就不灵了。

判断大象的年龄要看耳朵，大象长着两只蒲扇似的大耳朵，耳廓上沿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蜷缩。一岁龄的幼象，耳皮舒展，三岁龄后，耳皮慢慢曲卷，大约每一年蜷缩两毫米，以此可判断大象的确切年龄。有一种说法，当大象上半部分的耳廓全部蜷缩时，也就到了花甲之年，离寿终正寝不远了。

大象的寿命很长，一般可以活到六七十岁以上。但象的繁殖率偏低，

在漫长的一生中，一头雌象最多能生五六头小象。小象刚生下来就有八九十公斤重，全身长着密密的长毛。经过两三周后，长毛逐渐脱落了，只剩下背部与头上的一些稀疏的毛。小象要养到十五岁，才达到成熟年龄。

如果有一头象死了，象群会完全沉浸在悲痛之中，悲哀的吼声传得很远。它们垂着头、流着泪，不吃、不喝，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公象到了老年，生活情景是非常凄凉的，将会成为一个“不受欢迎者”，离开象群而单居独处。这时它的性格也变得十分古怪和凶猛起来，往往会主动袭击人类。

每群野象都有固定的坟墓，俗称象冢，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里。老象会预感自己的死亡，在死前半个月左右，就会在族群其他象的陪伴下，前往遥远而又神秘的象冢，躺在祖宗尸骨堆里，坦然地等待死神来临。

## [ 象的趣闻逸事 ]

人类最初的念头是把象驯化来替人们打仗，因其体形庞大占有优势。公元前三世纪晚期，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率领军队及受过训练的一百头大象，历时十五天翻越阿尔卑斯山，攻打并重创罗马城。在印度，象被作为重要的礼仪用动物。

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迟钝、笨拙，其实它却十分机灵，且记忆力惊人。经过训练，象可以学会不少技艺，如摇铃、推车、投篮、踢球、跳舞等，成为最温顺、最听话的动物。根据文献记载，早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古埃及人就开始驯养大象，驯化后的大象可从事作战、狩猎、搬运、杂技、礼仪表演等工作。在东南亚的崇山峻岭中，直至今日，大象靠驭象者的指挥，仍在伐木业中充当役畜。

被驯化的大象虽然温顺，但“心胸”狭隘，报复性很强。在一家动物园里，有一头大象原来饲养员对它挺好，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它。后来，这家动物园又进来了一头新象，饲养员就弃旧爱新，将好吃的东西给新来的

大象吃。原来的那头大象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认为饲养员“亏待”了它。结果，有一天饲养员在清扫象舍时，突然遭到了血腥的“报复”。

在很多人心目中，大象最怕的是老鼠，因为斗兽棋中老鼠可以吃掉大象，还振振有词，说小老鼠钻进大象的鼻子，大象就没治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对大象来说，鼻子是它身上“举足轻重”的器官，不仅具备嗅觉功能，还能触物、取物、汲水、打斗及以不同造型传递情愫，可说是一只万能的手。所以大象的鼻子粗而不笨、灵巧有力，老鼠根本无法靠近大象，更谈不上会钻进象鼻子里去。

事实与传说恰巧相反，动物园兽舍里到处可见老鼠的踪迹，唯独象房里没有老鼠的藏身之地。大象吼叫一声，就会吓得老鼠魂飞魄散；若用鼻子抽打一下，就会打断老鼠的几根肋骨；再踩上一只脚，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大象根本就不怕老鼠，而老鼠总要远远地躲开大象。斗兽棋中老鼠可以吃掉大象，纯属是为了下棋而已。

## [ 我与象的亲密接触 ]

1996年西双版纳野象谷成立我国第一所“大象驯演学校”，每期招收四十头大象。象校设有“预科”和“本科”，“象生”一般三岁入学，从“预科”到“本科”要经过六七年的“正规教育”。凡是“象校”的“毕业生”，一般都能从事各种劳动，如拖运、堆垛木材，搬运各种物品等。有的“高才生”还能从事各种杂技表演，如举腿敬礼、吹口琴、吹喇叭、蹬木碾、投篮球、跳舞等等。我有幸被聘为象校的助理教员，整整八个月时间与一群大象朝夕相处亲密接触。

每天早晨七点，我们把大象放牛似的放进山里觅食，让它们吃个半饱后再赶回家。放象时人得紧随其后，随时提醒它——比它厉害的主人盯着它，不要野性发作。

有一次，一头大象不见主人，便撒起野来，跑到附近的公路上攻击过

路的中巴车，踩烂了车的引擎盖，用鼻子打破车窗玻璃，抢劫车上的一捆甘蔗，吓坏了坐车人，害得大象学校赔了两千元钱。这头肇事大象落得个“土匪”的诨名，脑壳上挨了不少主人惩罚的石块。

养象和驯象非常辛苦，天天要赶着大象跋山涉水不说，还没有正常的作息时间。

大象属于大型草食动物，牧草和树叶营养价值不高，大象为补充庞大身躯所消耗的能量，必须不断地吃东西。除了早晨和下午每天两次要赶着大象上山放牧外，每天还要给大象喂四顿食物。最后一顿晚餐是晚上八点。

大象体内的生物钟非常准时，一到晚上八点整，就会发出乞食的吼叫，提醒养象人快点给它们投放饲料，前后误差不会超过一分钟。

大象属于夜伏昼行的动物，晚上睡觉也很特别，分深度睡眠和浅度睡眠。大象深度睡眠时间不长，在凌晨两点至五点，约三个小时。深度睡眠时，大象是躺倒侧卧，会打呼噜。大象打鼾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量级的鼾声了，如闷雷滚动，声震屋瓦。我的宿舍就在象房隔壁，人与象毗邻而居，常常被大象的鼾声吵得睡不着觉。大象夜晚的其余时间为浅度睡眠，采用立姿，垂首耷尾，站着睡觉。浅度睡眠时不打鼾。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大象生病。大象消化功能较弱，吃进去一粒一粒包谷，屙出来还是一粒一粒包谷，经常会因消化不良而肚子胀痛。如果是野象，肚子不舒服了，就会钻到箐沟寻找野砂仁来吃，自己给自己看病。而驯养的大象就缺乏自我诊疗的能力，于是，就要人工喂药。

喂大象吃药是件很费劲的事，软言哄骗，厉声斥骂，拉扯踢打，往往要折腾半天，才能让大象将药丸吞进去。

大象用药剂量很大，肚子胀痛，一顿就要吃五十粒氟哌酸，吞十包消食片。

要是拉痢疾或患了肺炎什么的，那麻烦就大了。要十几个人齐心协力，用宽宽的皮带绑住大象的身体，然后用葫芦吊将病象吊离地面，再给它们打针输液。大象输一次液要用二十瓶药水，看一次病少则七八百元，多则一两千元。人家还不给办医疗保险，得大象学校自己掏腰包。每遇大象生病，我们做教员的不累出病来也会急出病来。

象校教员最辛苦的工作大概就是给大象洗澡了。也许是因为西双版纳气候炎热的缘故，也许是大象天生就特别爱干净，大象每天都要洗澡。大象洗澡与众不同，不但要舒舒服服泡在河里，还特别喜欢主人用尼龙刷子替它们刷洗。大象皮厚，必须用力刷，它们才过瘾。

大象侧躺在湍急的河流里，养象人用刷子刷完左半个身子，不用吆喝，大象自动就翻爬起来，翻个身重新侧躺下来，让养象人刷洗右半个身子。全身上上下下都要刷遍，有时养象人一时疏忽哪个部位没有刷到，大象还会不高兴，举起鼻子来“噼噼啪啪”打水，以示埋怨。每次给大象洗澡，都要累出一身汗来。

当大象洗得高兴时，就会用鼻子汲满水，像高压水龙头似的喷到养象人身上。或许它们是出于好意，想给养象人也洗个澡，人象同浴，其乐融融嘛。要是在夏天，给象鼻喷一身水，洗个特别的淋浴，再过一个泼水节，倒也没什么。但到了冬天，浑身上下被冰凉的河水浇成落汤鸡，难免就会喷嚏连天，冻出感冒来。

在象校做教员，真是一个充满风险也充满乐趣的职业。

## [ 象的生存现状 ]

据科学家野外考察，目前全世界野生的非洲象和亚洲象只剩下四十万头。虽然各国都禁止象牙贸易，但象牙走私仍十分猖獗，每年都加工约六十吨象牙，这等于要捕杀四万五千头大象。按这样的捕杀速度，用不了多久大象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据说象皮是治疗胃溃疡的良药，象鼻更是餐桌上一道难得一见的名菜，这也让利欲熏心的不法之徒铤而走险捕猎大象。

我国已将亚洲象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云南西双版纳，当地政府专门辟出四十万亩热带雨林，作为野生象的栖息地，种植大象爱吃的食物，定期埋置大象爱舔的锅盐，并成立森林警察支队以杜绝偷猎现象。经过数年努力，西双版纳野象已由原先的四十余头发展到一百五十多头了。

## [ 关于象的寄语 ]

不少人喜欢象牙饰品，什么象牙雕、象牙筷、象牙项链等等。把人家好端端的牙齿拔下来取乐，这算不算一种变态心理呀？如果别人把你的牙齿拔下来做项链，你又有何感想？用象牙筷吃饭，别人的牙齿在你嘴里搅动，不恶心吗？快抛弃这种血腥而残忍的爱好吧！

你拒绝象牙饰品，就是用行动拯救了聪明而可爱的大象的性命。



# 野猪跳板

我到森林里去找一只丢失的小羊，来到名叫蛤蟆湾的草甸子时，听见前方一片小竹林里传来“咩咩”的羊叫声。我心急火燎，穿过草丛快步循声赶去，没注意四周的动静。突然，我一脚踩空，失去平衡，身体直往下坠，“轰隆”一声，我两眼发黑，失去了知觉。

有什么东西好像在舔我的眼皮，湿漉漉臭烘烘的。我清醒过来，睁眼一看，吓得魂飞魄散，一头野猪正站在我面前，瞪着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我。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野猪，不算尾巴，它的躯体足足有一米五长，黑色的鬃毛间，有一条闪亮的白毛，粉红色的嘴唇间，翘出两颗尖利的獠牙，身上还有横一道竖一道的伤疤，看得出来，这是一头历经磨难的公野猪。我再四下一瞧，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大坑里。我明白了，自己不小心掉入了捕象陷阱！

捕象陷阱，顾名思义，就是当地猎人为捕捉活象而挖的陷阱，长宽约五米，有三米多深，四壁陡立，除了壁虎，休想爬得上去。

野猪是一种很难对付的猛兽，尤其是脊背上耸立着长长鬃毛的公野猪，脾气暴躁，力大无穷，连老虎见了都要谦让三分，当地猎人中就流传着“老虎凶，豹子恶，野猪胜过阎罗王”的说法。

这头公野猪困兽犹斗，对它来说，咬死我绝不比用獠牙挖一支竹笋吃更难。它是中了人类的圈套身陷绝境的，现在从天上掉下个人来，它会放弃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发泄仇恨的机会吗？再说，野猪是杂食主义者，既吃素又吃荤，它肚子空瘪瘪的，大概不会有不吃人肉的禁忌。

如果换了我是野猪，我也会毫不心慈手软地对送到獠牙下来的人进行报复的。

公野猪见我醒来，哼，打了个响鼻，用审视的眼光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我命休矣，我想，它是在挑选从我身体的哪个部位下口比较容易。我摔得浑身酸疼，虚软无力，头晕眼花，瘫在地上，别说反抗了，连躲闪的力气也没有。它的獠牙慢慢地凑近我的一只脚。我平时最喜欢吃用砂锅煨得又香又酥的猪脚，轮回报应，看来今天是要偿还给猪一只脚了。

可它只是轻轻地用獠牙碰了碰我的鞋子，摇晃了一下短短的猪尾，用一种不满的神态朝我哼哼了两声。我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嫌我瘦，不对它的胃口？还是嫌我不思反抗，无法让它满足表现英武勇猛的欲望，扫了它的兴？

我怔怔地望着它发呆。它似乎更生气了，吼叫着，一口叼住我的衣袖，拖着我走。拖去刑场？还是拖着玩玩？它力气极大，我拗不过它，跌跌撞撞被它拖到陷阱的西墙下。它偏着脸，用一种渴望的表情长时间凝望湛蓝的天空和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小鸟。我有点明白了，它是想要从陷阱逃走啊！

确实应该设法从陷阱出去。荒山野岭，人迹杳然，陷阱的主人十天半月也难得来查看一次，等人来相救的希望几乎是不存在的；待在陷阱里，无疑是等着饿死；眼下倒是有一头大猪可以充饥，可我有本事吃它吗？它不吃我就算客气的了！可我们一无梯子，二无挖掘工具，怎么出得去呀？我耸耸肩摇摇头，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

公野猪兜了个圈，退后几步，突然快速冲到坑壁前，纵身一跃。它当然无法跳出陷阱去，离地面还有一半的距离呢。我想，它是做个示范动作给我看，要我跳出去。嘿，我要是世界级跳高冠军，早跳出苦海了，还用得着你来教我？我也退后几步纵身一跃，手指尖离地面足足还有半米多的差距，我是用同样的方式告诉它，它跳不出去，我和它同样也跳不出去。它生气地扇动大耳朵，哼哼冲我直打响鼻，好像在责怪我冥顽不灵，没有正确领会它的意图。

它走到坑壁前，两只后脚踩地，两只前脚搭在坑壁上，身体呈拱形，扭头朝我“嗷嗷”着急地叫唤，然后退到我身后，用猪嘴顶着我的屁股——也不怕我放屁会熏着它——一直把我推到坑壁下。

我恍然大悟，它是要我按它的样子趴在坑壁上做它的垫脚石，不不，是做它的跳板，让它踩着我的背，借我身体的高度，跳出陷阱去！这绝对是只高智商的野猪，办法想得太妙了。可我也不是傻瓜，这只野猪少说也有两三百斤重，压在我身上，不把我压扁了才怪呢。再说，它把我当跳板逃出陷阱了，我呢？我还不是照样被困在陷阱里等死！猪嘴从我屁股上一挪开，我就跳到一边去，我是人，才不当猪的垫脚石呢。

野猪冲过来，龇牙咧嘴地朝我咆哮，意思很明显，若我不肯就范的话，它就要动粗了。我随身只带着一把匕首，对付山猫还行，要和庞大的公野猪较量，只能是鸡蛋碰石头。我头皮发麻，一股冷气从尾椎顺着脊梁直往上冒。被逼无奈，我只好屈从公野猪的淫威，趴在坑壁上。表面上我虽然服从，但心里却另有打算。我是人，它是猪，斗力气我甘拜下风，斗心眼我不相信赢不了它。

它退到对面的坑壁下，朝我奔来，这是跳高前的助跑。我在它的前蹄踩上我屁股的一瞬间，就势倒地，滚到旁边。它一脚踩空，刹不住脚，一头撞在坑壁上，起码撞出了轻微脑震荡。

它勃然大怒，撇着獠牙要对我兴师问罪，我没等它冲上来，就乖巧地举着手重新来到坑壁前，又把身体趴成可资利用的跳板。它恨恨地朝我打了个响鼻，毕竟逃出陷阱比对我实施报复更重要些，便“叭”地甩了一下尾巴，像是在警告我不准再调皮捣蛋了，又颠颠地退到对面坑壁下，助跑着要跳到我身上来。

我故伎重演，在它的猪蹄刚碰到我背的时候，又倒地滚开。这一次，它的猪鼻在坑壁上撞出了血，它粗鲁地“嗷嗷”叫着，气得眼睛冒血，大概恨不得把我撕成碎片。我哭丧着脸，假装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不断用手

搓揉着背，意思是我身单力薄，经不起它的踩踏，并非不努力，并非消极怠工，也并非存心破坏，实在是力不能胜，请多多包涵。我夸张地踉踉跄跄地回到坑壁前，趴上去，腿一软又滑倒在地，愁眉苦脸地朝它呻吟。

我不是演员，我的演技很拙劣，假如用来骗人，连小孩也不会相信，但野猪还没进化到懂演戏的程度。它眨巴着那双小眼睛，若有所思地看了我好久，丑陋的猪脸上那股腾腾杀气渐渐消失，无可奈何地发出一声叹息般的轻吼，从我身边跑开去，沿着坑壁飞奔了几圈，好像内心在激烈斗争，需要做出某种重大决策似的。

过了一会儿，它显得很勉强很不情愿的样子，走到我刚才趴过的位置，两只猪蹄搭在坑壁，庞大的身躯像块跳板似的铺展在地上，“嗷——”带着嫉恨和无奈，朝我吼叫一声。嘿嘿，略施小计，我们便互换角色，它变成了跳板，我变成了可以幸运地跳出陷阱的人。猪到底是猪，哪比得上人聪明啊。

我退后几步，奔过去，一脚踩到猪屁股上就想跳起来，可还没等我在猪屁股上金鸡独立站稳，发猪瘟的，这家伙斜刺一蹿，冷不防跳开去，我在坑壁上撞了个嘴啃泥，差点被撞掉门牙。我白高兴一场，奶奶的，它根本没打算做我的跳板让我逃出绝境，它是在用同样的方式报复我啊！没想到，这头瘟猪这么快就跟人学坏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坐在地上，欲哭无泪，心里充满了被捉弄的愤懑，对能否活着从陷阱里出去，已彻底绝望了。

野猪兜了一圈，回到我面前，假惺惺地用嘴吻拱了拱我的腰，好像要把我扶起来。伪君子，别来这一套！我用手推开腥臭难闻的猪嘴，意思是要跟它断绝合作。它难过地垂下那只硕大的猪头，蹲在我面前，患感冒似的连续不断哼哼打着响鼻。我养过猪，知道猪垂着头蹲着身体连续不断打响鼻，表明身体欠佳心情沮丧或受了委屈。



你有什么委屈的嘛，你用同样的方式报复我了，你该高兴才是！

它打了一阵响鼻后，偏着脸长时间凝望湛蓝的自由天空，又斜梯形地趴到坑壁上，才趴上去，一秒钟都不到，又倏地滑下来，用一种探究的眼光望着我，围着我兜了一圈，“嗷嗷”发出责问式的嚎叫。我有点明白了，它是在问我，一旦我踩着它的背用它做跳板逃出了陷阱，它呢，它怎

么办？换句话说，它可以趴在坑壁上做我的跳板，但我在获得自由后，必须也救它出困境。

好精怪的野猪，不过，平心而论，它这个要求不算过分。我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宣誓般地说：“你放心，你若能让我跳出这个陷阱，我绝不会扔下你不管的，我一定会设法帮你也逃出去的！”

公野猪当然听不懂我的话，但我想，我庄严的神态、坚定的语调和诚实的眼光肯定会传递给它一种可以信赖的感觉。

果然，它一甩尾巴，趴到坑壁上去了。我顺利地一脚踩着猪屁股，又一脚踩着猪腰，再一脚踩着猪头，纵身一跃，刚好两手够到坑沿。我引体向上，踢蹬了一阵，终于爬出了捕象陷阱，回到了地面。

我死里逃生了，让我至今都感到内疚的是，我没能实践自己的誓言，把做我生命跳板的公野猪从陷阱里救出来。原因是我根本想不出怎样才能将一头重达两三百斤的野猪弄出三米多深的陷阱。

# 野猪囚犯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绝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一只老虎，像狱卒看管犯人似的看管着一群野猪，在森林里游荡。

可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就在离我藏身的蚂蚁包约四五百米远的一条山脊线上，老虎和野猪正在鱼贯穿行。十三头大大小小的野猪在前面走，一只老虎在后面压阵。

这只老虎从虎须到尾尖约有三米长，褐黄的体毛，黑色的横纹，白爪白腹，像踩着一片雪；一米来长的虎尾上饰有黑色环斑，额头有一块十分醒目的“王”字形图案，显得威风凛凛。从它伟岸的躯体、深颜色的虎毛和身上对比强烈的花纹看，这是一只凶悍的孟加拉虎。被它看管的十三头野猪，只有一头背上的鬃毛呈银白色的老公猪，其他都是母猪和半大的小猪。

老虎猎食野猪，这不奇怪，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这十三头野猪被一只老虎看管着，并没有大难临头惊恐不安的表情，恰恰相反，野猪们步履从容，神态安详，满不在乎。

这时，卧在我身旁的老猎人波农丁轻声对我说：“哦，我半年前在勐巴纳西森林里就见过这只老虎和这群野猪。”

看来，这些野猪长时间受到羁押，心灵已经麻木，无所谓害怕不害怕了，我想。但我立刻又产生了一个更大的疑问：“这些野猪为什么不逃跑呢？”

“老虎不让它们逃走呗。”波农丁不假思索地回答。这是什么话！老虎不让它们逃走，它们就要听老虎的话，不逃走了吗？它们不是凶猛的孟加拉虎的对手，它们也缺乏团结一致奋起反抗的大无畏精神，这我理解，但

我不相信它们连逃跑的勇气也没有。不就是一只老虎吗，既没长着三头六臂，也不会有分身术，十三头野猪炸窝似的四散逃跑，老虎再厉害，也只能追上并咬死其中的一头野猪。就算这只孟加拉虎身手特别矫健，也最多追上并咬翻两头野猪，还有十一头野猪就可从老虎的淫威中解放出来了呀。

或许曾经有一头野猪，真的动过逃跑的念头，但它两只浑浊的猪眼刚向密不透风的灌木丛窥望，就被老虎识破了企图。老虎残忍地扑到它身上，当着众野猪的面，一口咬断了它的颈椎，撕开了它的胸腔。血腥的屠杀把其他野猪都给镇住了，吓坏了，尽管它们也知道只要下决心逃跑绝大多数的野猪是能够逃走的，但必须有一头野猪敢率先拔腿开逃，而谁第一个逃跑等于把自己的小命送进虎口；所有的野猪都希望不是自己而是别的傻瓜来做出头鸟，成为集体逃亡的牺牲品，于是你望我，我等你，结果一次又一次丧失了逃跑的机会。





这虽然是我的凭空猜测，但我觉得这个推理演绎逻辑严密，合情合理。

这时，野猪和老虎已走到离我和波农丁藏身的蚂蚁包约两三百米的一片野木瓜林，树上婆娑起舞的大叶子下结满了熟透的黄澄澄的木瓜，像挂在绿云下的一只只小太阳，隔得那么远，我都闻到了一股馥郁的香味。

木瓜是野猪钟爱的美食。这群野猪馋涎欲滴，两三头野猪围着一棵木瓜树，张开比家猪长得多的嘴吻“吭哧吭哧”啃咬起来。不一会儿，木质松软的木瓜树被咬倒了好几棵，野猪们开始贪婪地抢食汁多肉厚的木瓜。

这当儿，老虎不停地在野猪身边走来走去。老虎是在警惕地巡逻呢，我想，它怕有的野猪会趁抢食时的混乱逃跑呢。老虎踱到一块牛背状的磐石前。这块磐石隆出地面约两米高，像个看台，不，像个天然的岗楼。我想，老虎肯定会跳到磐石上去的，如果我是老虎的话我也会跳到磐石上去的。站在磐石上，居高临下，虎视眈眈，不仅具有一种威慑力量，还扩大了视界，野猪们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即使发生动乱，一声虎啸，气势磅礴，凌空虎跃，泰山压顶，也容易收拾残局，比在地面巡逻不知强多少倍。

可我看见，老虎只是瞄了牛背状的磐石一眼，绕了个弯，钻进一条牛毛细径，到箐沟一条小溪边喝水去了。从野木瓜林到箐沟的小溪，足足有两百来米，且是一条下坡路。我想，老虎肯定是在骄阳下赶路渴得嗓子冒烟了，才会远离野猪去喝水的。

对这群野猪来说，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逃跑的好机会！快逃吧，野猪们，老虎正在箐沟的小溪边闷着头喝水，你们中无论谁带头逃跑，都不用担心会被老虎发现而遭到残忍的虐杀。你们的奔跑速度虽不及老虎快，但也绝不像爬行动物那般迟钝，你们现在拔腿逃进密林，就算机敏的老虎立刻听到了动静，等它气喘吁吁地从箐沟爬上来，你们早就逃得很远很远了。热带雨林里到处都是茂密的草丛和灌木，你们随便往哪里一钻，就像鱼钻进了大海，会被藏得严严实实。

再不逃就是一群标准的蠢猪了！可野猪们兴高采烈地吃着木瓜，全然没有要逃跑的意思。我想，老虎的爪下有厚厚一层肉垫，走起路来悄无声息，而野猪们又在全神贯注地吃木瓜，一定是没发现老虎已离开它们下到箐沟去了。唉，贪食的猪娃，让一个能顺利逃命的绝好机会白白错过，也未免太让人感到惋惜了！

这时，那头长着银白色鬃毛的老公猪撅着从上颌翻卷出来的两根獠牙，叼着一只大木瓜，害怕同伴抢劫，从群体间跑出来，想找个清静的地方独自享用。它跑到牛背状的磐石前，猛一抬头，望见正在箐沟里饮水的老虎，脸上浮现出一种大梦初醒般的表情，张开猪嘴，大木瓜从嘴里掉了下来，“——”发出一声轻嚎。所有的野猪闻声都停止吃木瓜，向箐沟张望。毫无疑问，它们都发现老虎已远离它们。

我当时敢跟任何人以十赌一：几秒钟后，野猪们一定会欢天喜地地四散逃跑的。

几秒钟过去了，野猪们没有动静，又几秒钟过去了，野猪们将眼光从箐沟下收回来，捡着地上的木瓜，大嚼大咬。它们仍把兴趣集中在木瓜上，你抢我夺，吃得津津有味。

丢了木瓜，很容易在热带雨林里重新找到的，丢了自己的小命，你这辈子就甭想再找回来了！我不相信这十三头野猪都是饿殍鬼投的胎，把几只木瓜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要重。显然，它们对送上门来的逃跑良机不感兴趣。它们没戴镣铐，但身心却被锁得很牢。

我大惑不解，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难道这是一只不杀生的虎？不不，天底下不可能有吃斋念佛的老虎菩萨。难道老虎给这些野猪灌了迷魂药，做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得它们相信被吃是一种幸福，是通向天堂的一条捷径？不不，老虎不可能有那么神。难道这群野猪在一种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救过老虎的命，爱消弭了仇恨，也消弭了不同物种间的隔阂，成了结伴同行的亲密朋友？不不，这种荒诞的情节只有浪漫的诗人才能编造出来，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老虎也不可能把这些野猪当宠物养着玩玩的，动物都是实用主义者，老虎绝对是把这些野猪当做它活的肉食仓库，需要时随时提取。

我想，这些野猪再笨，再糊涂，也总该知道狗改不了吃屎，老虎改不了吃猪。待在老虎身边，迟早免不了会被撕碎了吃进老虎肚子然后又变成

一泡臭烘烘的老虎大便被排泄出来。

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不逃跑？老虎喝足了水，从容不迫地回到野木瓜林，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威严的低沉的吼叫，乱哄哄的野猪群立刻安静下来，又排成一路纵队，浩浩荡荡向我和波农丁藏身的蚂蚁包走来。

野猪群走到离蚂蚁包还有一百多米的一棵榕树前，老虎突然间吼叫了一声，正在行进的野猪群戛然而止。我吓得心儿乱跳，以为老虎发现了我们伏击的位置，正准备不管三七二十一扣动猎枪的扳机，手被波农丁轻轻按住了。

“喏，别急，榕树上像有什么东西哩。”

我仔细望去，透过树叶的缝隙，果然看见离地面七八米高的一根横杈上有一片金黄色的斑点，哦，原来树上藏着一只金钱豹。

金钱豹习惯躲在大树茂密的叶子里，等猎物从树下经过时，出其不意地从树上像张网似的罩下来；豹子沉重的身体从半空压下来，即使压在野牛身上，也立刻能把野牛的腰压断。这一次要不是老虎及时提醒，这群野猪里肯定有一头会倒霉，变成豹子的晚餐。

老虎从队伍的末端三蹿两跳赶了上来，一直冲到榕树前，两只虎爪搭在树腰上，斑斓的虎头高昂着，气势汹汹地咆哮起来。

金钱豹是爬树高手，老虎不会爬树，一个在树上，一个在树下，互相谩骂威胁。

我注意观察了一下野猪群，它们并没有因为差点中了金钱豹的圈套而产生惊恐的情绪，也丝毫不为自己的安全担忧。有几头野猪兴致勃勃地朝榕树翘首观望，更多的野猪没事儿似的在草地上溜达，用长长的嘴吻掘食盘踞在草根下的蚯蚓和地蛄子。

它们晓得自己是很安全的，它们知道凶恶的金钱豹奈何不了它们。

突然间我脑子一亮，似乎解开了野猪为啥不从老虎身边逃跑的奥秘。

这是一群生存能力不强的野猪，在险恶的热带丛林里，它们饱受欺凌，老虎扑，豹子咬，猎狗追，猎枪打，豺狼骚扰，苦不堪言。尤其是小猪崽出生后，更没有保障，死亡率极高。

有一天，它们又被一群饿狼堵在一个山洞里，无路可逃，眼看就要遭到集体屠杀了，危急关头，这只孟加拉虎从树林里蹿出来，咬死了一头狼。狼群见到虎，吓得屁滚尿流，逃之夭夭。

老虎的习性和狼不同，狼对所遇到的猎物，恨不得赶尽杀绝，而老虎有了东西吃，就不再有兴趣去追咬其他猎物。当然，老虎也舍不得放弃到嘴的肥肉，就把山洞当猪圈，把野猪们关了起来。就这样，这群野猪成了这只孟加拉虎的囚犯。

现在榕树上那只金钱豹毕竟不是孟加拉虎的对手，它虚张声势地吼了几声，就顺着树干往后退，退到榕树的另一端，一纵身跳下树来钻进齐人高的草丛，逃走了。

野猪们又排列好队伍，继续朝蚂蚁包走来。我的思绪仍陷在野猪们为什么不想从老虎身边逃走这个问题里拔不出来。

我想，开始时，野猪们觉得自己处在老虎的血腥统治下，生命朝不保夕，整天心惊胆战。但几天后，它们发现做了老虎的囚犯竟然还有意外的好处。过去无论白天黑夜，

无论觅食还是睡觉，它们都要提心吊胆地提防大型食肉兽和猎人来袭击捕捉。现在，有老虎守在它们身边，任何其他猛兽都不敢靠近它们了，它们的生活相对地变得安宁了。

它们当然知道老虎是专制独裁的暴君，是杀猪不眨眼的屠夫；但与其被包括人在内的所有食肉兽当做食物，还不如做这只老虎固定的食物。老

虎的食量固然大得惊人，但也只有一张嘴一只胃，再大也是有限的。

它们很快发现，待在这只老虎身边，野猪群的死亡率明显下降，过去不是今天遇到豹子，就是明天碰着豺狼，平均两三天就要损失一头伙伴，现在十来天才遭到一次屠宰。动物的一切行为都围绕这样一个命题：护种保群。做老虎的囚犯有利于种群生存，它们当然就不想逃跑了……

“砰”，一声巨响，把我从沉思中惊醒。哦，是波农丁扣响了猎枪。这一枪打得很准，子弹从老虎的左耳钻进去，又从右耳穿出来，老虎连哼都没哼一声，就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

野猪们惊愕地你望我我望你，有好几头野猪小心翼翼地走到老虎身边，用猪嘴拱动老虎沉重的躯体，似乎是想把老虎扶起来。老虎躺在地上已经永久安息了。

“呜——呜——”野猪朝我们刻毒地诅咒起来。

# 野猪王

那时我还在西双版纳勐满乡曼蚌寨当知青。有一次上山砍柴，突然听见树林里传来一声惨叫，跑过去一看，一个八九岁的哈尼族姑娘，在树丛里捡黑木耳时，不小心被竹叶青在脚指头上咬了一口。

竹叶青是一种很厉害的毒蛇，人被咬后，若不能及时抢救，两个小时内全身的皮肤就会变成绛紫色，中毒身亡。

我用柴刀将那条行凶作恶的竹叶青砍成两段。四周没有其他人，我当然不能见死不救，赶紧帮小姑娘挤出伤口里的污血后，简单包扎一下，就背起她跑了五六公里山路，把她送到乡卫生院治疗。

半个月后，一位系着豹皮围腰扛着老式铜炮枪的哈尼族汉子到寨子来找我，说是我救了他的女儿，非要谢谢我不可。说着，他从羊皮背囊中掏出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猪娃，硬塞到我的手里。

山里汉子脾气耿直，他好心谢你，你若拒绝，便是看不起他。我却之不恭，只好收下这份礼物。

这是一只刚断奶的猪娃，浑身漆黑，圆头圆脑，脸相憨厚，模样和寨子里其他小猪崽子没有多少区别，只是嘴吻稍长一些，脊背上的毛稍浓密些，两只猪耳朵稍小稍硬些，不像其他猪崽耳朵皮软耷耷地盖在脑门上，而是耳廓坚挺竖立，看上去更神气些。当时我以为这是哈尼山寨的家猪品种，外貌与傣家寨的猪稍有差异，也是正常的，不足为怪，所以并没在意。

西双版纳养猪的方式与内地乡村截然不同，不设猪圈，也没有猪窝，开放式饲养，猪享受着高度自由，从早到晚满寨子乱跑，喂食时才各自回家。吃饱喝足后又乐呵呵地四处游荡去，直到天黑才又各自回到主人家的

竹楼下，蜷缩在鸡窝旁酣然大睡。

我入乡随俗，也对小猪娃实行开放式饲养。我很快发现，这只猪娃生性好动，胆子大得出奇，像狗似的喜欢追撵小鸡小鸭，像肉食动物那样爱招惹是非。

有一次，它到水塘边玩耍，看见一只青蛙，便拼命追逐。那青蛙在岸边逃了几十米远，眼看着快要被猪娃追上，便机警地掉转方向，用力一跳，跳到漂荡在水面的一张荷叶上。猪娃竟然也纵身一跃，跟着跳了上去。后果当然悲惨，它整个身体陷在泥淖里，两只柔弱的前爪扒住一根折倒的荷花杆，只有脑袋还勉强露出水面，双眼翻白，呼吸时泥浆水灌进它的嘴去，又从鼻孔喷出来，它像鱼似的吐着黑色的泡沫。

刚巧我在菜园里施肥完毕，到水塘去洗粪桶，看到这一情况，赶紧脱了鞋袜，下到水塘将它捞了上来。它的肚子已经鼓得像只西瓜。我抓住它的两条后腿，把它倒提起来，“哗哗”，倒出许多污黑的脏水来。我又把它扔在铺满阳光的草地上，晒烤了约半个小时，它这才活转过来。我想，它差点溺死，一定会吸取教训，像其他小猪崽子那样，再也不敢跑到水塘边来淘气了。

出乎我的意料，当天傍晚我路过水塘，又看见它绕着水塘在追逐一只家养的小孔雀，只是这次学得聪明了些，当那只走投无路的小孔雀扑扇稚嫩的翅膀飞到水塘中央的芦苇丛去后，它没有冒冒失失跟着跳过去。

三个月后，它身体壮大了一倍，更加勇猛好斗。遇到拦路的狗朝它狺狺吠叫，它绝不会像其他小猪那样转身奔逃，绕路而行，而是张大嘴，昂着头，嚎叫着笔直冲过去。那些色厉内荏的草狗没料到它会来这一招，往往被它撞翻在地，威风丧尽，夹着尾巴逃之夭夭。

寨子里也有一两条凶猛的猎狗，不买它的账，缠住它厮打，把它咬得皮开肉绽。它好像特别能忍受痛苦，也懂得自我疗伤，凡伤口在舌头能舔到的部位，它就一遍一遍地舔，用唾液为伤口消炎；若伤口在舌头无法舔



到的部位，它就钻进草丛，嚼食一些我叫不出名来的草本植物，将绿色汁液吐在地上，然后将自己的伤口浸泡在里面。

许多动物，与生俱来就有自我疗伤的本领。又过了三个月，它已长成一头半大的小公猪了，脊背上的鬃毛越长越长，油光闪亮，就像披着一条黑色的缎带；尖而长的黑色嘴吻间，探出两颗白色的獠牙，就像出土的草芽一样，渐渐变长，向鼻孔上方翻卷，面目变得丑陋而又威风。

好几位有经验的村民告诉我，这是一头野猪，并劝我早点处理掉，免得以后给我惹麻烦。

“野猪养不了家，迟早会跑到山上去的。”一位猎手很认真地告诫我道，“野猪性子暴烈，哪天发起怒来会咬断你的脚杆。”

我对村民的劝告不以为然，就像家鸡的祖先是原鸡、牛的祖先是野牛、马的祖先是野马一样，家猪也是由野猪驯化而来的。小时候我看过一本描写抗日战争的小说，蒙古草原上的抗战将士用套马杆逮着几匹桀骜不驯的野马，经过调教后，都变成日行千里叱咤风云的战马，在与日寇的浴血奋战中屡建奇功。这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既然野马在短时间内就能驯化成战马，逻辑推理，野猪也能很快变成品种优良的家猪。要真是这样，这肯定是一条可以见诸报端的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我也可以因此借光扬名，何乐而不为？再说，它迄今为止，也只是犯了些追鸡撵鸭和狗打架之类的小毛病，没有大的出格行为，凭什么就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当然，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养大了最终结局免不了被宰杀吃掉，但它现在还小，还未到屠宰的年龄。至于说到它会咬断我的脚杆，更是没有根据的无稽之谈。自从我将它从水塘里捞起来后，它对我十分依恋，每次喂食，我敲着食盆一吆喝，它立刻就会像股黑色旋风飞也似的跑来我身边，像猫似的在我裤腿边盘来绕去。

有一次，它不知怎么弄的，竟然蹿到我居住的小木屋的房顶上，把我晾在哪儿的一筐笋红薯干全偷吃了。我一怒之下，关了院门，操起一根细竹棍，在它身上狠抽猛打。它在院子里绕圈奔逃，我在后面擂着屁股追，它实在无处可逃了，便一头扎进鸡窝，胖墩墩的屁股留在外面，撅得老高。我左右开弓，竹棍雨点般地落下去。

当时它的獠牙已经探出嘴吻，假如真像那位猎手说的那样可怕，它只消一个转身即可咬断我的脚杆。可它并未这样做，猪头缩在臭烘烘的鸡窝里，发出闷声闷气的哀嚎，任我施暴。结果，不仅它的屁股被我抽出横七竖八许多条蚯蚓似的血痕来，还弄得满嘴满脸都是鸡屎。

遭我如此毒打，它也不记仇，傍晚喂食时，照样在我脚杆上磨来蹭去，以示感恩戴德。就算它是野猪血统，我想，也已被我驯养成地地道道的家猪了，完全没必要提前处理掉。

为了表示我继续喂养它的决心，我借用梁山泊好汉李逵的外号，破例给它起了个名叫“黑旋风”。它浑身漆黑如墨，奔跑快捷如风，起这么个名字是很般配的。每次喂食，我都“黑旋风黑旋风”地反反复复叫唤。这家伙体魄虽然野蛮，脑袋却很开窍，几天以后，就晓得黑旋风是自己的名字了，我一喊，便兴高采烈地跑拢来。

我慢慢发现，黑旋风在曼蚌寨的猪群里头，变得很有点威信了，尤其在那些年龄相仿的年轻猪里，俨然成了首领。早晨喂完食，它还没跨出院门，左邻右舍就有三五头猪在门口等候它了。见它出来，那些猪便凑上去围着它哼哼唧唧嗅嗅闻闻，就像臣民在觐见朝拜皇帝一样。它从寨子中间一路走去，猪们纷纷从自家竹楼里钻出来，跟随在它后面，形成五六十头一大群，浩浩荡荡走向垃圾场，冲进臭水沟，有时还会跑到寨子后山的老林子里去觅食野生植物的茎块。真是一呼百应，威风得很哪。

我想，这也不奇怪，我的黑旋风在同辈猪里，个头最大，体格最壮，胆魄最强悍，敢同猎狗较量。其他猪看在眼里，自叹弗如，便由衷地钦佩

它，并拥戴它当领袖。跟随黑旋风最紧的是村长家那头八月龄的花母猪。这只母猪有黑白相间的体色、丰满匀称的身段、流光顾盼的双目，堪称猪中一枝花。这花母猪每天早晨总是头一个来到我的院门口恭候黑旋风出来，每天傍晚都要坚持把黑旋风送到我的院门口，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它俩简直是两小无猜，形影相随。而黑旋风对花母猪也格外体贴关心。我亲眼看见，有一次，黑旋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匕首似的一对獠牙掘开板结的土层，从盘根错节的黄竹丛中挖出一支鲜嫩爽口的竹笋。这竹笋来得极其不易，它的嘴吻被荆棘和根刺划破了好几道口子，滴着浓浓的血，但当花母猪来到它身边，用贪馋的眼光盯着它衔在嘴里的竹笋时，它毫不犹豫就将那支竹笋吐到花母猪面前，卧在地上津津有味地看着花母猪把那支竹笋嚼吞进肚，表情比自己享用更为愉快。

一个出类拔萃的生命，再有几分爱心，自然而然就会在群体中树立起威望来。

当然，也有少数几头成年公猪不把黑旋风放在眼里，尤其是独眼龙家养的那只大白公猪，对黑旋风的成见最大。我注意观察过，每当黑旋风领着猪群穿过寨子中央的打谷场途经独眼龙的家往后山老林子去时，大白公猪总要从竹楼里蹿出来，站到篱笆墙边，瞪着一要发狂的样子。

终于，它们之间爆发了一场恶斗。那天黄昏，黑旋风率领猪群从老林子返回寨子，一路上猪纷纷离群回家，到打谷场时，只有花母猪和另外三只仔猪还伴随在黑旋风身边。突然，大白公猪撞开篱笆墙的门，冲了过来，一家伙将花母猪撞翻在地。花母猪想跑，大白公猪一会儿拦住它的去路，一会儿将它拱进水沟，嘴里还流里流气地哼哼唧唧，就像市井无赖在当众调戏良家妇女。更可恼的是，大白公猪一只脚戏弄地踩在花母猪的肚子上，肥大的猪头还扭转过来，调侃似的朝黑旋风眨巴眼睛，好像在说：我就敢冒犯你的心上猪，你能把我怎么样？

是可忍，孰不可忍。黑旋风脊背上的鬃毛像豪猪身上的箭刺一样一根

根竖了起来，闷着头打了声响鼻，摆开厮斗的架势。

这正中大白公猪的下怀，它立刻放开花母猪，嚎叫着扑过来。

当时，我正挑着一担稻谷从打谷场回家，刚好见到这一幕，急忙将箩筐支在地上，抽出金竹扁担，跑了过去。

我之所以要出手干预，说心里话，是怕我的黑旋风惨遭毒手。大白公猪是方圆百里有名的种猪，牙口六岁，正值壮年，肥头大耳，腰圆膀阔，体重足足有三百斤，虽然不长獠牙，但嘴吻有一尺长，满口结实的臼齿，再硬的骨头也能咬碎磨断。黑旋风的体重仅有它的五分之一，就像一个轻量级拳手要和一个重量级拳手较量一样，哪有不输的道理啊。以大欺小，羞不羞哪。

我扬起扁担在大白公猪头上晃了晃，大喝一声：“不许胡闹！”大白公猪愣了愣，胆怯地朝我看看，收敛起攻击的姿势。

“怎么，猪跟猪打架，人也要掺和进去，人跟猪一般见识吗？”

有人在我背后说话。我扭头一看，顿时心虚手软，高举的扁担无可奈何地垂落下来，并从两只互相敌视的猪头间抽身退出。说话的人就是大白公猪的主人独眼龙。他在曼蚌寨称得上是个人物，年轻时争勇好斗，在古驿道上与缅甸珠宝商因口角而发生械斗，被剜去一只眼珠，破了相。文革中他大搞打、砸、抢，心狠手辣，造反劲头十足，成了乡革委专政组的组长。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独眼龙权势正隆，村民都惧怕他，我一个小小的知青，当然也不敢惹他生气。

大白公猪好像知道它的主人在为它撑腰似的，我一退缩，它立刻恢复气势汹汹的攻击状，像座小冰山似的压了过去，张开臭烘烘的大嘴就去咬黑旋风的脖颈。黑旋风斜刺里一蹿，巧妙地躲闪开去。大白公猪虽然肥壮，但不臃肿，虽然庞大，却不失敏捷，四只猪蹄像跳华尔兹似的快速踮旋，身体滴溜转了过来，又像跳探戈似的急速朝前冲刺两步半，一头撞在

黑旋风的肚皮上。黑旋风变成了黑陀螺，翻滚着被撞出一丈多远，躺在地上嚎叫。



嘿嘿，独眼龙那只独眼笑眯成一条缝。这家伙，一向喜欢斗鸡、斗牛、斗蟋蟀、斗鹌鹑、斗地主，热衷于一切斗来斗去的事情，恨不得他的大白公猪把我的黑旋风撕咬成碎片才过瘾呢。

大白公猪不等黑旋风站起来，便蹿过去，在黑旋风的脖子上啃了一口。黑旋风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大白公猪嘴角沾着几撮黑猪毛，得意地摇头晃脑哼哼唧唧。

我一阵心疼，却又不敢上前去帮忙，只希望黑旋风识时务，赶快逃命，好汉不吃眼前亏，好猪也不吃眼前亏嘛。

让我深感意外的是，黑旋风虽然屡屡吃亏，却好像它的生命词典里没有退却这两个字。它站起来，怒吼一声，迎面猛撞过去，“咚”，两只猪嘴接吻似的碰在一起。黑旋风的獠牙在大白公猪的唇吻上扎出两个血窟窿。

大白公猪惨嚎一声，转身想溜，当它磨盘似的大白屁股活靶子似的亮在黑旋风面前时，黑旋风不失时机地蹿上去，“咔嚓”一声，将那条小白蛇似的猪尾巴齐根咬断了。对有尾巴的动物来说，断尾犹如断魂，大白公猪哀哀嚎着，头也不回地逃进自家竹楼去了。

花母猪和其他几只小伢猪欢天喜地地围上来，争着为黑旋风舔疗脖子上的伤口。崇拜英雄，是人之常情，大概也是猪之常情。

独眼龙脸上像涂了一层霜，冷冷地对我说：“一颗老鼠屎会坏了一锅汤，你的猪太野蛮了，会把曼蚌寨的猪都带坏的。我劝你快宰掉它，不然的话，出了问题，你要负责的！”

我嘴上唯唯诺诺以示服从，心里却并不以为然。我想，黑旋风正在长个头，现在宰杀实在太可惜了，起码要等它长膘后才能对它动刀子。至于说它会把全寨子的猪都带坏，我理解那是独眼龙因他的大白公猪斗输后恼羞成怒强加在它身上的莫须有罪名，无须理睬。

没想到，还真让独眼龙这个浑蛋给说中了。很快要过傣历年了。傣族有自己的历法，在四月中旬的傣历年，亦称泼水节，比汉族过春节还要热烈隆重，要杀年猪、酿米酒、舂糍粑。人的庆典往往就是猪的末日。

那天早晨，独眼龙带着两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将村长家那头花母猪捆住四蹄，绑在打谷场专门杀猪用的木架子上。垒灶支锅，准备烧水烫猪毛；磨刀霍霍，准备开刀问斩。

花母猪无济于事地挣扎着，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嚎叫。

往常杀猪，倒霉蛋一经被按翻，躺倒在被污血染成紫褐色的木架子上，其他猪便远远逃到寨外的荒山沟去，你一声我一声发出惊恐不安的吼叫，这既是对刀下难友的悼念，又是对自己幸免于难的欢庆。但这一次，情形却有不同，一大群猪，跟在黑旋风后面，聚集在打谷场旁几座草垛后面，东奔西突，狂吼乱叫，似乎在抗议人类血腥的屠宰行为。

人当然不屑理睬猪的抗议，独眼龙示威似的朝猪们晃晃手中闪着寒光的尖刀，狞笑着转身向花母猪走去。就在独眼龙举刀欲刺时，突然，黑旋风像股黑色的狂飙从草垛后面蹿出来，撅着獠牙，直奔杀猪的木架子。其他五六十头猪也像声势浩大的军团，冲进了打谷场。独眼龙拦在黑旋风面前，挥舞着杀猪刀，喝一声：“畜生，你敢撒野，我宰了你！”

没等他的刀落下来，黑旋风已一口咬住他的裤腿，猛力一拽。他站立不稳，“扑通”摔倒在地，杀猪刀掉进臭水沟。另外两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急忙操起柴块和木棍，围住黑旋风劈打，大概是想杀一儆百，扑灭这场猪的暴乱。但没等他们挨近黑旋风，便被其他猪撞翻在地，有一个还被猪蹄踩掉了两颗门牙，满脸是血，喊爹哭娘。



寨子里的男人闻讯赶来，有的用木弩，有的舞扁担，有的牵猎狗，有的举火药枪，想把猪的暴动镇压下去。但这些平时温顺听话的猪，像吃错了药一样，各个都变成了疯猪，横冲直撞，和人和狗撕扭成一团。

打谷场上乱得像锅粥。虽然不少村民手执猎枪，但怕误伤人，都不敢贸然开枪。黑旋风在人猪的混战中，一头撞翻杀猪用的木架子，三口两口



咬断捆绑在花母猪身上的麻绳，吼叫一声，领着花母猪向寨子后山老林子跑去。就像训练有素的军队得到了撤退命令，猪群且战且退，跟着黑旋风向密不透风的老林子逃亡。

我那时正在小河沟洗衣裳，听到消息赶到打谷场时，猪们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对曼蚌寨来说，这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有三个人和四条狗被猪咬伤，虽然伤势不重，但也够倒霉的。更让村民痛心疾首的是，有六十五头猪跟着黑旋风上山当了野猪，占全寨所有生猪的三分之二。

养猪是当地的主要副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全指望这些猪了。对村民来说，这无疑是笔巨大的损失。当时的县革委会都被震惊了。这世道，人造反不算，猪也跟着造反，这还了得？便下令组织全乡民兵追捕，政策是：首恶必办——击毙黑旋风；协从不问——追回其他猪。

曼蚌寨后山那片老林子，与大黑山自然保护区相连接，范围宽广，草深林密，地形复杂，一百多号民兵带着十几条猎狗在大山里搜寻了整整两个月，只逮着几只掉队的小猪崽子。

有一次，民兵们从望远镜里看见对面山头上一群猪正在掘食野芋头，他们立刻放狗去追，结果不仅没能抓到黑旋风，反而有两条猎狗被猪拧断了脖子。更让人难堪的是，一天半夜，黑旋风带着猪群悄悄穿过民兵布置的封锁线，溜下山来，把曼蚌寨五十多亩即将成熟的红薯全嚼烂了。过了几天，又把一百多亩青包谷给糟蹋了。

于是便有了迷信色彩很浓的流言，说因为多年不拜神求佛，天神生气了，特派山鬼化形成猪，捣乱破坏，以示惩罚。一些胆小的村民便买了香烛到山上去祭神敬鬼，以求消灾避祸。

一时间曼蚌寨人心惶惶，闹得乌烟瘴气。县里不得不下了死命令，限期十天消灭黑旋风，不然就要撤换乡里的领导班子。

焦头烂额的专政组长独眼龙想出个歪主意来，让我独自上山去找黑旋风。他的理由是，黑旋风是我养的，名字也是我起的，应该还认得我这个人，我最有条件找到它、接近它并趁机干掉它。

我想推辞不干，可他威胁说，祸是我惹出来的，我若不答应，罪加一等。我心里发憊，战战兢兢地想，我没有枪，只有一把柴刀，即使黑旋风来到我面前，我也没有力气没有本事摆平它。于是便找了几个有经验的猎人共同商量了一个万全之策：在老林子靠近水源的一片竹林里，挖一个三米深的陷阱，坑底还设置了一副几十斤重的捕兽铁夹，用草皮将陷阱伪装得天衣无缝。

我只要引诱黑旋风踩到陷阱上来，就算大功告成了。平时诱捕野猪，或者挖陷阱，或者安捕兽铁夹，无论哪种方法，效果都不错。掉落陷阱，插翅难逃，踩着捕兽铁夹，非死即伤。陷阱加捕兽铁夹，可说是双保险，只要黑旋风中计，绝无生还的可能。

我背着干粮，沿着依稀可辨的猪群蹄痕，一路追去。我在老林子和大黑山自然保护区一带转了七八天，还是没见到逃亡的猪群。风餐露宿，蚊叮虫咬，我吃尽了万般苦头。

第九天早晨，我听到野苜蓿地里有稀里哗啦的声音，爬拢一看，正是黑旋风和它的猪群！大概是听到了我爬动的声响，黑旋风掉头就要走，所有的猪也都跟着它摆出奔逃的姿势。我赶紧扯起喉咙大叫：“黑旋风！黑旋风！”

隔着约五六十米远，我看见，黑旋风停了下来，扭转猪头，瞪起一双惊讶的眼睛。我站了起来，拼命挥舞双手。到底是我从小养大的，它还认得我，“嗷嗷”叫了两声，警觉地四处看看，确信这块荒野只有我一个人，这才慢慢朝我走来。

分别两个多月，它的个头长得像头小牛犊了，嘴吻间的獠牙足足有半尺长，浑身油黑发亮，满脸横肉，已成了名副其实的野猪王了。

它来到我的身边，不再像过去那样亲昵地在我腿边盘来绕去，而是用嘴吻轻轻触碰我的裤腿，礼节性地表示很高兴与我重逢。我胆战心惊地伸出手去，想抚摸它的脊背。说老实话，我并不喜欢摸猪的背，肮脏不说，我还担心它会咬我一口，我只是想通过抚摸来取得它的信任，好实施我引猪入坑的计划。

我的手刚触摸到猪鬃，它后退一步，躲闪开了，小声哼哼，好像在对我说：别这样，我已经不是希望得到主人宠爱的小猪了！然后站定在我面前，举止十分稳重，很有点王者的派头和尊严。

其他猪列成月牙形阵势，站在黑旋风身后十来米远的地方，就好像忠诚的士兵拱卫着将军。

我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串香蕉，在黑旋风面前晃了晃，做出喂食的举动来。黄澄澄的香蕉散发出一股特有的清香，黑旋风干咽了一口唾沫。香蕉是猪最爱吃的食物之一，就像蜜獾见着蜂蜜一样，它抑制不住想要去吃的冲动。

我晃动着香蕉，一步步往后退，黑旋风一双猪眼像被磁石吸引住了似的，贪婪地盯着我手中的香蕉，跟着我一步步往前走。野苜蓿地离挖有陷阱的竹林并不远，拐过小山弯就是，很快，我就把黑旋风和它的猪群引到了陷阱边。

我小心翼翼地踩着草丝打结标出的记号，绕到陷阱对面，隔着伪装得十分巧妙的陷阱，柔声叫唤：“黑旋风，我的好猪，来吧，喔，快过来吃香蕉吧！”它走到陷阱边缘，嘿，只要再往前走两步，它就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的使命就算完成，我的麻烦就算结束。

我并没因为要暗算它而有丝毫内疚。它是猪，迟早都要变成人类餐桌上菜肴；任它逍遥山林当野猪王，我将蒙受白养它一场的损失；让它掉到陷阱去，我至少可得一两百斤猪肉，挑到街子上去卖，除了能收回饲料费

外，还略有赚头，何乐而不为？再说，它使得曼蚌寨这么多规规矩矩的家猪变成呼啸山林的野猪，罪恶滔天，也是死有余辜。只要它掉进陷阱，树倒猢狲散，猪群没了主心骨，只能乖乖回曼蚌寨去。

黑旋风又朝前跨了一小步，突然就裹足不前了，丑陋的嘴吻贴着地面做嗅闻状，不知是闻到了陷阱上残留的人的气味，还是闻到了坑底那架捕兽铁夹的铁锈味。它抬起头来，疑虑重重地看着我，嘴里打着哼哼，好像在责问我：我觉得气味不对头，你是不是想要害我呀？

我勉强挤出些笑容来，想让它放松警觉。我剥开香蕉皮，将一支支象牙色的熟透的香蕉轻轻滚到伪装用的草皮上，引诱它去吃。我的笑容一定极不自然，皮笑肉不笑，不不，是标准的奸笑，欲盖弥彰，被它瞧出了破绽。它不仅没有上前去吃剥好的香蕉，反而后退了几步，发出警告意味很浓的吼声。它似乎在告诫其他猪：不能再走了，前面有圈套！猪群潮水似的后退了一大截。

阴谋被识破，诡计被揭穿，我恼羞成怒，却又无可奈何。眼瞅着黑旋风带领猪们就要离开竹林回野苜蓿地去了，我心急如焚，却又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就在这时，野苜蓿地刮来一股腥风，猪们“嗷嗷”叫着，逃到黑旋风身边。黑旋风脊背上的鬃毛一根根竖立起来，像面迎风招展的黑旗，猪头朝向野苜蓿地，张嘴撇牙，摆开格斗的架势。

野苜蓿翠绿的叶子摇曳不停，一会儿，钻出一只云豹的脑袋来。这是一只老云豹，胡须焦黑，眼珠浊黄，毛色暗淡，那根豹尾上的毛被草浆树汁粘成一绺一绺，脏得像根搅屎棍。老云豹的肚皮瘪耷耷，豹眼闪烁着饥饿的光，踏着碎步朝猪群走来，显然，它想逮一只猪来当午餐。

黑旋风毫无惧色地迎了上去，竹林和野苜蓿地交界的空地上，展开一场豹猪大战。黑旋风喷着粗气，左冲右突，竭力想与老云豹扭成一团，这样就能发挥獠牙的威力，掘穿老云豹的肚子。云豹是豹类中体形最小的一

种，身体虽不如黑旋风那般强壮，但却异常灵活，腾跳扑跃，身手矫健，一会儿绕到侧面抓伤了黑旋风的背，一会儿跳到背后啃破黑旋风的屁股。

云豹是食肉兽，尤喜捕食野猪，晓得如何以柔克刚对付力大无穷的野猪王。

渐渐地，老云豹占了上风，黑旋风处在下风。我希望老云豹能赢，把黑旋风解决掉，虽然它将进到豹肚去，总比让黑旋风继续逍遥法外要好得多，起码猪的暴乱得以平息了。唉，老天有眼，帮帮这只老云豹吧。

黑旋风好像力气消耗得差不多了，“呼哧呼哧”像拉风箱似的喘着大气，嘴角像蟹似的泛出白沫。它不再鲁莽地进攻，而是以防御为主，向竹林退却。

黑旋风的气焰萎瘪下去，老云豹的气焰便嚣张起来，步步进逼，恨不得一口就咬断猪脖子。

黑旋风退到陷阱边缘，再退一步，屁股就要跌进陷阱去了。它似乎连退却的力气也没有了，四膝一软，趴倒在地，只有硕大的猪头还顽强地扭动着，两根尖尖的獠牙向上撅挺，准备应付老云豹的噬咬。我非常希望这个时候老云豹能不顾一切地从正面扑蹿上去，在惯性作用下，豹和猪会一起滚落陷阱，我既解决了麻烦问题，还白得一张豹皮，落得个因祸得福！

老云豹眯着残忍的眼睛，在黑旋风面前踱来踱去，吹胡子瞪眼，发出低沉的吼叫。突然，它长长的豹尾“啪”地一抡，前爪腾空，我心头一喜，以为它会笔直扑跃出去。遗憾的是，它根本没有魄力与黑旋风正面较量，它蹿到离猪头还有一尺远的地方，豹腰一扭，一个急拐弯，朝黑旋风的后侧跳跃。很明显，它想从背后袭击。结果，它落到伪装用的草皮上，“轰隆”一声，地面陷了下去，爆起一团蘑菇状尘土。紧接着，“哐啷”，传来铁器叩碰的响声，然后又传来老云豹垂死的哀嚎。

不用看我也知道，老云豹被埋在陷阱里那架捕兽铁夹夹断了腰，夹出

了屎尿，夹飞了灵魂。

唉，别说年老体衰的云豹了，就是素有森林大力士之称的黑熊，一旦被捕兽铁夹夹住，也休想活命。

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老云豹掉进陷阱的一瞬间，黑旋风很轻松地站了起来，气也不喘了，嘴角的白沫也不吐了，神气地抖抖凌乱的猪鬃，用鄙夷的眼光回头瞄了一眼烟尘还未散尽的陷阱，迈着矫健有力的步伐，朝聚集在野苜蓿地的猪群走去。

我明白了，黑旋风拉风箱似的喘大气也好，嘴角蟹似的泛吐白沫也好，精疲力竭趴倒在地也好，都是装出来的，目的是要迷惑老云豹，请君入瓮，请豹入坑。这家伙，怪不得一百多号民兵十多条猎狗围剿了两个月也没能把它怎么样。它太狡猾了，简直就是猪精猪妖猪魔猪仙猪神猪圣猪鬼！

我们费了好大劲挖了这么个陷阱，不但未能将它捉拿归案，反而被它利用，铲除了老云豹这个天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猪们欢呼雀跃，拥到黑旋风身边，花母猪用自己的脖颈温柔地厮磨它的脊背，另两只母猪替它舔疗被豹爪抓破的伤口。在猪群的簇拥下，黑旋风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昂首阔步朝野苜蓿地走去。

“黑旋风！”我绝望地叫了一声。它停了下来，侧转身，眨动着狡黠的眼睛，朝我“嗷嗷”叫了两声，便率领猪群浩浩荡荡扬长而去。

我晓得，它是在对我说：别劳心费神想来害我了，这没用，我是不会轻易上你们人类的当的！

我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和它的猪群消失在密不透风的野苜蓿地。

一回到曼蚌寨，独眼龙就把我关进寨尾那间废弃的烤烟房。

十天期限到了，县上怪罪下来，乡里便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身上，说我不听劝告，私养野猪，煽动闹事，破坏生产。我有口难辩，只好当替罪羊。那年月，法律不健全，专政组一句话，就可随意把人关押起来。

烤烟房坐落在河沟边，四周没有人家。面积很小，仅有十平米，四面是厚厚的土坯墙，墙很高，约有四五米，没有窗，只有一道结实的木门。门被反锁着，我插翅难逃。房内空空如也，靠墙角铺着一层稻草，算是我的床铺，另一个墙角支着一只恶臭熏天的便桶。没有灯，白天黑夜一片漆黑。寨子里的仓库保管员，一位耳聩眼花的胖老头，负责看管我，一天给我送两顿质量极差的饭菜。名曰“隔离审查”，让我闭门思过，其实跟坐牢也差不了多少了。

有一天，又传来坏消息，黑旋风大白天领着猪群跑到曼蚌寨来捣乱，把一个装玉米的粮仓拱破，偷食了两大袋玉米，还把企图阻止它们偷盗的三条猎狗推进粪坑。正在田坝干活的村民们赶回寨子时，猪群早已逃之夭夭，只留下满地臭烘烘的猪粪。

独眼龙气得七窍生烟，跑到烤烟房来朝我咆哮了一通：“你这是知错不改，罪上加罪，你等着，非判你个三五年不可！”

我像掉进了冰窟窿，从头凉到脚。我这辈子算是毁在一头野猪身上了。我怨天尤人，那位山里来的哈尼汉子，什么礼物不好送，干吗非要送我一只野猪崽子呢？这不是在害我嘛！我后悔没有听猎手和村民的劝告，及早将该死的黑旋风处理掉，害得我变成了阶下囚。唉，现在后悔也晚了，世界上原本就没有后悔药可吃的啊。

这天晚上，闪电惊雷，下起了瓢泼大雨。半夜，我突然被一阵“咔嚓咔嚓”的声响惊醒。开始我以为是风吹茅草雨打芭蕉的声音，再听听，不对，在“呼呼”风声和“轰轰”雷声间，确实有“咔嚓咔嚓”奇怪的声响，离我很近，似乎就在烤烟房外。

我把头贴在墙上侧耳细听，声音源来自后墙的角落，像有什么东西在挖掘土坯墙。难道有人在用挖墙角的办法，帮我越狱，救我出苦海？不，我是个外乡人，在当地无亲无故，谁也不会为我去冒杀头坐牢的危险的。也许是狗獾在挖穴躲雨，或者是穿山甲在掘洞觅食吧，我想。

“咔嚓咔嚓”声越来越响，一尺厚的土坯墙快被挖穿了。

所谓土坯墙，就是将黄泥和稻草拌在一起，做成长方形的土砖，再用这些土砖垒建成的简易土墙，一旦被雨淋湿或遭水浸泡，便会酥松变软，较易挖掘。

终于，墙角稀里哗啦掉下许多碎土来，厚厚的土坯墙被尖利的东西戳穿了，几缕雨丝一股冷风从墙洞钻进来，喷到我脸上，湿润凉爽，很舒服。随着冷风，还刮进猪身上特有的腥臊味，并传来“吭哧吭哧”粗重的喘息声。我愣住了，做梦也没想到，原来是黑旋风在挖墙！

黑夜中，隐约可见一对白色獠牙在晃动。又过了十来分钟，那墙洞越挖越大，猪头艰难地伸了进来。随着“轰隆”雷响，它“嗷”地发一声威，土块迸飞，整个身体拱进了烤烟房来。

雨仍下得很大，不时有滚雷震响，对劫狱者来说，这真是天赐良机，再大的声响也被风声雨声和雷声遮盖了。好一头聪明绝顶的野猪啊，我在心里赞叹。

借闪电渗透进来的光亮，我看见，黑旋风身上湿漉漉的，也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满脸尘土，蓬头垢面，猪嘴里塞满了黄泥巴，身上也敷了厚厚一层土屑，活像一只泥猪。闪电转瞬即逝，牢房又暗得伸手不见五指。黑暗中，我听到“噗噗”吐东西的声音，猜得出来，它是在吐掉嘴里的泥巴。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到有一股热量在靠过来。哦，它向我走过来了。我站了起来，果然，它来到我面前，轻轻用脖颈磨蹭我的腿，哼哼唧唧，



好像见到我挺高兴似的。

我不清楚它是如何知道我被囚禁在这间烤烟房的，可能它先到我住的草房去找过我，见我不在，便嗅着气味寻找到这儿来了。

我有点感动，虽然它给我带来这么大的麻烦，但它冒险前来营救，可见它对我还是有感情的，算我没白养它。我用手抚弄它肉感很强的耳朵，以示嘉奖。

它绕到我背后，用嘴吻抵住我的腰，朝墙洞推搡。我晓得，它是要我抓紧时间赶快逃跑。

谁愿意坐牢？谁不想获得自由？我赶紧趴在墙角，往洞外爬。墙洞虽不太宽敞，但野猪能拱进来，我当然也能钻出去。我的脑袋和肩膀很顺利地挤到墙外，豆大的雨滴落在我的头上，冰凉的风灌进我的脖子。

我浑身哆嗦，突然清醒过来。我逃出牢房，该上哪儿去？我是一个被专政组羁押的囚犯，一旦钻出墙去，无疑就是越狱潜逃，罪加一等。一个通缉犯，唯一的生路就是逃进杳无人迹的老林子去。黑旋风逃进森林可以当野猪，我难道也要逃进森林当野人吗？

我没有丛林生活的经验，身体文弱，也缺乏孤身一人在大林莽里游荡的胆量。用不着别人费心来抓我，几天以后，我要么变成一具饿殍，要么成为豺狼虎豹充饥的食物，被险恶的热带雨林吞噬掉。逃出去是死路一条，倒还不如继续待在牢房里，就算被判个三五年，毕竟还有被释放的希望啊。我气馁地将脑袋和肩膀又缩了回来。

哼哼，黑旋风焦急地催促着，不断用嘴吻抵我的腰。我使劲推开臭烘烘的猪嘴。我是人，决不能和野猪同流合污。

“哼，哼哼。”它不再催促，而是用一种奇怪的音调，朝我连打了几个响鼻。刚巧亮起一道闪电，我看得清清楚楚，它丑陋的獠牙向上翻卷，脸

皱得像只老南瓜，一副诧异的神态，好像很不理解为什么我不抓紧机会逃跑，而宁肯待在失去自由的牢房里？

“，吭哧；，吭哧。”它又发出几声埋怨的吼叫，面朝着我，一步步向墙洞退去。在忽明忽暗的闪电中，猪脸鄙夷，猪眼蔑视，猪鼻讥诮，猪嘴讽刺，猪耳嘲弄，整个五官异常生动，似乎在对我说：你真是个胆小鬼，我冒着生命危险替你打开了牢门，你却不敢投奔自由，既然你喜欢坐牢，我也帮不了你了，拜拜！

热血一下子涌上脑门，我勃然大怒。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玩意儿，也敢来讥笑我！你是猪，充其量是一头无人管束的臭野猪，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是人，再倒霉的人也比幸运猪伟大一百倍！猪笑人，那是大逆不道；猪看不起人，那是犯上作乱。我手中没有杀猪刀，要有的话，真想一刀捅了它——宰猪不算犯法，当然，它必须保证不反抗。

我窝着一团火，照准它狠狠踹了一脚，以发泄我心中的怨恨。我踢在猪屁股上，它太强壮了，岿然不动，倒是我自己被反弹出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我更是气得浑身发抖，怒骂道：

“你这头忘恩负义的臭猪，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那一次要不是我把你从水塘捞上来，你早就变成落水鬼了。你是怎么报答我的？你不但自己逃到山上去当野猪，让我破了财，还把全寨子的猪都拐跑了。你这不是有意在陷害我嘛！你这还不够，还要盗窃粮仓，糟蹋农田，使我变成了囚犯。你滚，我不要你来相救。你去当你的野猪王好了，你总有一天会被金雕啄死会被蟒蛇勒死会被老虎咬死会被猎人打死！你不得好死，滚，快滚！”

我觉得自己特别委屈，骂着骂着，眼泪便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抽噎哽咽，哭得很伤心。连猪也要欺负我，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它又从洞口跑过来了，在我的身边盘绕，在我的腿上磨蹭，我不知道是在安慰我别难过，还是在告诉我它理解我的苦衷。

它是猪，虽然是聪明绝顶的野猪王，也不可能听得懂人话，但它与我长时间生活在一起，是能从我的声调语音中，辨别出我喜怒哀乐的情绪变化的。

黎明前，雨停了，黑旋风从墙洞钻了出去，踏着熹微晨光，向寨子后山跑去。

当天上午，传来消息说，曼蚌寨跟着黑旋风上山的六十多头猪，全部回来了，只少了一头黑旋风最宠爱的花母猪。丢失的财产自动归还，村民们欢天喜地。

据目击者说，天刚亮，打谷场上就传来猪群嘈杂的叫声，还以为又是黑旋风带领猪群前来抢劫粮仓。民兵紧急出动，举着竹弩，扛着猎枪，赶过去一看，六十多头猪像一群无头苍蝇一样在打谷场上挤成一团，神色惊恐不安，大口喘息，哀哀嚎叫，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驱赶它们。有两头公猪的脖子被咬伤了，流着血，看样子是被暴力胁迫才回到寨子的。



人们猜测说，它们一定是遇到了孟加拉虎，老虎的血盆大口咬翻了黑旋风和花母猪，猪群失去了主心骨，它们吓得魂飞魄散，万般无奈下，这才逃回曼蚌寨来的。

但有一个疑点无法自圆其说。人们查看那两头受伤的公猪，脖子上的伤口不像是被虎爪撕裂的，更不像是被虎牙咬开的，倒像是猪和猪打架被

猪嘴啃破的。人们到后山老林子去寻找，不见任何老虎光临过的蛛丝马迹，也找不到黑旋风与花母猪的遗骨。

只有我心里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的黑旋风听到我的哭诉后，跑回老林子，把所有的猪都撵回曼蚌寨。猪们已习惯了野猪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愿再依附人类做家猪。黑旋风不得不动用武力，咬伤了两头公猪，才把它们像牧羊狗赶羊群似的赶回寨子来。

至于留下花母猪，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村长豁达大度，家境也较富裕，表示自认倒霉，不必由我来承担花母猪丢失的责任。本来定我煽动猪闹事的罪名就很荒唐，既然逃亡的猪都已回来了，独眼龙也不好再继续关押我，命我写了份检查，就把我从烤烟房里放了出来。

这以后，再没发生野猪抢劫粮仓糟蹋农田的事。我想，黑旋风带着它宠爱的花母猪远走高飞，已跑进荒无人烟密不透风的大黑山原始森林去了。它这样做，也算是报答了我的养育之恩。



动物档案

# 猪

# 动物档案——猪

## 猪

[ 猪的拉丁文名称 ]

猪：Susscrofa domestica

野猪：Susscrofa

### [ 猪的生物学分类 ]

猪，哺乳纲，偶蹄目，猪科。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大骨架脂肪型、咸肉型和鲜肉型。

野猪，是家猪的祖先。野猪家族也可算是一个大家族了，而且有着源远流长的族谱。非洲的河马就是它的“远房兄弟”。六千万年前，这种被动物学家统称为“猪型偶蹄类”的动物为数甚多，家族已相当兴旺。

现在的猪科动物有山猪、鬃野猪、野猪、矮野猪、丛猪、赤丛猪、森林猪、疣猪、鹿豚等。

我们通常所说的野猪是山猪，亦称欧洲野猪。体面疏生刚毛，黑褐色，年老的背面混生白毛。犬齿极发达，雄的成巨牙状，在上颌的向外上方生长，俗称獠牙。吻部较家猪为长，以利掘食土层下的植物茎块。人们普遍认为，家猪是由欧洲野猪驯养而成的。

### [ 猪的地理分布 ]

猪是最常见的一种家畜，世界各地均有饲养。野猪广布于欧、亚两

洲，我国南北各地均产。

## [ 猪在自然界的位置 ]

在人类几千年驯养下，家猪因与大自然长期隔离而丧失了其本性，变得温顺老实。而野猪就完全不一样了，野猪性情凶暴，善于搏击，尤其是长獠牙的公野猪，天不怕地不怕，称得上是动物世界的英雄好汉。在一般人眼里，虎是森林之王，但闯荡山林的猎人却不这么认为，猎人会说“头猪二熊三虎”，意思是猪比虎凶猛也比虎危险。

有经验的猎人都知道，打野猪有个讲究，必须从侧面瞄准射击，如果是山地，还一定要从坡上往坡下打。那是因为野猪素有“拼命三郎”的诨号，如果从正面射击，万一没打中要害一枪使它毙命的话，受了伤的野猪会不顾一切朝枪响的地方猛扑过来。要是野猪在坡上而猎人在坡下，野猪会勇往直前飙飞而下，猎人根本来不及躲避。

1984年黑龙江大兴安岭一位药农曾亲眼目睹这样一件事，一只斑斓饿虎扑向一只正在刨食树根的公野猪，公野猪对威风凛凛的山大王并不示弱，以獠牙相搏杀。虎啸猪嚎，斗得天昏地暗。最后老虎咬掉了半张猪脸，公野猪也咬穿了老虎的肚子。这场惊心动魄的猪虎大战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最后双方倒在血泊中同归于尽。可见野猪的胆魄和力量均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 [ 猪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

猪长着一副圆乎乎、胖墩墩的憨厚相，吃了就睡，饿了就吃，猪的懒惰在动物里是出了名的。

猪的脏也是尽人皆知的，在同一间猪栏里吃、喝、拉、撒、睡，满身粘着屎尿，一进猪圈就有一股难闻的味道，令人恶心。



猪的愚蠢似乎也有据可考，谁都晓得人怕出名猪怕壮，猪一但肥壮了离死期也就不远了，可猪还是稀里呼噜拼命吃，快速将自己撑肥，你说笨不笨哪！因此，猪往往成了蠢笨、懒惰、贪婪、丑陋的代名词。骂人时常有人随口而出：你是猪！蠢猪！脏猪！死猪！馋猪！

猪在人类的文化生活中被使用时，带有浓厚的贬义色彩。

但在上古时候，猪的文化意义却丝毫不含贬义，恰恰相反，猪是富有的象征，也是衡量勇敢的尺码。“家”是由“宀”下面一个“豕”组成，“宀”的古义是指房子，而“豕”就是猪。何谓“家”？按《说文解字》诠释，房屋里养猪就是温馨的家。当时的许多社会活动，似乎也与猪息息相关，例如甲骨文“事”字，像双手举长柄网捕捉野猪之状。再如“敢”字，古义是徒手捉猪以示勇敢之意。反过来说，在古人眼里，不能捉猪便视为怯懦。

即便在当代，人们对猪也颇有几分好感。有媒体曾调查读者最喜欢《西游记》里哪个人物，结果让人大跌眼镜，竟然不是那个大闹天宫的美猴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猪八戒。

猪是中国十二生肖之一，猪年出生的孩子，民间称为金猪娃娃，有吉祥康福之意。

## [ 猪的行为特征 ]

野猪喜欢在针阔叶混交林和阔叶林里居住。夏季，它们生活在阴暗的混交林或近水的草丛中，有时在谷地洼处，把身子浸泡在积水的泥坑里，一来可避免蚊蝇的侵扰，二来可使身体凉爽些。在水少的地方，它们便在潮湿洼地里，用獠牙和鼻子将湿土翻开，躺卧在泥中。每到秋冬季节，它们就远离森林，来到农田附近的林缘地带活动，还会巧妙地选择无月的黑夜或有风雨的夜晚，偷吃农作物。

野猪的栖所极为简陋，夏季它们很少搜集材料做窝，只在密林下、树

枝落叶较多的地方或密林草丛中躺卧。冬季为了御寒，它们就在背风向阳处造窝。窝的构造也很简单，只挖一个圆坑，叼来枯草树枝垫在下面，就成了它们的防寒之所。

野猪既是“长跑运动员”又是“登山运动员”，它们的活动范围广，持续能力强。为了觅食等原因，可以一口气奔跑一二十公里，如受到猎人或猎犬的袭击，更可三五昼夜不休息，跑进深远的林区和高峻的山峦。

野猪像家猪一样，一次可以生产三至十二只。与家猪不同的是，幼小的野猪身上有一道道斑纹。在野生状态下，猪的寿命约二十五年。

## [ 猪的趣闻逸事 ]

欧洲人认为野猪虽然没有角，却是兽类中最勇敢的动物。欧洲许多徽章以猪为图案，表示勇猛和万夫莫敌。英格兰王查理三世的徽章是两头猪拱卫着盾牌，苏格兰亚盖公爵的徽章上，野猪头像置于图案上方，显示了猪的尊严。

在中国，自从唐代开始，殿试及第的进士们相约，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在今后任了将相，就要请同科的书法家用“朱书”即红笔题名于大雁塔。因“猪”与“朱”同音，“蹄”与“题”音谐，所以猪成了青年学子金榜题名的吉祥物。每当有人赶考，亲友们都赠送红烧猪蹄，预祝赶考学子“朱笔题名”。

后来，这种习惯逐渐扩大，演变成人们在新年时互赠火腿的习俗，因为火腿是用猪蹄烤制而成，也含有吉祥如意的寓意。

## [ 我与猪的亲密接触 ]

我十六岁离乡背井从上海到西双版纳一个名叫曼广弄的傣族村寨插队落户，十个男生住在一栋草房子里，算是知青集体户。

那时候，寨子里每户人家必须养一头猪，知青集体户也不能例外。十个男生每人凑了两块钱，从街上买回一头猪娃。我们在院子一角用树桩围了块空地，权当猪圈。开始时，我们还一天两餐定时给它喂食。煮猪潲是件挺麻烦的事，要到箐沟去砍芭蕉杆，要将芭蕉杆切成薄片并掺上米糠，还要放在锅里煮好几个小时。几天后，养猪的新鲜感就消失了。

知青们缺乏生活能力，干农活累得贼死，混饱自己的肚皮都很难，谁还顾得上猪啊。于是，猪的一日两餐改成一日一餐，再后来这一餐也免了，有剩菜剩饭就倒给它吃，没有剩菜剩饭就叫它勒紧裤带减肥。没人想到要去打扫卫生，猪圈里积起厚厚一层猪粪，臭气熏天，成群的绿头苍蝇在飞舞。

终于有一天，饿极了的猪娃拱开栅栏离家出走了。想走就走吧，没人追究它的叛逃行为。当时傣家养猪多为放养，它就混在别人家的猪里头，这样也好，省得我们喂它了。它每天傍晚会回到知青户来一趟，体内好像有个生物钟，总是在我们快吃完饭的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有剩菜剩饭，就随手倒在地上给它吃。它仿佛是只活动垃圾箱，专为我们清扫残羹剩汤。

猪的生命力确实顽强，无家的孤儿弃儿苦儿，它竟然就慢慢长大了。别家养的猪都是圆圆胖胖的，而我们的猪却苗条得可以去做减肥茶形象代言人了。全寨人都认识我们的猪，还给它起个名字叫知青猪。其他猪都没名字，就它有名字，也算是一种特权吧。它脊背上经常有横一条竖一条的血痕，那是它抢食别家的猪食时被愤怒的村民用竹棍打的，也不晓得这算不算是战斗负伤留下的光荣疤。

第二年泼水节前，生产队长来说：“家家都在杀猪欢庆泼水节，你们的猪已养了一年多了，再不杀肉就要老了，还浪费粮食，该处理掉了。”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它那么瘦，却也难逃被宰的厄运。

可我们从没杀过猪，不知道该砍头、割喉、腰斩还是凌迟？想让老乡

帮忙，可队长很严肃地对我们说：“我们傣家有规矩，不会杀猪就不算是男人，只有寡妇家才请人帮忙杀猪的。”

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了。十个男生一起动手，锄头、棍棒、大刀、长矛，对它进行围剿。这家伙做惯了抢食的强盗，凶得不得了，棍棒还没落到它身上，它就龇牙咧嘴要咬人，还身轻如燕逃得特别快，追也追不上。

靠力气无法取胜，只有发挥知青特长，以智慧来取胜。我们开了个会，研究出新的战斗方案，决定以酒智取。猪喜欢吃酒酿，我们就到公社酒厂弄了一挑酒糟，怕它不醉，又买了瓶五十三度的高粱酒掺在酒糟里。

傍晚，它又来知青户捡食我们的残羹剩汤了，我们装着热情欢迎的样子，将酒糟扔给它吃。兴许是它很少有饱食的机会，再加上猪本性贪馋，它狼吞虎咽，吃得肚儿溜圆。在我们“倒也，倒也”的默念声中，它果然醉意袭来，步履踉跄，过了一会儿，躺倒在地呼呼大睡。

我们赶紧用麻绳将猪蹄捆结实了，然后掏出雪亮的杀猪刀……可怜的知青猪，醉得实在太厉害了，直到死也没醒过来。

把猪灌醉了然后宰杀，这应该说是最温柔的杀猪办法了。

## [ 猪的生存现状 ]

中国成猪头数占据世界前列，堪称养猪大国。但对于猪的科学育种则大部分集中在欧美各国。十八世纪英国培育的约克郡猪（大白猪）至今是世界最流行的品种。

猪是最聪明的动物之一，经过训练，它们的能力不亚于狗和猫。欧洲一些警察署早已使用训练有素的小猪去缉查毒品、搜寻废墟下的东西，取得不俗业绩。近年来猪甚至被人当做宠物来饲养。

野猪因对生存环境要求不高，对食物也不挑剔，有荤吃荤，无荤吃素，再加上其繁殖率高，虽不断遭到猛兽侵袭和人类围剿，但仍在世界各地顽强生存繁衍。

## [ 关于猪的寄语 ]

抛却世俗偏见，我们会发现，猪象征着勇敢、厚道、忠诚、谨慎、诚实、宽容。自然学家赫森说：“猪不像马、牛、绵羊那样疑心重重，畏缩顺从；不像山羊那样鲁莽，天不怕地不怕；不像鹅那样满怀敌意；不像猫那样屈尊俯就；也不像狗那样摇尾乞怜。”

# 与狗熊比举重

我顺着山腰间那条羊肠小道独自行走，路过一棵榕树，突然从树上掉下一头狗熊来，就掉在我的鼻尖前。

每到夏天，贪吃的狗熊就会一次次爬到树枝上往地下跌，俗称“跌膘”，把身上多余的脂肪跌掉点，把臃肿的身躯跌得苗条些，就像人类为减肥而苦练健美操。

这是一头高约一米八左右的成年公狗熊，浑身漆黑，胸部有一块月牙形的白斑。我傻了眼，狗熊也愣住了。我的反应比狗熊快了一秒钟，歇斯底里地大叫一声，转身就跑。狗熊“嗷——嗷——”叫着，紧追不舍。山道崎岖，我是到乡上去参加一年一度的山村教师集训的，还背着一条薄棉被捆扎的背包，根本跑不快，才跑出去几十米，彼此的距离就缩短到只有几步之遥了。

我想，再这样跑下去，我很快就会跑进阎王殿到阎王爷那儿报到去的。我突然想起寨子里的老猎人曾经教过我的话，说是一旦与狗熊遭遇，来不及躲避，最好的办法就是躺下装死，狗熊对不会动弹的“死人”不感兴趣。抱着一种侥幸心理，我心一横，直挺挺地就地倒下，闭起眼，屏住呼吸，一动不动。

不一会儿，狗熊来到我身边，围着我转了几圈。我脊梁发麻，生怕它一屁股坐在我身上。狗熊对付敌人有三手绝招，嘴咬、掌掴、屁股碾。三招中数屁股碾最厉害，上千斤重的身躯，像石磨似的压在对手身上，坐还不规规矩矩地坐，仿佛生了满屁股痄子似的左右磨蹭搔痒，再壮实的汉子，被熊屁股这么一碾，也会变成一张肉饼。

谢天谢地，这头狗熊还不累，还没要坐在我身上歇歇的意思。我松了

一口气，心想，装死这办法还真管用，今天大概能蒙混过关了。谁知在这节骨眼上，我出了个大洋相。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到狗熊热烘烘的嘴在我的脸部慢慢移动，大概是在检验我是真死还是假死。熊嘴上的绒毛磨蹭我的鼻孔，痒丝丝的，特别渴望能舒舒服服打个大喷嚏。我知道现在不是打喷嚏的时候，我竭力忍住，可是，鼻黏膜受到刺激后急欲喷发的生理现象竟那么难以克制。我浑身一激灵，不由自主地张大嘴：“阿——嚏！”打了个天大地大的喷嚏。

我这个喷嚏，糊了狗熊一脸鼻涕，它大概也害怕“炸尸”，也嫌鼻涕脏，往后退了一步，惊愕地望着我，不断地用前掌揩自己的脸。我趁机撒腿就跑。我当时处的位置是在半山腰，我记得当地猎人教过我，遇到狗熊，不能走上坡，因为人的体力有限，爬坡绝对爬不赢狗熊的。于是我往坡下冲。

我连滚带爬，比兔子逃得还快，心想，这下大概能死里逃生了吧。扭头一看，心凉了半截。那头公狗熊坐在山坡的茅草上，滑滑梯似的迅速滑下来。它倒很会玩，我可要遭殃了！眼看公狗熊就要滑到我身上来了，我没办法，只好双手抱着头，身体卷成球状，“咕咚咕咚”往下滚。

也不知“人球”究竟翻了几个滚，只听“扑通”一声，我感觉到浑身冰凉，睁眼一看，自己已经泡在一条齐膝深的小河里。“人球”滚动比狗熊滑梯要快得多了，它还在坡上忙乎呢。我落汤鸡似的站起来，跌跌撞撞往对岸逃。没逃几步，我就在河中央定格了，魂飞魄散，全身瘫软。我看见，对岸还有一头狗熊正在沙滩上徘徊呢！

这是一头母熊，腰粗膀圆，胖得看不清曲线，大约有一米六几的高度吧，胸腹间隐隐约约能望见结实的乳房。

公狗熊滑滑梯已经滑到小河边，踩着河水朝我追来。完全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我举起被水泡湿的背包，想朝公狗熊掷去，以期能赢得一点逃命的时间。



我还没扔出手呢，突然，公狗熊狠狠地瞪了一眼我双手高擎的那只背包，愤怒地吼叫一声，弯下腰来，从河里抱起一块大石头，用双爪举过头顶，示威似的朝我摇晃，又扭过头去朝岸边的母狗熊炫耀地“呜呜”叫。

我突然想起寨子里的猎人在摆龙门阵时说起过的传闻：公狗熊在求偶



期嫉妒心特别强，在母狗熊面前，总想找个对手以显示自己神奇的力量，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其他公狗熊做对手，它甚至会缠住路过的大象一比高低。

我顿时来了灵感，我猜想，公狗熊是把我的背包误认为大石头了，我何不以讹传讹，就跟它来一场举重比赛，然后找机会逃脱呢？

我和公狗熊面对面站在布满大大小小石头的河沟里，它刚把大石头放下，我又从河里举起颜色与形状和石头差不多的背包，一口气举了三下，还“哈啊哈啊”冲着它大叫。公狗熊不甘示弱，也抱起一块比我背包还大的石头，连举了三下。我又将背包在河里不断地滚动，一面滚还一面对岸边的母狗熊招手致意。公狗熊醋劲大发，也抱着一块大圆石，“哼哧哼哧”喘着粗气，在河里滚动起来。

母狗熊爬到一棵小树上，用一种悠悠然的表情欣赏着我和公狗熊之间的举重比赛，似乎在说，谁表现得更强壮威武，谁就是我的心上熊！

我再次抱起背包，朝天空抛去，抛出一米多高，又稳稳地用手接住。公狗熊也学着我的样抱起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往上抛，石头没抛上去，它自己倒一屁股跌坐在河里。它恼羞成怒，爬起来再次抱起那块不听话的石头往上抛。它又失败了，累得嘴角吐着白沫，似乎一只后脚也被石头磕伤了，但它仍固执地爬起来扑向那块大石头……

我知道，这头公狗熊因为有母狗熊在身边，加倍地逞能，加倍地狂热，以期能赢得母狗熊的芳心。

是时候了，我慢慢退到岸边，撒腿就跑。快逃出山谷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嘿，公狗熊仍在往天空抛大石头哩。

# 智取双熊

深秋季节，枫叶像一把把红伞，罩住了一座座山冈。虽说是在亚热带地区，天也一点点凉下来，山上的茅草逐渐枯黄，早晨草叶上盖起一层亮晶晶的清霜。秋末冬初是狩猎的黄金季节，马鹿、斑羚、野猪、蟒蛇这些动物为了在体内积蓄过冬的脂肪，延长了外出觅食的时间，当然也就给猎人造就了更多的猎杀机会。虎、豹、貂、狐这样的皮毛兽，被晨霜一遍一遍摩擦，皮毛就像油漆家具似的一道道上漆，变得锃亮，兽毛浓密，色泽艳丽。这时候猎到的兽皮，比春夏季节猎到的要值钱得多。

我和老猎手波农丁相伴进山打猎。我俩在海拔一千四百多米的夏洛山上转了三天，没发现膘肥体壮的麂子和马鹿，也没发现油光水滑的红狐和猢狲，倒意外地在野竹坪发现了两只狗熊。

野竹坪地形很像个“中”字，一条细细的山泉，就像“中”字那一竖，把长方形的野竹坪隔成东西两块。我们先在东坪看见一头狗熊在舔食蜂蜜。山崖上挂着一只只椭圆形的岩蜂窝，深秋的蜂窝就像刚刚收割完的谷仓，满得溢出来了。下面蟹青色的石头上滴淌着金黄色的蜂蜜，像挂着一条甜蜜的小瀑布，它吃得津津有味。

这是一头年轻的公狗熊，身高约一米七八，腰圆体胖，浑身漆黑如墨，唯有头顶长着一片黄毛，姑且称它为黄帽子。

太阳还没有落山，我们躲在野蜂谷一丛佛肚竹后面观察，和黄帽子的直线距离仅五十来米。山野的空气清新透明得没有一丝杂质，能见度极高，它的一举一动都看得十分清楚。它一只前掌挥舞着，驱赶“嗡嗡嗡嗡”围着它叮蜚的蜜蜂，一只爪掌抠起粘在岩石上的蜜块，胡乱塞进嘴里，嚼得“吧吧”响，蜜汁从它的嘴角溢出来，涂得满脸都是，活像一个邋遢的馋鬼。

波农丁举枪瞄了瞄，又放下了，叹了口气轻轻说：“唉，多好的熊掌，还有熊胆和一身膘，起码值半栋新竹楼哩，就是不敢打啊！”

是的，我也不敢贸然开枪。狗熊虽然浑身是宝，尤其是临近冬天的狗熊，身上裹满脂肪，熊掌格外肥实，与鹿茸、虎骨并称三宝。但狗熊

性格暴烈，愚钝固执，不太好惹；森林里有“宁与虎豹搏斗，不和老熊周旋”的说法。一旦惹恼了狗熊，它决不会像其他猛兽那样估量形势能逃则逃，它会不顾三七二十一地纠缠住你拼命，哪怕肚肠流了一地，只要还有一口气，是决不肯罢休的。简直天生就是个拼命三郎、敢死队的料，在战场上当炮灰最合适。

最让猎人发憊的是，狗熊夏天喜欢靠在松树上蹭痒，被太阳晒化的松脂涂满它的身体，它觉得难受，又跑到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沙滩上去打滚。一层沙子一层松脂，层层叠叠，就像披挂了一件古代武士的铠甲，又像是穿了一件现代警察的防弹衣。

我和波农丁使用的那种老式火药枪，打出来的都是霰弹，威力很低，除非打在头部，是极难一枪就把狗熊撂倒的。地形对我们也相当不利，它爬在山崖上，居高临下，若不能一枪就将它击毙，它三步两步就能追上我们，一巴掌就能把我们的脸从胸前掴到后背，一屁股就能把我们坐成肉饼。要知道，受了伤的狗熊简直就是个恶魔。

我和波农丁收起枪刚要悄悄溜走，突然，寂静的竹林里传来一声粗俗的熊吼。不一会儿，西坪那片凤尾竹稀里哗啦一阵响。我们举目望去，嗨，又钻出一头狗熊来！这头狗熊和东坪那头正在舔食蜂蜜的狗熊活像是一个模子里浇铸出来的，也是胖胖大大，七八百斤的体重，也是漆黑的毛丛间涂满沙粒和松脂，也是一双暴突的小眼睛和一张尖尖的大嘴。唯一不同的是，西坪的狗熊头顶没有黄毛，两只后爪掌脚脖儿以下却是白的，就像穿着一双肮脏的白袜子。我想，这对狗熊可能是亲兄弟。

白袜子正在追赶一只兔子。狗熊和人一样，也是杂食性动物，食谱很

广，既吃荤的，也吃素的。白袜子嘴角流着口水，一边跑一边吼，追得十分起劲。

那只倒霉的兔子看来被熊掌刮着过，脑袋歪得像支折断的麦穗，还跛了一条前腿，逃跑的姿势滑稽得就像在跳孔雀舞。

白袜子大步流星追上来，很快离兔子只有一步之遥了，顶多再有几秒钟，就能用威力无穷的熊掌把兔子搓成肉球。就在这时，兔子“哗啦”跳进那条细细的山泉，蹦蹦跳跳逃进了东坪的竹林。白袜子追到山泉边，两只前爪已踩进泉水，可突然间它来了个紧急刹车，仿佛受了惊吓似的把已浸湿的两只前爪收回来。

我觉得很奇怪，山泉极浅，只没及兔子的腰，是不可能对白袜子形成任何障碍的，受了伤的兔子都逃得过去，好端端的一头大狗熊会追不过去？

为什么要停下？兔子快逃进荆棘丛里了，再不追，你可就功亏一篑啦！

白袜子顾虑重重地抬起眼睛来四下望望，又看看蹒跚着逐渐远去的兔子，像做贼似的猫下腰来，又将两只前爪踩进山泉，脊背一耸动，转眼就跨过山泉，拔腿要去追兔子。

突然，爬在山崖上舔食蜂蜜的黄帽子“——”威严地吼了一声，连滚带爬从山崖上下来，张牙舞爪地朝白袜子逼近。白袜子像触了电似的立刻停止了追撵，神情萎靡，折回头，气瘪瘪地越过山泉，跑回西坪。

它一踏上西坪的土地，像变魔术似的，立刻神色庄严，气壮如牛，返回身来，站在山泉旁，朝追赶它的黄帽子“————”发出威胁的吼叫。黄帽子本来已追到山泉中央，见状停了下来，慢慢地一步步后退，退回到东坪的山泉边。

我明白了，东边的野竹坪归黄帽子所有，西边的野竹坪归白袜子所有，中间那条细细的山泉就是一条分界线。

那只受了伤的兔子蹣跚拐拐逃向一丛布满荆棘的灌木，白袜子隔着山泉在空中拍打熊掌，一副馋涎欲滴的样子。黄帽子也不时扭头朝逃亡的兔子张望，眼热心馋。

这时候，倘若这两只熊暂时不要去管什么边界线不边界线的，齐心协力赶过去，是能够在兔子逃进灌木丛之前把它逮住的。两头熊平均分享，也该是一顿很不错的晚餐。但它们隔着一条两步就能跨过去的山泉，互相怒视着，吼叫着，谁也不敢向前，谁也不肯退让。也许它们认为，守住边界线，捍卫领土的完整与主权，比一只兔子更重要。

那只兔子终于钻进深不可测的灌木丛，死里逃生，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凡哺乳类动物，都有领地意识，在栖息地和觅食地四周，用粪便、尿液和兽毛留下明显的气味和痕迹，以阻止同类进入。我没想到，在狗熊身上，领地意识竟然如此强烈，宁肯牺牲食物，也不肯有半点含糊。这一点，完全可以和人类媲美了。

野兔逃走后，白袜子懊恼地退回到凤尾竹林里去了，黄帽子则带着一副打退了一场侵略的得意与傲慢，沿着山泉，在东坪干燥的沙砾上撒了一泡长长的尿，大概是在巩固边防吧，然后重新爬到山崖舔食蜂蜜。

我拉了拉波农丁的衣袖，示意他趁两头熊不在跟前，我们赶快撤走。

不料，波农丁按住我的肩头压低声音说：“白捡两头熊的美事，你不要哇？”

“一头熊我们都对付不了，两头熊在一起，我们还有什么戏唱呢？”

“唔，假如只有一头熊，我们是不敢打的。现在有两头熊，那就用不着我们费精费神开枪去打，只要弯腰去捡就是啦。”波农丁眨巴着狡黠的小眼

睛说。

“莫非你会巫术，念一念咒语，两只狗熊就会昏倒？”

“我这个办法，绝对比巫术还灵，不信，你等着瞧。”天渐渐黑下来了，熊的生物钟和人大致相同，白天劳作，夜晚睡觉。当天空拉满黑夜的帷幕时，两头狗熊都离开山泉，钻进竹林睡觉去了。

下半夜，波农丁带着我，蹑手蹑脚爬上山崖，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把挂在岩壁上的那只椭圆形的岩蜂窝捅下来，然后用衣服蒙着头，忍着蜂群的狂蜇乱叮，像踢足球似的把蜂窝踢过山泉，即由东坪踢到西坪。

接着，波农丁像狗似的趴在地上，嗅嗅闻闻，找到两泡白袜子拉的屎，不嫌脏不嫌臭，捧金元宝似的捧在手里，从西坪捧到东坪，涂抹在蜂窝滚落的路线上。

“大功告成了，等着看好戏吧。”波农丁一面在山泉里洗手，一面喜滋滋地说。

我俩扫除了自己的脚印，找了个既背风又便于观察的隐秘角落，倒头大睡。

我是被一阵紧似一阵的熊吼声惊醒的，睁开眼睛一看，一轮红日挂在凤尾竹梢上。天已大亮，透过树叶的缝隙望过去，嘿，边界线上剑拔弩张，已经是一触即发了。

黄帽子四条熊腿湿漉漉的，在山泉边烦躁地徘徊，龇牙咧嘴，朝西坪探头探脑。白袜子脸上涂满黄澄澄金灿灿的蜂蜜，站在山泉畔，“”怪啸，紧紧盯着对方。黄帽子好比是一支随时都会出击的长矛，白袜子好比是一面时刻提防的盾牌。

矛盾？矛盾！据说世间万物都蕴涵着矛盾。从边界线上火药味很浓的态势来看，不难推测，今天早晨白袜子一觉醒来，按往常那样在西坪的竹

林里游逛，找东西充饥，却意外地发现了这只储满蜂蜜的岩蜂窝。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地里长出来的钞票，它捧住蜂窝就贪婪地舔食起来。

差不多在同一时刻，黄帽子也醒了，打算继续舔食昨晚没吃完的那窝蜂蜜，却怎么也找不见了。正在纳闷，微风送来一股蜂蜜的清香。抬头一看，白袜子正捧着蜂窝吃得欢呢，便想越过山泉去看个究竟。它刚下到泉水里，便受到了白袜子的阻拦。

白袜子凶猛地吼叫着，这无疑是严正警告和最后通牒，似乎在说：我的领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胆敢再前进一步，我就要和你拼到底！

黄帽子当时还没有拿到真凭实据，证明白袜子正在舔食的那只蜂窝是从东坪偷去的，因此总有点心虚理亏，胆气不太壮。它在山泉边徘徊了一阵后，气咻咻地往后退了几步，尖尖的唇吻擦在草地上，厚实的肩头一上一下耸动，看得出来，是在嗅闻寻找着什么。

“导火索马上就要点燃了。”波农丁十分有把握地说。我看见，黄帽子顺着蜂窝滚落的路线慢慢搜寻过去，它在涂有白袜子粪便的岩石前逗留了很长时间。突然，它昂起头，“——”仰天发出一声长啸，悲愤凄厉，令人毛骨悚然。

我猜想，它已掌握了确凿证据，西坪的白袜子趁它熟睡之际，越过边界线，不仅偷走了它的蜂窝，还在它的领地上屙屎撒尿，留下气味标记。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偷窃了，而是在粗暴地践踏它的主权和尊严！是可忍，孰不可忍。

“唔，你是头有血性的熊，你怎么会咽得下这口气呢？”波农丁轻轻地调侃道。

黄帽子果然义愤填膺，返身冲向山泉，毫不踟蹰地跨过边界线，兴师问罪。白袜子当然不会善罢干休，暴跳如雷地进行拦截。

好一场恶斗，黄帽子一巴掌扇过去，就把白袜子的鼻子打扁了，鼻吻间血流成溪。白袜子也不甘示弱，两只前爪一起抓住黄帽子的头皮用力撕扯，“噗”的一声，黄帽子头顶那片黄毛被活生生撕了下来，冒出一片血花。黄帽子变成了红帽子。

黄帽子怒火中烧，用力朝前一顶，把白袜子四仰八叉顶翻在地，然后抱住白袜子那双长着白毛的后脚掌，拼命啃咬起来，好像要帮白袜子脱掉那双脏袜子，换穿一双红袜子。





山泉里水花四溅，沙土飞扬，好不热闹。白袜子哀嚎着，拼命挣扎，好不容易才将自己的两只脚掌从黄帽子的嘴巴里挣脱出来。我一看，果真白袜子变成了红袜子。真是每一寸土地，都流着热血啊。

白袜子爬起来，歪歪斜斜地朝后退却，退过边界线，退过草地上那只还淌着蜜汁的岩蜂窝，退到了西坪一丛凤尾竹下。黄帽子尾随追击，跨过

边界线，追到岩蜂窝这儿，停了下来，粗鲁地一巴掌把蜂窝劈成两半，稀里呼噜喝个够。对黄帽子来说，它夺回了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心安理得。但对白袜子来说，被侵略者掠夺了食物，仇恨难消。

这时，倘若黄帽子得饶“熊”处且饶“熊”，捧着蜂窝撤回东坪，或许这场边界纷争可以暂时告一段落。白袜子两只后脚掌都受了伤，虽然怒火万丈，但毕竟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远离黄帽子约六七十米的竹林里爬来爬去，“嘤--嘤”，发出空洞的抗议。

我很担心真会发生这样的局面，那我们一夜辛劳算是白费了。

“哦，别发愁。”波农丁用一种蜘蛛吐丝的悠然口气说，“熊是一种很贪心的动物，不会就这么算了。”

他的话音刚落，战火果然在西坪重新燃烧起来。只见黄帽子又向西坪的纵深地带前进了二三十米，然后面朝着白袜子，在一篷凤尾竹上“嘟嘟嘟嘟”撒了泡尿。这绝非普通的排泄，而是一种占领的标志，一种版图的重新划分。

我看见，白袜子抱着一棵竹子，站了起来，呼天抢地般地嚎了一通，颈上的鬃毛一根根竖了起来，犹豫与胆怯抛到了九霄云外，发疯似的奔过来，扭住黄帽子摔打起来。

“白白被人家占了窝，是该拼老命了。”波农丁望着白袜子，不无同情地说。

领地就是生存圈，边界线就是生命线。白袜子是反侵略战争，正义在手，真理在胸，又撕又咬，勇不可当。“啊呜”一口，它在黄帽子肩头咬下一大块肉，炒炒足有一大盆；黄帽子则在白袜子的屁股上回敬了一口，两瓣屁股变成了三瓣。

突然，白袜子尖尖的嘴吻刺进黄帽子的颈窝，狠狠咬了一口，可能正

巧咬断了动脉血管，浓浓的血浆从黄帽子的颈窝喷射出来，像放焰火一样。黄帽子在地上打了个滚，钻到白袜子的肚皮底下，只见白袜子突然惨嚎一声，像皮球似的跳了起来，腹部赫然出现一个碗口大的血洞，白花花的肠子像群蛇似的钻了出来……

两只狗熊都已负了重伤，但仍不肯休战，摇摇摆摆站起来，又扭成一团。

黄帽子血流得太多了，渐渐气力不支，被白袜子推搡着连连倒退，一直退到山泉，大约被水底的鹅卵石绊了一跤，仰面朝天跌倒在山泉里，再也没能爬起来。

白袜子终于赢得了反侵略的胜利，它拖着长长的肠子，

跌跌撞撞爬过山泉，爬到东坪的一丛佛肚竹下，撒了泡尿，当然也是一种占领的标志，版图的重新划分。它撒出来的尿是红色的，不是尿，是血。它只撒了一点点，便像棵枯树一样颓然倒下去了。

我和波农丁果然没费一枪一弹，白捡了两只狗熊。

# 棕熊的故事

\* \* \*

# 一、为避免凶手嫌疑，我们从金猫爪牙下抱走了小熊崽。

我和藏族向导强巴是在离野外观察站不远的一条小山沟里发现这只熊崽的。

那天，我俩到高黎贡山南麓观察一群野生藏驴，太阳快落山时，才动身返回观察站。我们踏着落日的余晖，沿着时断时续的古驿道，在杳无人迹的老林子里穿行。林子里有一股野桂花的清香，成双成对的红嘴相思鸟在枝头啁啾喧闹，几只可爱的小金猫在草丛追逐嬉戏。

当我们在一棵四个人才合抱得过来的红松旁停下来，

准备喝点水歇口气时，突然，“咿——”传来一声柔弱的叫声。声音有点粗，有点涩，不像狐啸豺嚎，也不像是啮齿类动物在叫。我们循声绕到大树背后，哦，树芯是空的，形成一个一米高半米宽的树洞，那奇怪的声音就是从黑黢黢的树洞里传出来的。

“也许是金猫的窝。”我说。“不，金猫善爬树，窝一般都搭在树腰的洞里，不会在地面建巢的。”很有丛林生活经验的强巴摇着头说。

就在这时，树洞一阵响，一个球形的东西，浑身裹满树叶，蠕动着，爬到树洞口来了。强巴用树棍拨去它身上的树叶，我们大吃一惊，原来是只小熊崽！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从腰际拔出左轮手枪，“刷”地一下向后转，做好射击准备；强巴的动作比我还快，一眨眼已经背贴着大树，手端着猎枪，枪口指向茂密的树丛。

别责怪我们胆子比老鼠还小，待在棕熊的窝边，那危险性不亚于闯进

了龙潭虎穴。都说老虎厉害，其实，世界上真正的食人虎是极少见的。老虎畏惧人，远远闻到人的气味或看到人的影子，就会悄悄地溜走，只有年老体弱失去捕食能力的老虎或受了枪伤濒临绝境的老虎才会袭击人。其他猛兽，如狮子、雪豹、豺狼等，也跟老虎差不多，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来找人的麻烦。但棕熊就不一样了，不知是熊的脾气格外暴烈，还是熊的脑袋比较简单，闻到人的气味后，很少有主动撤离的，而是会不顾一切地朝人扑来。

在高黎贡山一带，很难听到有谁遭到过虎豹的扑咬或狼群的追撵，却几乎每一个村寨里都能找到一两个被棕熊抓伤的猎人。尤其是带崽的母熊，攻击性更强，只要发现自己的窝边有其他动物或人走动，非冲出来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伙地质队员在一座小山顶上野炊吃中午饭，突然一头母棕熊从树林里蹿出来，吼叫着一巴掌掴倒一位地质队员。其他人被迫开枪，打死了这头疯狂的母棕熊，然后顺着足迹四处寻找，最后在一华里外的一个小山洞里找到了两只还在吃奶的熊崽。换了任何一种其他野兽，相隔那么远，一定会采取不动声色的策略，藏在巢穴里，等这伙地质队员吃饱喝足后自行离去。

我们侧耳谛听，四周树丛里没有可疑的声响，一颗悬跳到嗓子眼的心这才放了下来。看来，母熊还没有回巢，暂时还没有什么危险。我这才敢将视线移到树洞口，打量那只小熊崽。

这是一只雌性小熊崽，约有篮球那么大，全身金黄，两只小耳朵漆黑如墨，眼睛还没睁开。据此判断，出生还不到四十天，因为棕熊幼崽出生后四十天睁开眼睛。小家伙显然是饿了，嘴唇咂动着，脑袋在树叶里一拱一拱，肯定是想寻找母熊的乳头。

“趁母熊还没回来，我们快走吧！”我提心吊胆地说。“也许，母熊发生了意外，回不来了。”强巴望望天边那轮快坠进山峰背后的红日，若有所思

地说。

“何以见得？”“熊的视力不好，俗称熊瞎子，都是白天外出觅食，太阳落山前赶回巢穴，因为天一黑它们就什么也看不见，行走困难。特别是带崽的母熊，心里惦记着宝宝，绝不会拖到太阳快落山了还不回家的。”

这话说得有道理。根据野外调查资料显示，棕熊实行走婚制婚姻形态，也就是说，公熊和母熊只在发情期聚在一起，其他时间都各自分开生活，母熊单独抚养子女。为了确保安全，母熊在外出觅食前，都要把熊崽喂饱，然后用树叶将宝贝团团裹起来。熊崽吃饱奶后，倒头大睡，约三到四个小时后会醒来。母熊就利用这段空闲，抓紧时间寻找食物。一般情况下，母熊总是在熊崽醒来前赶回窝巢。

母熊的时间掐得很准，就好像脑子里有一个精确的时钟。这是因为一旦错过时间，不懂事的熊崽醒来后，会爬出窝去，或发出叫声，母熊不在身边的话，毫无自卫能力的小熊崽便会遭遇不测。

现在，这只小熊崽已经醒来，四周却不见母熊，由此看来，母熊是有可能发生了意外。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什么事情都可能有例外的。万一这头母熊天生玩性大，在树林里这儿找找蜂蜜，那儿掏掏鸟卵，把时间给耽误了，晚一点才回家呢？

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母熊在溪流里捉鱼，手气不好，好几次狡猾的鱼儿险些落入它的爪掌，结果又从它的眼皮底下溜走了。争强好胜的天性使它不甘心就这样空着肚子回家，总想着接下去这一扑一定能捉到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遗憾的是，命运再次跟它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就这样，时间像流水一样淌走了，直到夕阳西下，这才捉到了一条黑鲩，此刻正心急火燎往家赶呢。

“还是走吧，万一让母熊撞见，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说。

这时，夕阳已经落下山去，紫色的暮霭无情地吞噬着光线，老林子里

一片幽暗。我和强巴刚要转身离开，突然，十多米开外一棵银杉树上，有两道锐利的绿光从我们脸上划过。天还没完全黑透，我们定睛望去，叶簇里藏着一张色彩斑斓的金猫脸。

金猫是一种身手矫健的中型猛兽，体长约一米，是著名的林中杀手。狩猎时颇有心计，常会在暗中窥测野猪、雪豹等大型猛兽的窝巢，趁母兽离巢外出觅食之际，捕食没有防卫能力的幼兽。

毫无疑问，银杉树上这只不怀好意的大金猫，也发现了在红松树洞口蠕动的小熊崽，馋涎欲滴，只等我们离去，便会箭一般蹿下来捕杀。

我和强巴同时停下脚步，面面相觑。“可别黑猫偷鱼，白猫挨打。”“金猫如果往我们身上栽赃，我们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啊！”

我俩同时想到了一个问题，倘若我们现在走了，那只大金猫必定会肆无忌惮地叼走小熊崽。母熊回窝后，发现宝贝不在了，必定会拼命寻找。虽然棕熊的视力不佳，但嗅觉却十分灵敏，肯定会闻到我们的气味，然后循着我们的足迹和气味跑到野外观察站来同我们算账，我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啦。

强巴捡起一块石头用力朝银杉树掷去，“咚”的一声，石头重重砸在银杉树干上，那张色彩斑斓的金猫脸倏地不见了。

“没用，金猫闻着了腥味，是撵不走的。”我说。我弯腰将树洞口的小熊崽塞回树洞深处，并将枯叶堆在它身上。

“没用，你藏得再好，金猫也能把它搜出来的。”强巴说。

“要不，在这儿守着，等母熊回来？”

“你指望母熊会给你道谢吗？”“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强巴沉吟了一会儿，说：“或许，我们该把小熊崽抱回观察站去。如果母熊没发生意外，回到家，会嗅着我们的气味找上门来的，我们就把小熊崽还给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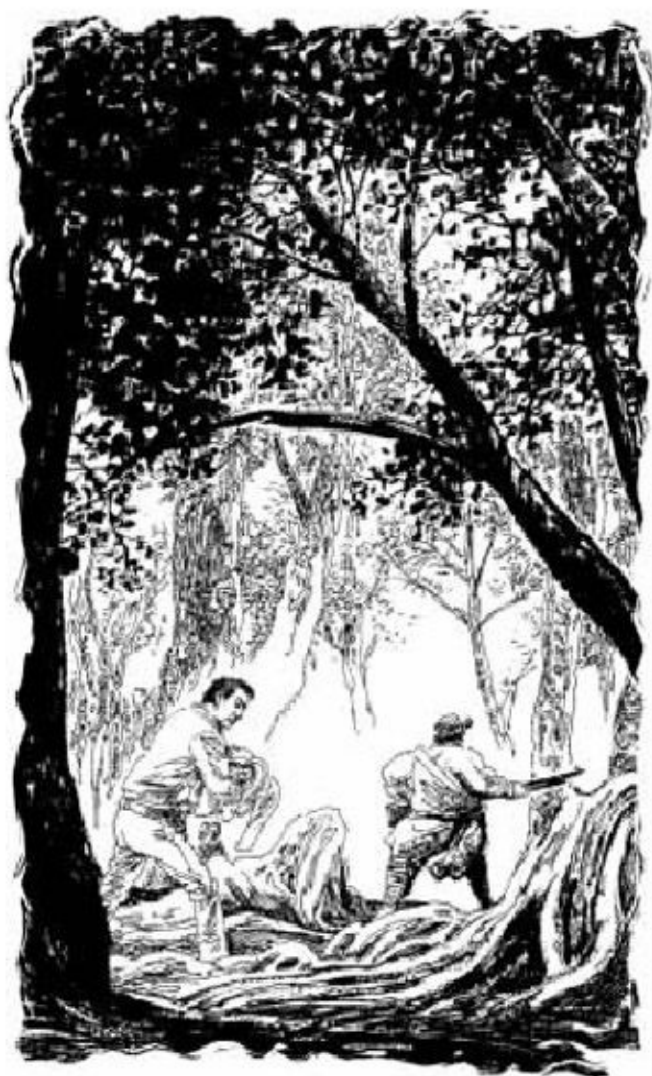
也只有这么办了。我脱下外衣，将小熊崽襁褓似的裹了起来，抱着走。强巴则端着猎枪在前面开道，以防母熊突然出现。

谢天谢地，一路平安无事。

## 二、小丽丽睁开眼睛第一个看见的是我，这给它日后的生活带来麻烦。

好几天过去了，母熊没有出现。看来强巴判断得很准确，这只倒霉的母熊肯定是在觅食途中遭难了。

我们用奶粉和肉粥喂养这只小熊崽。它很贪吃，胃口也大得惊人，一顿要两瓶牛奶外加一大碗肉粥。很快，我们的奶粉和腌肉就告罄了，于是，我让强巴到小镇上去采购副食品。



就在强巴外出的那天上午，小熊崽睁眼了。当时，我正用竹勺给它喂肉粥，喂完了，想把它抱回纸箱去（我们用大纸箱给它做了个窝，摆在帐篷的角落里）。突然，它闭着的眼睛慢慢睁开了，水汪汪，像两颗晶莹的黑葡萄，好奇地望着我。哦，它出生满四十天了。我很高兴，把它搂进怀里，抚摸它的背。小家伙柔顺地蜷缩在我的怀里，温润的嘴吻舔着我的手和我的衣裳。

我压根儿也想不到，它睁开眼我同它短短几分钟的爱抚，会给它今后的生活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小熊崽一天天长大，越来越漂亮了。头部的绒毛金黄淡雅，棕色的体毛深浅不一，形成朦胧的图案，胸部与喉咙的毛纯白如银，再配上两只黑耳朵，整个皮毛的颜色花哨艳丽。我们给它起名叫丽丽。

小丽丽活泼可爱，逗人喜欢。每天早晨，天一亮，它就会来到我的床边，舔我的脸，把我叫醒，蹲在我面前，陪着我一起做早饭。我们要外出工作了，它总要把我们送到栅栏边。我们走出很远了，它还趴在栅栏的木桩上，使劲伸长脖子，目送我们离去，表现出幼兽强烈的依恋，很让人感动。

傍晚，当我们出现在观察站前时，还相隔得很远，就听见它急切的叫声了。它在栅栏前来回奔跑着，脑袋在木桩间的缝隙拼命拱动，恨不得能冲破栅栏跑出来迎接我们。当我们穿过吊桥跨进门去，小丽丽就会扑到我身上来，亲吻啃咬，亲热得无法形容，非要我把它抱起来不可。

当我们开始忙着做晚饭时，它一会儿躺在地上打滚，一会儿在我们膝边绕来绕去，一会儿颠颠地跑去捉飞落在帐篷边的麻雀，一会儿又会把我的一只皮鞋叼出来，嘴里“呜呜”叫着，摆出一副扭头要逃的姿势，引诱我去追它。

它最大的愿望，就是晚上能允许它爬到我的床上来，睡在我的脚跟边。我嫌它脏，总是不客气地把它抱回纸箱去，它就会不满地“呼呼”朝我吹气。熄灯后，它悄悄地从纸箱爬出来，钻到我的床下来睡。床底下潮湿阴凉，我怕它生病，只好把它抱到床上来。它高兴得一个劲儿舔我的手，我明显地感觉到它对我的感激之情。

曾经有一位动物行为学家说过这么一段话：凡需要亲兽照顾抚养才能长大的幼兽，幼年期都会表现出某种可爱来，以吸引亲兽守护在它的身

边，不要弃它而去。除了血缘关系外，幼兽强烈的依恋情态，鲜亮娇嫩的皮毛，憨态可掬的模样，天真的撒娇或生气，都会激发起亲兽怜爱的冲动，加强了亲兽与幼兽的情感纽带。这是非常重要的补偿机制，以补偿亲兽在漫长的育幼期间所付出的心血和辛劳。幼兽越活泼可爱，亲兽的责任心就越强；反之，幼兽如果有智力障碍，反应迟钝或不懂得如何讨取亲兽的欢心，亲兽的责任心就会稀释淡化，有的还会抛弃幼兽。

我和强巴住在一起，小丽丽对我们两个人亲疏有别。如果我不在场，小丽丽对强巴也很亲热，也愿意让强巴来抱抱它，但只要我一出现，它立刻就会从强巴的怀抱里挣脱出来，把感情倾泻到我的身上来。

它不大讲卫生，身上弄得很脏。强巴给它洗澡，它哼哼唧唧老大的不愿意，但我给它洗澡，它却乖乖地一动不动。强巴不无嫉妒地对我说：“我也喂它东西吃，也逗它玩，它为什么对你特别亲呢？是不是你有什么魔法把它给迷住了！”

我没有什么魔法，当时我还不知道动物有“铸定式记忆”，因此无法解释小丽丽的情感投向为何聚焦在我身上。

### 三、我们把熊崽还给母熊，小丽丽却哭闹着不肯离去。

母熊出现了。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正梦见自己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像惊涛骇浪中的舢板猛烈摇晃起来，睁眼一看，强巴站在我床前，神情紧张地轻声说：“听，好像有熊在吼叫！”我坐起来，竖起耳朵。果然，“隆隆”的雷声静下来后，“————”清楚地传来熊的吼叫声，好像就在附近，声音很响。

我们撩起帐篷的布窗，外面风狂雨骤，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等了一会儿，一道闪电划过，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我们看见，一头大熊，直立着，就站在我们栅栏外的防护沟前，尖尖的嘴吻伸向天空，发出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吼叫，豆大的雨珠打在它的脸上，溅起一片迷蒙的水雾。

毫无疑问，这是小丽丽的妈妈。野兽都怕闪电和惊雷，也怕狂风和大雨，假如不是为了寻找失散多日的宝贝，没有一只熊会在雷雨之夜跑出来的。

过了一会儿，传来“扑通”一声巨响，从声音猜测，母熊跳进两米深四米宽、蓄满雨水的防护沟里去了。又传来“噼啪噼啪”熊掌击水的声响，熊是一种善泅水的动物，听起来，像是母熊在横渡防护沟。果然，数分钟后，传来拍打和撞击栅栏的声音，“乒乒乓乓”，十分吓人。

我们隔着帐篷的布窗，用手电筒照射过去，并用锅铲敲击脸盆，企图吓退母熊，但收效甚微。开始手电筒光照在它脸上，脸盆发出刺耳的声响时，它还晓得要收敛一点，停止拍打和撞击栅栏。但几次以后，它就不再害怕光的照射和“叮叮当当”的声响了，继续搞它的破坏。对母熊来说，为了找到并救出自己的宝贝，就是刀山火海也敢闯的啊。

我将左轮手枪的子弹上了膛，强巴也把猎枪端在手里，万一母熊撞开

栅栏，我们只好开枪自卫了。

顺便提一句，在我们用照手电筒和敲击脸盆的办法对付母熊的过程中，小丽丽缩在我的被窝里，显得很害怕。它当然听到了母熊的吼叫声，但没表现出任何激动，它已经忘了自己的妈妈。

幸运的是，木桩很粗，栅栏很结实，直到天亮，母熊也未能进到观察站来。

雨后天晴，梦幻般的霞光照亮了大地，我和强巴壮着胆子钻出帐篷。母熊毕竟有点怕人，气咻咻地游过防护沟去，退到离观察站约四五十米远的一片树林里。

这时我们才看清楚，这是一头站起来和人差不多高的母熊，脸形瘦长，酷似马脸，当地山民称为马熊，其实是棕熊的一种。它肩胛支棱，胯骨也很明显地凸突出来，两只眼睛布满血丝，显得很憔悴。身上涂满黑的泥浆红的血，肮脏不堪。最为显眼的是，它的右后腿上裹着一圈生锈的铁链。

终于解开了母熊失踪之谜。十二天前，母熊外出觅食，不幸掉进了猎人的陷阱，被生擒活捉。也许是想把它卖给远方的动物园，也许是要留着它导引胆汁，猎人没有伤害它，而是把它关在木笼子里，为了保险起见，还用铁链拴住它的一条腿。



它心里惦记着小熊崽，在笼子里度日如年，恨不得能一巴掌拍碎木笼子，插翅飞回自己的巢穴。但猎人看守极严，只要木笼子一发出异常响动，立刻就会过来查看。它吃不下睡不着，就像在油锅里受煎熬，身体消瘦下来，但要冲破牢笼的决心却是一天比一天坚定。

昨天晚上，老天爷下起了雷阵雨，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猎人都躲进



屋里去了，对母熊来说，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闪电像银蛇似的划破乌云密布的天空，预示着一串霹雳就要在头顶炸响。母熊猛烈撞击木笼子，“轰——嘣——”随着惊雷炸响，木笼子也崩散了。在雷声的掩饰下，母熊又挣断了脚上的铁链，冒着大雨，摸着黑，赶回红松树洞。小熊崽不见了，凭着灵敏的嗅觉，也凭着母性的一种心灵感应，它终于找到观察站来了。

这虽然只是一种推理，但我想，和事实不会相差太远的。

观察站的栅栏有几根木桩已经被母熊撞歪，上面有许多熊牙啃咬的痕迹。

整整一个上午，母熊都在观察站前的树林里徘徊，强巴朝天空打了两枪，也未能把它吓走。我们不敢出门，怕遭到母熊的袭击。

“唉，看样子，只好把小熊崽还给它喽！”强巴瞟了我一眼说。

说老实话，我舍不得放小丽丽走。养了十二天，养出感情来了。它很懂得怎么讨人喜欢，强巴曾开玩笑地说，小丽丽就像是我的女儿。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了，但在外面辛苦了一天，回到观察站，看到小丽丽那股亲热劲儿，我心里便会涌起无端的柔情，一天的疲劳仿佛得到了某种补偿。

可如果不把小丽丽还给母熊，除非把母熊击毙，否则它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可我不是猎人，而是一个到野外来考察的动物学家，我的责任是要保护野生动物，而不是杀害它们。再说，母熊要讨回自己的亲生骨肉，理所当然，无可厚非，我能向一个心儿欲碎的母亲举枪射击吗？

我叹了一口气，用奶粉和肉粥把小丽丽喂了个饱，然后将它抱到观察站外的空地上，自己赶紧奔过吊桥回到栅栏里。

母熊不顾一切地从树林里奔出来，“噜噜”发出一串古怪的嚎叫，激动得声音都哽咽了，急急忙忙朝小丽丽扑来。小丽丽害怕地尖叫着，扭头想跟着我回观察站，但我们已把吊桥收了起来，它只好顺着防护沟奔逃。

这时，母熊已经追上了它，一把将它搂进怀抱，身体像只罩子似的严严实实罩住小丽丽，然后挑衅似的瞪大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朝我们发出长嚎。那是恫吓战术，警告我们不要惹它，不然的话，要同我们拼老命的！

显然，小丽丽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妈妈了，拼命从母熊的身体底下钻出来，拔腿逃跑。母熊惊诧地扭头望着小熊崽，追上去，“噜儿噜儿”柔声叫唤，那意思好像在说：“心肝宝贝，别怕，我是你的妈妈！”还伸出舌头要来舔理小熊崽的体毛。小丽丽并不领母熊的情，仍挣扎着要逃跑。母熊不由分说，一把将小丽丽抱起来，直起身，摇摇摆摆朝树林里跑去。

小丽丽像遭到了绑架似的，呼天抢地，在母熊的怀里朝我舞动四肢，可我没法去救它。

小丽丽不过是被它的亲生母亲领回去罢了，我在心里这样安慰自己，它还在哺乳期，母熊喂过几次奶后，它很快就会适应在母熊身边生活的。

## 四、小丽丽从母熊身边逃回观察站，它把我当做妈妈了。

小丽丽走了已有两个多月了，我整天在林子里跑，也没再见到它。一天打扫卫生，强巴拿起帐篷角落小丽丽住过的那只纸箱，准备扔掉。

“别扔，”我大声说，“放回到老地方去！”“怎么，你还等着它回来哪？”强巴不无揶揄地说。“……”“算了吧，母熊早带着它远走他乡啦，就是在林子里见到它，它恐怕也不认识你啦！”强巴笑着说。

完全有这种可能，小丽丽总共在我身边才待了十二天，年幼不懂事，不会记住我的，我想。但我还是忍不住会牵挂它，很想知道它是否已习惯在母熊身边生活，是否平平安安地茁壮成长。

谁也没有想到，两天后，小丽丽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那天，我和强巴在藏野驴的栖息地——尕玛尔草原待到差不多天黑，回到观察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月光如水，每一片树叶都像打过蜡似的闪闪发亮。我正在放吊桥上的绳缆，冷不防从月光里浮出一团黑影，迅速朝我飘来。我吃了一惊，刚要拔枪，那黑影“呜呜”叫起来。是小丽丽！我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

一眨眼，它已奔到我面前。我把它抱起来。唔，好沉啊，我差不多快抱不动了。它摇头晃脑“呜噜呜噜”低声叫唤着，好像是在诉说别离的思念，又好像在埋怨我为什么抛弃它。它在我的脸颊、脖子和耳朵上一个劲地舔吻，那股急切的亲热劲，就像幼兽终于盼到了日思夜想的亲兽。

强巴反应很快，见到小丽丽的一瞬间，立刻从肩上卸下猎枪，背对着我，面朝着树林，做掩护状。他在提防母熊突然出现。但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夜色多么好，四周静悄悄，没有任何母熊出现的迹象。

进到帐篷，点亮马灯，我这才看清，小丽丽浑身汗津津的，身上挂着树枝泥屑，前腿弯还被荆棘划破了一条口子。我帮它把身上弄干净，还替它的伤口擦了消炎药。强巴煮了一大锅肉粥，它狼吞虎咽地吃了个干净。一切迹象表明，它是背着母熊，长途跋涉，才找到这儿来的。

我的眼前出现这样一串图像：小丽丽虽然生活在母熊身边，但却没有忘记我，想方设法想回到我的身边来。它断奶后，母熊按照棕熊的生活习惯，带着它一起外出，让它观摩如何狩猎觅食。很可能某一天母熊把它带到离我们观察站不远的山上，它暗暗地将方向和路线记在心里。今天一早，母熊又带它到河里去捉鱼，当母熊全神贯注对付一条大鲢时，它趁机开溜。它还不会觅取食物，一路上忍饥挨饿。它的爪牙还很稚嫩，别说豺狼虎豹这样的猛兽，就是狗獾和灵猫也会要了它的命。这是一趟冒险的旅行，途中，它可能遇到了残忍的狼獾，也有可能被不怀好意的金雕跟踪过，为了躲避危险，它钻进了灌木丛，被荆棘划伤了身体……

“我实在弄不懂，它怎么会这般留恋你，冒着生命危险来找你？”强巴搔着头皮迷惑不解地望着小丽丽说。

“……”我也找不到确切的答案。夜深了，小丽丽蜷缩在我的脚跟睡熟了。我为小丽丽突然归来十分兴奋，脑子里萦绕着一个大大的问号，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小丽丽不愿待在母熊身边而要回观察站来呢？母熊待它不好吗？这不可能。母熊只有它这么一只小熊崽，肯定视为掌上明珠，百般疼爱呵护，绝不会虐待它的。小丽丽长得很壮实，胖嘟嘟的，皮毛油光水滑，证明母熊喂得很饱，营养很丰富。从时间上算，小丽丽在我们身边总共生活了十二天，而在母熊身边生活了足足三个月，怎么说也应该和母熊更亲近啊。可为什么……

我越想越睡不着，越想越觉得有必要解开这个谜，便爬起来，翻出随身携带的参考书，寻找合理的解释。在英国动物学家D·莫利斯一本名叫《人类动物园》的著作里，我看到了有关动物“铸定式记忆”的论述。

动物行为学家研究结果表明，许多动物出生后第一眼所看到的東西，意义十分重大，就像胶卷底片曝光一样，在记忆深处留下永久的印象，无法逆转。动物行为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铸定式记忆”，一生一世难以忘怀，也难以更改。许多动物幼崽往往把第一眼看到的会动的东西当做自己的母亲，把第一眼看到的四周环境认同是自己的家。

有人曾做过这么一个实验，在一窝鸡雏即将出壳时，把老母鸡抱走，用一只大红气球挂在鸡窝旁，气球下装一个微型录放机，会发出模拟母鸡的叫声。结果，鸡雏出壳后，都把那只大红气球当做老母鸡，追随在后面，晚上也挤在气球下睡觉。真正的老母鸡放还鸡窝后，叫哑了嗓子，也没有哪只鸡雏理睬它。

那窝鸡雏长大后，仍对那只红气球抱有温馨的回忆，一旦将那只红气球挂出来，并模拟母鸡的叫声，那窝长大的鸡雏便会闻声围拢来，在红气球旁“咯咯咯”柔声叫唤，点头如啄米，向红气球致以亲切的问候。

原来如此，小丽丽是在我的怀抱里睁开眼睛的，也就是说，它把我的形象和我们的观察站永久铸定在它的记忆里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刚刚起床，就听到母熊愤怒的叫声了。母熊出于一种护崽的天性，是决不会让自己的宝贝待在观察站的。

我把小丽丽抱出帐篷，母熊从树林里冲出来，直立着，挥舞两只毛黦黦的熊掌，“——”发出凶狠的咆哮，意思很明显，在警告我赶快放出小丽丽，不然的话就要对我不客气了！

小丽丽则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把头埋在我的胸口，身体在不停地颤抖。我知道，它不愿离开我，它害怕我会重新把它交还给母熊。

昨天我们在山上采撷到的一只岩蜂窝，才吃掉三分之一，我沥出半碗蜂蜜来喂小丽丽，让强巴把两片蓄满蜂蜜的蜂蜡扔出栅栏，送给母熊吃。我想让母熊亲眼目睹我是如何照顾小丽丽的，使它明白我虽然也是两足直

立身上无毛的裸猿，却跟那班设陷阱害它用铁链锁住它的腿把它关在木笼子里准备在它的肚子和胆囊上切个口子引流胆汁的猎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从而对我产生好感，能允许小丽丽像走亲戚一样经常到观察站来看看我，而不要对我抱太深的敌意。丢两片蜂蜡给母熊，也含有收买笼络的意思。

棕熊最喜欢吃的东西有两样，一是活鱼，二是蜂蜜。为了能吃到鲜美的鱼，深秋季节棕熊也敢跳进冰凉刺骨的河流，冷得牙齿“咯咯咯”打战，也不退缩，很有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劲头。为了能吃到香甜的蜂蜜，棕熊会冒着一失足就要摔得粉身碎骨的危险，爬上悬崖峭壁，将粘在石头上的岩蜂窝扒下来。回到地面后一只爪子捂住脸，另一只爪子拼命抓蜂蜜，在成千上万愤怒的岩蜂的叮蜇下，贪婪地舔吃沾在熊掌上的蜂蜜。棕熊每吃一次蜂蜜，都要被叮得鼻青眼肿，但从不吸取教训，下一次见到岩蜂窝，又忍不住要去冒险了。

母熊走到两块蜂蜡前，低头嗅闻，我想，它绝对会两眼发光迫不及待捧起蜂蜜来吃的。但我错了，它嗅闻一阵后，并没伸出舌头去舔吃，而是毅然决然地直起身来，用爪掌抹去嘴角溢流出来的口水，“——”依旧对我凶狠地咆哮，好像在告诉我，休想用小恩小惠来收买我，再甜的蜂蜜也休想堵住我的嘴！

该死的母熊，把我们好心好意扔给它的蜂蜜视为毒饵了！

僵持了半天，母熊不肯妥协，我无计可施，只好心疼地将小丽丽抱出观察站。小丽丽“呜呜”抗议着，不愿意跟母熊回去，母熊粗暴地用爪掌拍打小丽丽的屁股，像押解俘虏似的把它押往树林。

母熊到了树林边缘，突然趑转回来，直奔那两块蜂蜡，我以为它舍不得浪费香甜的蜂蜜，就像狡猾的鱼儿既不上钩又要吃掉诱饵一样，在讨回了小丽丽后，就要来舔吃蜂蜜了。但我又想错了，它狂暴地用爪子掘起沙土，盖在蜂蜡上，然后又使劲在上面踩了踩，这才扬长而去。

我晓得，母熊是在给我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不管我用什么伎俩和手段，它决不会向我妥协的。

“我担心会出什么事哩！”强巴忧心忡忡地说。

## 五、要不是小丽丽出手相救，我已遭母熊杀害了。

我没料到，看上去笨头笨脑的母熊还会运用计谋，趁我独自洗澡的当儿袭击我。

那天我和强巴早早结束了野外考察，回来时途经班朗河。在烈日下暴晒了一天，流了好几身汗，衬衣上一大片白花花的汗碱，难受得要命。时间尚早，我就说要洗个澡。

强巴说要去打只野雉，晚上改善伙食，先走了。班朗河是典型的高原河，河道深深浅浅，落差很大，河床布满大型卵石，河水在卵石间奔腾穿行。这里是人迹杳然的原始森林，爱怎么洗就怎么洗。我在岸边脱光了衣服，跳进水流相对平缓的河段。河水清凌凌亮晶晶，带着野花的清香和阳光的温馨，泡着十分惬意。在我下游约三十米远，是一道几十米深的瀑布，传来水的轰鸣声。我头枕着卵石，身体平躺在细沙上，让河水从我身体上翻越而过，冲刷我身上的汗渍和疲乏。

就在这时，我突然听见“哐啷哐啷”金属叩击石头的声音，侧脸看去，差点魂没被吓掉，那头母熊正踩着水，飞快向我扑来，离我只有十几米远了。瀑布那儿水的轰鸣声掩盖了母熊在水里奔跑的声响，要不是它腿上那圈铁链子在石头上磨蹭，恐怕熊掌落到我的头上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真该感谢它腿上的那圈铁链，不然的话我已变成熊掌下的冤魂了。

我赶紧跳起来逃命。天知道这头母熊是怎么发现我的，也许，它途经此地，到河边来喝水，无意中看到了我；也许，它一直在暗暗跟踪我，耐心等待最佳攻击的机会。

强巴不在我身边，我的衣服和左轮手枪都留在岸上了，赤手空拳，无论如何也不是母熊的对手。棕熊体重约有两百公斤，力大无穷，能毫不费



力地撞断碗口粗的小树，一掌就能把斑羚拍翻在地，指爪像锐利的小匕首，轻而易举就能撕开厚韧的牛皮，更为可怕的是，棕熊在争斗中将对手拍翻后，喜欢坐在对手身上，磨盘似的碾压。我若被它拍一掌，肯定拍出脑震荡；我若被它撕一爪，肯定皮开肉绽鲜血淌；我若被它碾磨盘，肯定肋骨被碾断！

三十六计逃为上策。我不敢往下游跑，湍急的河水会把我卷进瀑布，摔下深渊的；我也不敢往上游跑，水的阻力太大，逆水赛跑，我肯定输；我只有夺路往岸上奔，只要一踏上岸，取到我的左轮手枪，我就有救了。可恼的是，母熊好像知道我的意图，斜刺冲过来，不让我往岸上跑。

我只好在齐腰深的水里扭秧歌似的东倒西歪奔逃，体格强壮的母熊在水里奔跑的速度比我快多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很快缩短，我已听得见它“呼噜呼噜”的喘息声，它运动时搅起的漫天水花也洒落到我头上。我如果不能及时想出脱身的办法，再过两三分钟，犀利的熊掌就会落到我细皮嫩肉的背上。

这时，我已逃到几块形如大象大小的圆石旁，灵机一动，绕着圆石兜圈子。我想，母熊虽然力气和速度都不差，但灵巧性肯定不如人。我从小爱玩捉迷藏，那是我的强项，还愁玩不过母熊？用那些大圆石作掩护，它往左我往右，它往右我往左，躲躲藏藏，藏藏躲躲。



我的判断再次出现误差，看上去笨重迟钝的母熊，在水里却十分灵巧，拐弯、停顿、转身，动作协调快捷，刹那间就能完成。水底下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长着青苔，滑得像踩在油上。我三步一个趔趄，站都有点站不稳，可母熊跑起来稳稳当当，如履平地。

唉，我怎么给忘了，棕熊喜欢吃鱼，经常在河里摸爬滚打，早就习惯

在鹅卵石上奔跑行走了。再说，熊是四条腿落地，平衡能力比我强一倍，熊腿壮实，熊掌厚实，尖爪如钩，在长着青苔的鹅卵石上就像穿着钉鞋似的，不易打滑。

绕来转去，好半天了，我还是未能摆脱母熊的追逐。我的力气渐渐耗尽，而母熊却精神抖擞，越追越快。

“救命啊——强巴，快来啊！”我顾不得害羞，扯起嗓子拼命喊救命。强巴这家伙，也不知钻进哪片林子去打野雉了，我喊哑了嗓子也没听见回答。倒是我一面喊叫一面奔逃，稍不留神，一脚踩滑，身体歪斜，“扑通”倒进水里，“咕噜噜”灌进一大口浑浊的泥浆水。

我心慌意乱，挣扎着从水里冒出头来。糟糕，母熊离我仅咫尺之遥了，凶神恶煞般地“嗷嗷”叫着，杀气腾腾朝我冲来。

我知道它为什么如此恨我，非要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小丽丽回到它身边后，肯定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对它很冷漠，一心想回到我的身边来。开始，它想用温柔的母爱唤回小丽丽那颗迷失的心。它搂着小丽丽喂奶，深情舔理小丽丽的皮毛；下雨时将小丽丽罩在自己的身体底下，像把结实的伞，为自己的宝贝遮风挡雨……它做了一个好母亲所能做的一切，遗憾的是，仍未能把小丽丽的心拉回自己身边。

它发怒，它咆哮，它打骂，它啃咬，想用暴力治愈小丽丽扭曲的感情，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未能割断小丽丽对我的依恋，反而促使小丽丽萌生逆反心理，趁它在河里捉鱼之际跑回我们的观察站。它终于明白，只要我在，就休想让小丽丽回心转意。

它是个心胸狭窄嫉妒忌的母亲，它无法容忍我来分享小丽丽的爱。再说，它曾有过被人类捕捉的悲惨遭遇，至今脚腕儿上留有一圈象征着苦难与屈辱的铁链，这使得它对人类抱有刻骨铭心的仇恨，绝对不能容忍自己的熊崽和一个两足行走的人亲近友爱。它偏执地认为，只有从肉体上把我消灭，才能彻底斩断小丽丽想投奔我们观察站的愚蠢念头。

死神正在向我靠近，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还没站稳就跑，晕头转向，等飞溅的水花平息后这才看见，我搞反了方向，竟然迎着母熊在跑，就像飞蛾扑火似的。我赶紧后转，“哗——”祸不单行，我一脚绊在水底的石头上，身体又歪倒在水里。这一跤摔得很重，等我坐在鹅卵石上把头冒出水面时，母熊离我仅一步之遥，已直立起身体，高举两条前肢，庞大的身体像座小山似的慢慢朝我倾倒下来。我命休矣！

我极度恐惧，脑子发麻，手脚不听使唤，想动也动不了了。唉，像我这样一个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动物学家，竟然要死在一头棕熊手里，这也太让人想不通了。更可笑的是，我没有得罪和冒犯这头母熊，恰恰相反，在它危难时刻我帮了它的大忙，替它收养小熊崽，要是没有我的好心帮助，小熊崽早就给金猫叼吃了。我这是好心不得好报啊。要是现在能坐下来和母熊评评理的话，真理肯定在我这边，它必输无疑。

让人痛心的是，它是不会和我讲道理的。要是早知道有这么一天的话，当初我就不该多管闲事，不该把小熊崽抱回观察站，而应该看着小熊崽给金猫撕吃掉。唉，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气势汹汹的母熊直立的身体已呈三十度的斜角，我现在的姿势，母熊可以抓可以拍可以咬可以坐在我身上碾磨盘，我只有任它宰割了。我索性闭起眼睛，难逃一死不如放弃徒劳的抵抗以求速死。

突然，一个湿漉漉毛茸茸的东西落到我身上，我想这一定是母熊的屁股，它要坐在我身上碾磨盘了，可好像分量不太够，不怎么沉重，也没有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呜——”耳畔响起小熊的尖叫。我好奇地睁开眼睛，哦，是小丽丽趴在我身上！

我刚才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母熊身上，不知道小丽丽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身边的。我想，母熊要对我行凶时，不可能带着小丽丽的，它肯定把小丽丽安置在附近的一个树洞或岩穴里，小丽丽大概是听到我的呼叫后赶来的。

母熊两只小眼珠瞪得溜圆，一副惊诧的表情，身体仍呈三十度的倾斜状，却像木偶似的定格在空中。它当然无法再扑下来了，扑下来的话，凶蛮的熊爪首先会伤着小熊崽！

“——”数秒钟后，母熊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熊掌一划拉，将小丽丽从我身上推了下来，又身体倾斜欲朝我扑击。小丽丽动作敏捷地从水里钻出来，拱进母熊的怀中，在母熊的大腿上狠狠咬了一口。

母熊疼得龇牙咧嘴，被迫暂缓对我攻击。小丽丽还企图再次爬到我的身上来当我的保护伞。母熊快气晕了，咬牙切齿地“”叫着，重重一掌打在小丽丽屁股上，像打排球似的把小丽丽打翻在水里。当小丽丽挣扎着从水里冒出脑袋，想再次冲上来掩护我时，母熊又一掌推过去，把碍手碍脚的小丽丽推出一丈多远。

我不是傻瓜，会等着母熊赶走小丽丽后再来收拾我。趁母熊驱赶小丽丽的当儿，我一骨碌翻身爬起来，拔腿就往岸上跑。母熊扔下小丽丽，转身追来。

我刚才右脚在石头上重重绊了一下，可能脚指甲踢伤了，脚一沾地就疼得钻心，本来就不习惯在布满鹅卵石的河里行走，这一来更是一瘸一拐像在跳华尔兹了。

母熊很快赶了上来，尖尖的嘴吻快要顶着我的脊背了。小丽丽被母熊粗暴地推搡了几下，灌了几口河水，已精疲力竭，趴在一块卵石上喘息，离我有二十来米远，想帮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就算它现在跑过来，恐怕也来不及了，不等它赶到，母熊的爪牙就会无情地落到我的身上。

我机械地艰难地在水里跋涉，离岸边还有三十多米。我心里很清楚，除非发生奇迹，否则我是逃不脱母熊的追逐的，顶多还有半分钟，熊掌就会野蛮地将我拍倒。

我只是垂死挣扎苟延残喘而已。就在我彻底绝望的时候，突然，传来小丽丽惊恐的叫声。我一边逃一边斜眼望去，母熊也是一面追撵一面扭头窥望。不知什么时候，小丽丽已漂在一股激流里，两条前肢搂着一块矾石，身体被激流冲得浮在水面上，年小力弱，看样子快抓不住矾石了，随时有可能被激流冲走。而一旦被激流卷走，下游三十米就是陡峭的瀑布，结局可想而知。

它吃力地攀住矾石，面朝母熊嚎叫，向母熊紧急求救。

母熊追撵的速度刹那间放慢，看得出来，它是想转身去帮小熊崽的，但只是犹豫了一秒钟，便又加快速度朝我扑来。这该死的家伙，不愿放弃对我的攻击，它大概觉得先把我扑倒再去救小熊崽也不迟，也有可能它怀疑小丽丽是在故意耍把戏分散它的注意力，把它吸引过去好让我脱险。反正，它没停顿下来，而是更凶猛更快捷地在我后面紧追不舍。

它的嘴吻已顶着我的腰了，很快就能“咔嚓”一口给我开膛剖腹。千钧一发之际，又传来小丽丽惊骇的叫声，比刚才叫得更揪心更恐怖。母熊不得不稍稍缩回准备噬咬的嘴，偏过脸望去，小熊崽没能抓稳那块矾石，被激流卷裹着，迅速冲向下游。

母熊触电似的停下了脚步。小丽丽在激流里拼命扑腾四肢，试图能避开这股激流，但它体力有限，泅水的技巧也差些，身不由己地被激流胁迫着以每秒三米的速度漂向那道瀑布。

真要被卷进瀑布的话，从十几丈深的绝壁上摔下去，就绝无生还的可能。

母熊扔下我，叫着“嘞--嘞”，以最快的速度朝小丽丽奔去。对它来说，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小熊崽的生命更宝贵的了。它之所以绞尽脑汁攻击我，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自己的心肝宝贝能平平安安地长大成熊。要是小熊崽冲下瀑布摔死了，它追上我把我扑倒还有什么意义呢？轻重缓急，母熊心里是很清楚的。

我抓住这个机会，连奔带跳逃上岸去。我一面匆忙地往身上套衣裤，一面往下游方向望去。好险哪，小丽丽已被激流冲到瀑布边缘，幸亏母熊赶得及时，一把将小丽丽搂住。在离瀑布仅五六米的激流里，母熊一条前肢挽住小丽丽，三条腿艰难地往岸上爬。水流太急，冲得它东倒西歪，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被激流卷走。它爬得很慢，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向岸边靠拢……

我已穿好衣服，背起背囊，左轮手枪的子弹也上了膛。这时，强巴也提着一只野雉从树林里钻了出来。爬上岸的母熊望望我，不敢再贸然向我发动进攻，悻悻地吼了两声，带着小熊崽隐没在一片绿色灌木丛里。

我明白，小丽丽绝不会糊里糊涂掉进激流里去的，它肯定是看到我情况危急，便想出这么一个将母熊从我身边调走的办法来。这很危险，它差点为此送了命。这真是一只聪明勇敢重情义的小熊。

## 六、母熊又来找我，但这一次却是要把它心爱的女儿永久托付给我。

我决定马上搬家，离开怒江峡谷。自从班朗河洗澡时险遭母熊毒手后，我又有两次被母熊盯梢跟踪。一次是我躲在土坎下用望远镜观察藏野驴时，野驴突然炸窝似的飞奔起来，我的望远镜里赫然出现母熊狰狞的面容，朝天空打了好几枪，才把它赶跑。另一次是我在山上解大便，蹲在一棵大树下正操作到一半，突然头顶的树枝“哗啦啦”响，吓得我提起裤子就跑，跑出老远战战兢兢地回头一看，该死的母熊骑在那棵大树的树丫上……

我在明处，母熊在暗处，天天担惊受怕，时时要提防它的突然袭击，小命吊在刀尖上，这日子怎么过呀？母熊已把我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有我没它，有它没我，就像水火不能相容一样。我不可能随时让自己处在高度戒备中，一天二十四小时，总会有松懈麻痹的时候。

好多天了，我神经高度紧张，吃饭不香，难以入眠，服了安眠药，好不容易合上眼皮，就会梦见母熊张牙舞爪扑到我身上，吓出一身冷汗。再这样下去，我担心自己会精神崩溃的。小丽丽虽然很可爱，有情有义，但毕竟是熊，我没必要为了它赔上自己的命。

惹不起躲得起，我决定把野外观察站搬迁到一百公里外的虎跳峡去，远远离开蛮不讲理的母熊。好在我对珍贵的藏野驴已考察了一个多月，搜集了不少资料，够我写一篇有分量的博士论文了。搬家不会影响我的工作的。

搬家需要马匹来驮我们的行李。那天早晨，强巴到附近的村寨借马去了，我则忙着拆卸帆布帐篷。突然，母熊又出现了，它直立着从树林里走出来，两只前掌捂住肚子，慢慢朝观察站走来。看见我后，它不但不躲



避，还嗷地发出一声嘶哑的吼叫。

我顿时火冒三丈：到现在还纠缠不休，简直就是个无赖，太过分了嘛！再说，大白天的，大摇大摆来袭击我，难不成我是泥捏的纸糊的豆腐做的，你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玩火者必自焚，得意忘形决没有好下场！你把我的忍让看做是软弱好欺，哼，我今天就要让你知道谁更厉害！

我拔出左轮手枪，打开保险，义愤填膺地跨出栅栏，穿过吊桥，径直迎着母熊走去。我的枪法虽然很差劲，但近距离射击母熊这么大的目标，是不会有问题的，枪膛里的六颗子弹足够它受的了。虽然法律不允许猎杀棕熊，但当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可以例外，正当防卫无可非议。

我完全可以这么说，我正在行走时，母熊突然从大树背后扑出来袭击我，我躲不掉也跑不了，朝天射击也未能吓唬住它，眼瞅着熊掌就要落到我的脑袋上了，万般无奈，我只好将它击毙。

我是动物学家，谁也不会怀疑我是在说假话的。我站在一丛杜鹃花后面，双手握枪摆开射击的架势。我的位置十分理想，前面是斜坡，我居高临下，万一母熊连中数弹后仍顽强朝我扑来，齐腰高的杜鹃花丛能起到屏障的作用，我可从容退回观察站去。我决定等母熊走到离我五步远的时候再开枪，这样，子弹命中的把握要大得多。

三十步……二十步……十五步……母熊庞大的身体在薄薄的晨雾中越来越清晰。十步……八步……七步……六步……母熊“呼哧呼哧”的喘息声越来越响亮。我瞄准它的心脏，咬紧牙关，正想扣动扳机，突然，母熊停了下来，“呜”轻叫了一声，音调委婉，含有凄凉的韵味，低垂着头，神情显得有点萎靡。

这很反常，我扣紧扳机的手指不由得放松了。“呜”，数秒钟后，它又抬起头来冲着我叫了一声，不像是怒气冲冲的咆哮，也不像是刻毒阴险的诅咒，倒像是一种诉说不幸。再看它的眼睛，没有了狂妄，也看不见杀机，眼神散乱，哀戚痛苦，好像在企求着什么。

我听不懂棕熊的语言，不知道它要干什么，怔怔地望着它发呆。它见我无反应，有点急了，举起右掌做了个类似“招手”的动作。就在这时，我看见它的腹部血汪汪，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随着它的“招手”动作，一团白花花的肠子流了出来。怪不得它走路时两只爪掌要捂住肚子，它是受了重伤了！

我猛然想起小丽丽，眼光在母熊身后搜索了一遍，未发现小丽丽的身影，难道小丽丽它也……

“呜，呜”，母熊急切地不断地朝我做着“招手”的动作，然后转过身去，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看我，意思很明白，是要我跟它走。我脑子豁然一亮，它这次到观察站来，不是来找我寻衅报复的，而是遇到了大麻烦，来找我帮忙的。母熊的麻烦，也是小丽丽的麻烦，我关了左轮手枪的保险，跟在母熊后面。

母熊穿过树林，钻进一条荒草沟。平地上，它双爪捂腹，直立行走，遇到坎坎坷坷，不得不用前肢撑地时，一松开爪掌，肠子就会涌出来，又走到平地上后，它就坐下来，用爪掌将肠子重新塞回肚子里。一路上，它都滴着血。也许是失血过多，它走得很慢，一条两公里长的荒草沟足足走了一个小时才走过。

母熊开始爬小山坡，坡度稍稍有点陡，它只能四肢着地才能爬上去。一大团肠子吊在它肚子上，惨不忍睹。快要爬到山顶时，肠子挂在一丛荆棘上，它怎么扯也扯不下来，反而越缠越紧。它痛苦地呻吟着，不顾一切地往前拱，结果就像扯线团一样又把肠子扯出一大截来。我实在不忍心了，看在小丽丽的分上，走过去帮它把肠子解开了。它伸出黏糊糊的舌头，舔了舔我的手背，大概是在表示谢意吧。



小山顶，狗尾巴草被压倒了一大片，有两棵小树也被连根拔起，一头健壮的公雪豹背上被抓得稀烂，脖颈被咬开，倒在血泊中。种种迹象表明，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殊死的搏杀。

母熊一登上小山顶，就东张西望地寻找着什么，嘴里嗷嗷叫唤着。不一会儿，从一块大石头背后传出小熊应答的叫声。我奔过去一看，果然是

小丽丽，藏在大石头背后，缩成一团，浑身发抖。我把它抱起来一看，它的一条后腿被咬伤了，流了一点血，但没伤着骨头。我赶紧脱下衬衣，给它包扎伤口。小家伙躺在我的怀里，舔着我的脸颊，呜呜地叫着，诉说着自己的不幸遭遇。

可惜，我什么也听不懂。但从现场的情况分析，不难猜测事情的始末。两个小时前，母熊带着小丽丽外出觅食，刚爬到小山顶，突然，一只饥饿的雪豹从草丛里蹿出来，凶猛地扑向小丽丽。母熊毫不犹豫地和雪豹扭打起来。雪豹是高山猛兽，身手矫健，棕熊力气虽然大，但不如雪豹灵巧。

雪豹左闪右扑，腾跳剪掀，几个回合下来，母熊就占了下风，屁股被豹爪抓伤，累得“噗噗”直喘粗气。

雪豹纵身一跃，掉头扑向小丽丽。对雪豹来说，目标是小熊崽而不是母熊。小熊崽皮薄肉嫩，味道鲜美，没有反抗能力，捉起来不用担什么风险，而和母熊纠缠却很难不付出什么代价就占到什么便宜。雪豹奔跑起来快捷如风，转眼间已扑到小丽丽身上，一口咬住小丽丽的腿。

母熊大吼一声，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狂奔而去，压在雪豹的背上，熊掌重重击打在雪豹的脊背上，尖利的指爪像小刀似的扎进雪豹的皮肉。雪豹疼得哀嚎一声，被迫放掉小丽丽，转身来对付母熊。

雪豹是标准的肉食猛兽，扑击噬咬的技巧胜过母熊，很快就把母熊压翻在地，豹牙无情地啃咬母熊柔软的腹部。母熊知道，如果就这样听任雪豹噬咬，用不了两分钟，自己就会被活活开膛剖腹；它如果就地打个滚，就能摆脱雪豹致命的噬咬，但是，雪豹就会趁机扑到小熊崽身上去了。它没有就地打滚，它死死咬住雪豹的一条前腿，任凭豹牙咬穿了自己的肚皮，也决不松口。只有母亲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把生的希望留给子女，把死的痛苦留给自己。

“噗——”母熊的肚子被撕裂咬穿了，豹爪在扯它的肠子，它仍咬住雪

豹的前腿不放。一般的动物，一旦肠子被咬出来，求生的意志便灰飞烟灭。雪豹有点得意忘形了，也有可能尝到了腥热的血浆后，饥渴难忍，想活吃熊肠，竟侧转脸摸索着要去叼咬母熊溢流出来的肠子，雪豹脖颈暴露在母熊的嘴吻下。

母熊立刻松开那条豹腿，不失时机地一口咬住雪豹的脖颈。母熊抱定同归于尽的决心，不管雪豹如何噬咬撕扯它的肚肠，只要还有一口气，它是不会松口的。雪豹挣扎着暴跳着和母熊滚成一团。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雪豹瘫软下来，渐渐停止了挣动。

母熊掀翻压在自己身上的死雪豹，自己的肠子流了一地，也受了致命的重伤。它并不怕死，它担心死神把它召唤去后，小熊崽怎么办？小熊崽才四个多月大，还不能独立生活，再说又被雪豹咬伤，虽然伤得不太严重，但若缺乏照料，后果实堪忧虑。它忍着剧痛，咬着牙把肠子塞回肚子里，把小熊崽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跑到观察站来找我……

“呜——”我身后传来母熊叹息般的叫声，回头望去，母熊有气无力靠坐在大树上，流出来的肠子在它面前堆得像座小山，嘴里涌出一团团血沫。它不行了，生命之烛快要燃尽熄灭了。我刚才只顾着为小丽丽包扎伤口，差不多把它给忘了。它伤得太重，再好的兽医也无力挽救它的生命了。

“呜”，它又想叫，但刚张开嘴，一坨紫色的半凝固的血块从喉咙里滑了出来，堵住了它的声音。它艰难地举起一条前肢，微微摆了摆，做了个“招手”的动作，我赶紧抱着小丽丽跑到它身边。我想，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毫无疑问是想再看一眼再舔一舔它的宝贝熊崽。我把小丽丽抱到它的嘴吻边，让它做最后的亲吻。它抬起已经有点僵硬的嘴吻，碰了碰小丽丽的脸颊，随即把嘴吻移开，视线又跳回我的身上，死死盯着我。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它刚才做出的“招手”动作，并不是想要最后看一眼舔一舔宝贝熊崽，而是另有一个遗愿想告诉我。

是什么呢？我茫然不知所措。母熊的呼吸越来越急促，逐渐僵冷的四肢不停地颤抖着，预示着残余的生命像游丝似的即将绷断；只有两只小眼睛，还瞪得溜圆，执拗地急切地盯着我看，眼光充满期待；被血块封住的嘴唇翕动着，却已发不出什么声音来了。

我虽然好几次险遭母熊的毒手，但此时此刻，我的怨恨已经冰消雪融。它在肠子被咬出来后，为了能让小丽丽活下去，忍着痛走了那么远的路跑来找我，仅凭这一点，它就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我心里充满了由衷的敬佩。

作为一个母亲，在临终时刻，心里所牵挂的肯定是它的宝贝熊崽，它想让我为它的宝贝熊崽做些什么呢？我开动脑筋，拼命地想。会不会有什么事情让它放心不下？

蓦地，一个灵感跳进我的脑袋瓜，它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跑到观察站来找我，将小熊崽托付给我，它知道小丽丽依恋我，我也喜欢小丽丽。但我毕竟是两足行走的人，它不可能完全信任我。它曾经遭到过人类的捕捉，吃过人类的苦头，它害怕我是个背信弃义的人，对待动物想玩的时候心肝宝贝玩个痛快，玩腻了就毫不可惜地随手扔掉；或者更糟糕，为了获得珍贵的熊掌和熊胆，黑起心肠进行屠宰。这样的话，它死也不会瞑目的啊。

我恍然大悟，它是在等着我做出某种承诺。我如果赌咒发誓，母熊是听不懂的。我把小丽丽轻轻放在地上，然后手脚撑地，就像一头熊一样趴着，将小丽丽罩在我的身体底下，这是母熊常用的保护熊崽的办法。接着，我使劲伸出舌头，认真地舔理小丽丽的体毛，舔去粘在它身上的草叶泥屑，把它的绒毛舔得油光水亮。我在用棕熊的身体语言告诉母熊，从今以后，我就是小丽丽的母亲，我会尽心尽力把它抚养长大的。

母熊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四肢抽搐了两下，便停止了呼吸。

我找了一些树枝，盖在母熊身上。虽然熊掌很名贵，熊胆也很值钱，

但我不会在这头母熊身上捞便宜的，因为我不能亵渎了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

我抱起小丽丽，往观察站走去。



动物档案

# 熊



# 动物档案——熊

## 熊

[ 熊的拉丁文名称 ]

黑熊：Selenarctos thibetanus

棕熊：Ursus arctos

北极熊：Thalassarctos maritimus

### [ 熊的动物学分类 ]

熊，哺乳纲，熊科动物的通称。熊是陆上肉食类中体形最大的动物。它们是由一种类似犬一样的祖先进化而成的，是犬科动物进化道路上的一个分支。熊科动物基本上都已偏离了食肉的特性，而成为杂食性动物了。有棕熊、黑熊、北极熊、印度熊、马来熊、美洲熊等等之分。其中棕熊体形最大，北极熊次之，一般越靠近南方的体形越小。

### [ 熊的地理分布 ]

熊大部分分布在北半球。棕熊有许多亚种，遍布于亚、美、欧三大洲的大部分地区。欧洲棕熊，产于中欧、东欧、北欧、巴尔干、高加索等地，成年体重约三百公斤左右。阿拉斯加棕熊，是棕熊中体形最大的一种，以捕食鲑鱼而闻名，最重的达800公斤，站立起来，几乎能有普通人两个那么高。东北棕熊，又叫人熊，因为它经常直立行走，足印像人，故而得名，我国古代称为黑的就是这一种，分布在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林区，体重200~300公斤，最大的有500公斤。还有一种叫马熊，脸形比较瘦长，好似马脸而起此名。马熊的毛色比较花哨，身上的棕色深浅不一，熊

喉部有大块白色，头部是金黄色，两耳为黑褐色，确实不同于其他任何棕熊。产于我国西南和西北的高原地带，体形较小，能超过200公斤的不多。

黑熊体形肥大，长约1.7~1.9米，尾甚短，仅七厘米左右，头宽、嘴吻短，长相似狗，所以又叫狗熊。它全身毛色漆黑如墨，略带光泽，只是鼻子和吻部的毛发黄，胸前有一月形的白纹。广布于我国、西伯利亚、朝鲜、日本、越南、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地。

北极熊又名白熊，体长可达2.8米，毛长而稠密，全身乳白色，广布于北极区内。

马来熊，体长一米左右，是熊类中最小的一种，毛呈黑色，前肢显著弯曲，分布于我国云南以及东南亚一带。

## [ 熊在自然界的位置 ]

熊是体格最强壮的陆上猛兽，身躯魁梧的棕熊和北极熊，除了人以外几乎没有天敌。即使体形中等的黑熊，因熊皮厚韧，且牙尖爪利，也很少有野兽敢惹它。熊天生胆大，敢面对面与老虎或狼群搏杀，一旦受伤，火爆性子上来了，非要与对手拼个你死我活，因此，老虎见了成年黑熊也会退避三舍。熊处于大自然食物链的上端。

## [ 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

也许是熊外形肥硕笨拙，同样是猛兽，人们对熊不像对豺狼那样憎恶，也不像对虎豹那样敬畏。人们日常生活中有“发熊脾气”、“瞧这熊样”的话，在这些与熊相关的话语里，仔细琢磨不难发现，贬损中似乎还含有调侃、戏谑的成分。在人们心目中，总觉得熊有几分可爱。商店里憨态可掬的玩具熊很受孩子欢迎。

人们常说笨熊，以指责脑子不开窍的孩子。其实熊是聪明动物，人工

饲养的大黑熊和棕熊，经过训练都能够学会表演杂技，如走钢丝、挑担子、踩球、跳交谊舞、推车等节目。

## [ 熊的行为特征 ]

人们给黑熊起的外号叫“熊瞎子”，因为它天生一副近视眼，视觉很差，几十米开外就看不见东西，但它的耳朵和鼻子特别灵敏，顺风时，能闻到半公里以外的气味，能在300步以外听到人的脚步声。黑熊能游泳，宽大的熊掌能像桨一样划水，它还是爬树能手，不过它只善于上树，下树却十分困难，常常抱着树干滑下，有时甚至屁股朝地从树上摔下来。

黑熊食量很大，尤其喜欢吃蜂蜜，它能根据蜂的飞行方向寻找蜂巢，常常因捅了蜂窝而被蜇得鼻青脸肿。黑熊一边跑，一边乱抓脑袋，痛得直叫。但它不会吸取教训，过几天被蜇的地方消肿了，经不住又香又甜的蜂蜜的诱惑，又将这种闹剧重演一番。

北方的黑熊有冬眠的习惯，冬眠前，它每天要花费二十多个小时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营养最丰富的食物，填饱肚皮，增厚脂肪，储备充足的能量。入眠后如果受到惊扰，可以随时醒过来，反应和平时一样敏感，凶猛地冲出树洞，与来犯者决一死战，这时的黑熊最容易伤人。母熊在冬眠时产崽，它具有效率优异的营养系统，在不外出寻找食物的情况下，除满足自己的营养需要外，还能为幼崽供奶。黑熊通常生双胞胎，生长很快，3个月后幼崽就可跟着母熊外出行走了。

棕熊对住的地方不太讲究，只要有一些土穴或空树便可以当做“家”了。到了冬天，天寒地冻，食物少了，棕熊也就不再活动，钻入树洞或土穴中不吃不喝，进入冬眠，直到大地回春后再出来。凡是能果腹的瓜、果、菜、粮、虫、鱼、鸟、兽，几乎什么都吃。

北极熊有着厚厚的皮下脂肪和长长的毛，可以抵御寒冷。小北极熊常常就出生在浮冰上的雪洞里，长大后一生就在浮冰上走来走去寻找食物，

永不接触陆地。北极熊锥形的身体，强大的足掌，堪称冬泳健将。它的足掌下长毛，在冰上行走起来不容易滑倒，而且一点声音也没有。强壮的身体，惊人的游泳本领，使它成为北冰洋最凶猛的动物，过着唯我独尊的生活。它的食物有海豹、海鱼、海鸟、卵和一些寒带藻类、藓类等，其中以海豹为主。

北极熊猎食海豹是要动一番脑筋的，虽然它水性很好，但要和海豹相比，游速远远落后。所以，北极熊趴伏在浮冰上耐心等待，当海豹从水中探出头来换气时，北极熊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入水中将海豹牢牢擒住。有时海豹躺在浮冰上休息，北极熊便蹑手蹑脚地潜近它，到了有效距离后，突然像离弦之箭冲过去把它抓住。有时当海豹刚刚爬上浮冰，北极熊则悄悄地潜水过去，出其不意地在海豹面前冒出来，使海豹无处可逃。

## [ 熊的趣闻逸事 ]

西双版纳密林里的黑熊有“跌膘”的怪异行为，它特别贪吃，夏天热带雨林植物疯长，到处都是可口的食物，黑熊从早到晚不停地吃，很快就吃成个大胖子。超量的体重严重影响它的的生活，路也走不动，树也爬不上，只好找一棵树，费力地爬到三四米高的树丫上，然后“砰”的一声跌下来。如此这番爬上跌下，把身上多余的膘肉跌掉些，以减轻身体负担。这大概是动物界绝无仅有的减肥运动了。

据说熊与人打架时，很有点“绅士”风度，一旦将人击晕，便停止攻击，扬扬得意地扬长而去。因此猎人都牢记这样一个诀窍：一旦遭遇熊，来不及逃跑，就赶快直挺挺躺倒在地，屏住呼吸装死。熊会检查这个人是真死还是假死，熊嘴会凑近人嘴以确定人是否还有呼吸，这时候你一定要坚持不动，接受完这个考验后，熊就趾高气扬地离开了。但倘若它用嘴巴闻出了你还在呼吸，知道你是在装死，它会勃然大怒，肥大的熊屁股坐到你身上，磨盘似的碾压。假如是黑熊，少说也有300公斤，假如是棕熊，起码有400公斤，免不了会被它碾碎骨头、碾成肉饼。

## [ 我与熊的亲密接触 ]

与朋友偕同前往昆明金殿背后的野生动物园游览，来到熊园，有十几只棕熊隔着铁栅栏供游客观赏。有两只约半岁龄的小熊特别可爱，从栅栏间伸出小手向你乞讨食物。你若递给它一只香蕉，它就会站起来朝你做作揖状，还会在地上打滚逗你乐。同行的几位女士兴趣盎然地将随身携带准备野炊用的果蔬面包掏出来喂两只小熊。

就在这时，假山背后闪出一只身高两米多的成年公棕熊，也跑到栅栏边伸出毛茸茸的爪子向我们乞食。几位女士对满脸横肉的公棕熊没好感，当然也就不往它的熊爪里塞食物。那只公棕熊乞讨了半天一无所获，气得直打哼哼。

这当儿，一位女士往一只小熊手里递了一只小苹果，小熊喜滋滋刚要往嘴里塞，公棕熊突然伸出熊爪蛮横地将小苹果抢了去。

公棕熊似乎找到了一个有效的生财之道，它不再将熊爪伸出栅栏向我们乞讨，而是退后两步，眼睛盯着两只小熊，哪只小熊拿到了食物，它立刻就冲过来，一把将食物抢走。

一只小熊吸取被抢的教训，在得到半截黄瓜后，以最快的速度往自己嘴里塞。当公棕熊赶到时，半截黄瓜已进入小熊嘴里。公棕熊勃然大怒，一巴掌将小熊扫翻在地，然后左掌按住小熊脑袋，右掌掏小熊嘴，强行将半截黄瓜从小熊嘴里掏出来。

女士们气得跺脚，大骂：强盗！无赖！流氓！有一位女士还朝公棕熊脸上吐口水。公棕熊似乎脸皮特别厚，并不在意别人骂它，对女士的口水也不反感，照样我行我素。据统计，每给小熊五次食物，起码有四次遭公棕熊掠夺。

女士们无奈地停止喂食，求援的眼光转向我。一位女士指着公棕熊

说：“沈石溪，你是写动物小说的，都说你最了解动物，快想个办法制止这个强盗吧！”

我使劲搔头皮。向这只犯有抢劫罪的公棕熊宣传法律常识吧，那显然是在对牛弹琴；翻进栅栏去教训这个无赖吧，恐怕非但无法制止它抢夺食物，我自己倒有可能变成它的食物了。不过我还是想出个办法来了。

我从果蔬中找到一只红辣椒，那是云南特有的朝天椒，味极辣，又抓了一把颜色鲜红大小如枣的水果番茄，然后走到栅栏边，拈起一颗水果番茄，朝公棕熊做招呼状：“大小伙子，来呀，我这里有好吃的。”因女士们停止喂食，公棕熊已有一阵没抢到食物了，正等得焦急，见我手中有东西，便走了过来。或许它也知道我们这帮游客对它不太友好，所以迟迟疑疑不敢伸出熊爪来。我便将一颗水果番茄扔到它面前去。它捡起来，放在鼻子下闻了闻，又抬起不信任的小眼珠看看我，小心翼翼将水果番茄放进嘴里试了试。水果番茄酸甜可口，它当然爱吃。

我又拈起第二颗水果番茄，脸上堆起亲切的微笑，温柔地说：“哦，你身体长得多棒，我晓得你是这窝棕熊的领导，领导嘛，有权利多吃多占的。”我当然知道棕熊是听不懂人话的，但我也知道，亲切的微笑和温柔的语调，会明白无误地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我是友善的。果然，它伸出熊爪来接我递给它的水果番茄了。

我不紧不慢将水果番茄一颗接一颗塞到公棕熊手里。塞到第七颗时，公棕熊所有的顾虑、怀疑和担忧都烟消云散了，一接到我的水果番茄，看也不看了，顺势就塞到自己的嘴里。于是，我不动声色地将红辣椒递了过去，它照吃不误，刚一嚼咬，便哀嚎一声拼命做呕吐状，辣的感觉是不可能很快吐干净的，它一面往假山背后奔逃，一面用爪子在自己口腔里胡乱抓掏，恨不得把舌头给拔出来……

女士们欢欣鼓舞，又兴致勃勃开始给两只小熊喂食了。熊虽然聪明，智商毕竟不如人，要捉弄一只熊，真的不难。

## [ 熊的生存现状 ]

熊身上有两样东西特别值钱，一是熊掌，二是熊胆。熊掌是餐桌上难得一见的珍品。熊掌不仅分前掌后掌，还分左掌右掌。熊的前掌具有一定的抓握能力，具备某些“手”的功能，因此比后掌价钱更高；而熊习惯用右前掌撕抓拍打，无论抓吃蜂蜜还是掘食植物茎块，都以右掌为主。熊还有个习惯，没事时喜欢舔自己的右掌，久而久之，右掌的肉垫比左掌厚实，据说味道也比左掌鲜美，因此右前掌是熊掌中的极品。

而熊胆是一味著名的中药。为了获得熊身上这两样宝贝，人们肆意捕杀熊，致使野生熊的数量锐减，许多地方已多年见不到熊的踪迹了。现在，棕熊、黑熊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马来熊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 [ 关于熊的寄语 ]

杀一只熊，只能取到一副熊胆，为了能在一只熊身上持续不断地榨取利润，有人发明了“开腔引流法”。就是将熊五花大绑起来，然后在活熊的肚皮上切开一个口子，插一根金属管，直捅熊的胆囊，熊源源不断地分泌胆汁，每一滴胆汁都会顺着导管流进笼外那只玻璃瓶。无法想象，遭受“开腔引流法”折磨的熊，会是何等的痛苦。人类应该立刻停止这种残忍的行为。

# 闯入动物世界

我写动物小说，经常收到读者来信，除了热情洋溢的鼓励外，便是好奇地询问我所写的动物故事是不是亲身经历。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十六岁时，刚好遇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城里的青少年通通被赶到农村安家落户，我也在母亲和姐妹的哭泣声中告别上海，来到云南西双版纳一个名叫曼广弄的傣族寨子。

那儿远离市镇，地广人稀，四周都是密不透风的热带雨林，享有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的美誉。下田耕作，白鹭和孔雀就在身边盘桓；上山砍柴，经常能遇见马鹿和岩羊。那儿不仅野生动物数量众多，还能感受到人类与动物浓浓的血缘亲情。巫师跳神，使用的就是用虎豹豺狼狗牛马猪羊骡鹿麂十二种走兽的二十四颗髌骨制成的大念珠；寨门雕刻着白象和黑熊，家家竹楼的墙壁上都挂着野牛骷髅；婚礼上的贺词是：新郎像牛一样憨厚，像猴一样机敏，像山豹一样勇敢，新娘像孔雀一样美丽，像双角犀鸟一样贤惠，像银背豺一样善于操持家务抚养自己的孩子；葬礼上的随葬物品大都是木雕的飞禽走兽，仿佛不管是在阳间还是在阴间，与动物相伴才是完整的人生。

当地还流传着许许多多有关动物的趣闻逸事，什么水牛抵死前来扑食牛犊的老虎啦；什么象群在干旱时用长鼻子汲水，帮助一位曾经救过一头乳象的老汉浇快要枯死的包谷地啦；什么狗熊穿起偷来的人的衣裳，把不明事理的羊群赶进深山啦，这样的故事多得就像树上的叶子，怎么也采不完。

我在曼广弄寨子生活了六年，为了生存，养过牛，赶过马，带着鱼鹰到澜沧江捉过鱼，牵着猎狗到布朗山打过猎，几乎天天和动物打交道，亲眼目睹了许多感人肺腑的动物故事。



有一次，我爬到树上掏鸟窝，不小心碰落了马蜂窝，愤怒的大马蜂追得我无处躲藏。我忠实的猎狗奋不顾身地冲上来，朝空中吠叫扑咬，使我得以趁机逃脱，而我的猎狗却活活被马蜂蜇死了。

还有一次，我被一群别名叫红狼的豺狗围困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树上，整整两天滴水未进、粒米未沾，饿得快虚脱了。我养的一只猎鹰从寨子飞到森林里来找到我，又飞回寨子向村长报警，领着猎人把我从绝境中救了出来。

这一段不平凡的生活经历，为我提供了丰厚的创作素材。

我的第一篇动物小说写于1979年，那时，我在西双版纳军分区任新闻干事。有一天，过去同寨插队的一位同学来串门，告诉我一个消息，寨子里那位为土司养了半辈子大象的老象奴死了。我在农村当知青时和那位老象奴很熟，据说他听得懂大象的语言，能和象对话，再桀骜不驯的野象，经他的手调养，也会变成听话的家象。我还曾听他亲口说过，他曾因不忍心让土司来锯象牙而放跑过一头大象。

报告消息的那位同学走后，我夜不能寐，老想着老象奴。他养了一辈子大象，死后应当还和大象有点瓜葛，人生才算画上圆满的句号。我觉得被他放跑的那头大象应当从密林深处跑回寨子，在老象奴的坟墓前哀嚎三声，以示祭奠。想着想着，想出一篇小说来，取名《象群迁移的时候》。稿子写好后，投寄北京《儿童文学》，半个月就有了回音，编辑来信大大称赞了一番，鼓励我继续写这类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动物小说。

真正给我在读者中带来声誉的是《退役军犬黄狐》。1983年春，我到关累边防连队采访，一天，上级命令连队立即派遣一支小分队，到中越边境原始森林拦截一伙武装贩毒团伙。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行动。

要出发时，一只在哨所养了十年早已退役的军犬非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执行任务。这是一只衰老得快要去看狗上帝的老狗，脖颈和尾巴上的毛都脱落了，脸上有一条三寸长的伤疤，一条左前腿还被弹片削掉一小截，走

起路来有点瘸。大家怕它年老体衰会添麻烦，不愿带它去，就把它锁在狗棚里。

没想到，我们出发三个小时，刚来到伏击地点，那只老狗不知怎么弄的，竟然从上了锁的狗棚钻出来，出现在我们面前！没办法，只好让它留下。

半夜，那伙武装毒贩果然出现在国境线上。战斗打响后，其他几名毒贩子都被打死或活捉了，唯独有一个毒贩子趁着天黑，滚进几十丈深的箐沟。那条老狗狂吠一声蹿进了箐沟。箐沟响起三声枪声和毒贩子的号叫。我们赶紧下到箐沟，拧亮手电筒一看，那只军犬脖子中了一枪，身上中了两枪，倒在血泊中，但狗嘴还紧紧咬住毒贩子不放。

战士们围在军犬身边唏嘘不已，军犬饲养员反反复复地唠叨：“别看它是不会说话的畜生，可它比人聪明，比人还懂感情！”战士们告诉我，这只军犬立过两次战功，狗脸和那条前腿就是被地雷炸伤的。它已退役三年，按照规定，可以回军犬学校颐养天年，终身享有伙食津贴。可它两次从军犬学校跑回哨所来，最后义无反顾地死在战斗岗位上。

第二天，边防连队为这只军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就在葬礼上，猛然间我心里涌起一股神秘的冲动，觉得这只军犬本身就是一篇非常棒的小说，于是，就写成了《退役军犬黄狐》。这篇作品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刊登后，我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成了我最受读者欢迎的一篇动物小说。编辑也大加赞赏，说这篇东西立意新颖独特。

我总算悟出一点什么了，文学的新意，不是赶时髦追浪头的新闻学意义上的新，而是作家特殊的生活经历，就是别人所没有的东西。文坛是百花园，假如你也种玫瑰，我也种玫瑰，百花园变成了一花园；虽然玫瑰很名贵，却会因为重复而变得单调乏味。人家种玫瑰，我种矢车菊，虽然矢车菊没有玫瑰娇艳芬芳，却会因品种新而受到人们的青睐。在文学的小路上拥挤，重要的是寻找到自己。

1984年，徐怀中先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办文学系，并以总政文化部长的身份出任文学系主任，首届招收三十五名学员，我有幸考了进去。我的同班同学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文坛的佼佼者，如莫言、王海翎、李存葆、宋学武、朱向前、黄献国、李本深、崔京生等。

怀中先生的办学方式别具一格，也许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开阔眼界，广泛比较，慎重选择。为此，他以开阔的胸襟邀请各届人士，为我们举办名目繁多的讲座。从卡夫卡的荒诞派、加缪的悲观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到人体特异功能，都可以在我们的讲台上一展风采。讲课的形式也让人耳目一新。有的老先生正襟危坐，而有的青年教师则跳到高高的桌子上，手舞足蹈，用别致的身体语言渲染他新颖的见解。有时前后两个讲座刚好观点针锋相对、风格截然相反，迫使我们的思维进行全方位的急遽跳跃。

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自由，觉得自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精神解放。文学系两年的深造，对我的创作而言，不啻是给了一架登高的梯子。

灌了满脑子五花八门的文艺理论，我很自然地把这些理论当做一面面镜子，对照我以往的创作。我发现自己以前写的动物小说基本上都是在动物和人的恩怨圈里打转，是在人格化的动物形象上原地踏步。再继续写下去，无疑是炒冷饭。再说，西双版纳可写的动物种类已被我写得差不多了。我感觉到了创作危机，老路已经走完，新路还未开挖，急得只想撞墙。

我决心在动物小说这个领域里闯出一条新路来。在文学系我囫圇吞枣般地阅读了大量生物学、动物学、动物行为学等方面的书籍。其中有四本书对我影响最大，一本是美国的威尔逊写的《新的综合》；一本是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获得者、奥地利的劳伦兹写的《攻击与人性》；另两本是英国的莫利斯写的《裸猿》和《人类动物园》。捧读这几本书，我有一种跋涉于沙漠巧遇甘泉的惊喜感觉。威尔逊所创立的社会生物学说惊世骇俗的观点对我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效应，而劳伦兹与莫利斯这两位杰出动物学家对动物世界所做的精湛研究，为我观察动物、提炼主题、结构故事开拓

了一个崭新的角度。

我发现自己过去对动物的理解很肤浅。动物并不是仅为人类而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它们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弱肉强食的生存圈，完全可以在丛林法则这个色彩斑斓的舞台上塑造动物的本体形象。

此外，人类社会的许多弊病和问题，例如战争、种族歧视、资源掠夺、两性差异、权力纷争、攻击行为、恃强凌弱等等，既可以用社会学观点在大文化中寻找合理的解释和答案，亦可用动物学家的眼光从生物层面破译出原始起因。从这个意义上推论，动物小说的认识价值不仅可以超越科普知识，还可以超越“人还不如动物”这样一种照镜式忏悔，完全可以同问题小说、哲理小说相媲美。

基于这两点体会，我写出了短篇动物小说《象冢》和中篇动物小说《暮色》。我自己觉得，这是我动物小说创作的一个新起点。首先，这两篇小说纯写动物，没有人类出现，故事和情节源自动物特殊的行为本身，而不是来源于道德规范。在《象冢》里，母象巴娅面临母爱和情爱发生尖锐冲突时，毁灭情爱而成全母爱；在《暮色》中，豺们为了种群的利益而牺牲年老体弱者。这类主题，触及到我们久已掩抑的一些人性层面，引发读者对人自身的生存状态的思索。其次，在写法上，我改换叙述角度，运用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合情合理的想象，模拟动物的思维感觉，进行心理描写。

这个尝试，应该说是成功的。小说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有的评论家指出：这两篇作品都从动物的特性着眼结构故事，对动物行为的自然动机观察入微，蕴涵着深刻的哲理，且没有将动物人化的痕迹，堪称纯正地道的动物小说。

挖十口浅井，不如挖一口深井。我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从此以后，我基本放弃了其他题材的创作，专心致志于动物小说的创作。当时我已调到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工作，为了获得

## 动物世界的第一手

资料和新鲜的生活感受，我把西双版纳野象谷、哀牢山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昆明圆通山动物园作为基地，规定自己，无论工作怎么忙，每年必须抽出三个月时间到这三个基地体验生活。

经过数年努力，我陆续写出了一批给我带来声誉的动物小说。《第七条猎狗》、《一只猎雕的遭遇》、《红奶羊》、《鸟奴》先后获得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优秀儿童文学奖。

从1993年开始，我的作品陆续被介绍到台湾，至今已累计在台湾出版三十余种动物小说集，十二次获《民生报》、《国语日报》、《幼狮少年》、台北市立图书馆、台湾儿童文学学会联合举办的“好书大家读”优秀读物奖。

这次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我的动物小说品藏书系，选辑我数百万字作品的精华部分，这既是对我动物小说创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对我今后创作莫大的鞭策和鼓舞。

年轻时，不知天高地厚，曾立下过无数雄心壮志。如今年过半百，两鬓霜白，我才明白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生命苦短，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一生中能做好一两件事情就算不错了。对我来说，写好我所钟爱的动物小说，能再写出几部让读者认可的作品来，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快慰了。

# 获奖记录

- 《第七条猎狗》（短篇小说）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 《退役军犬黄狐》（短篇小说）第六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 《狼王梦》（长篇小说）台湾第四届杨唤儿童文学奖
- 《一只猎雕的遭遇》（长篇小说）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 《狼王梦》（长篇小说）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优秀图书一等奖
- 《天命》（短篇小说）1992年海峡两岸少年小说、童话征文佳作奖
- 《象母怨》（中篇小说）首届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
- 《残狼灰满》(中篇小说)首届《巨人》中长篇奖
- 《沈石溪动物小说自选集》(中短篇小说集)第三届冰心儿童图书奖
- 《红奶羊》(中篇小说集)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 《狼王梦》、《第七条猎狗》(中短篇小说集)台湾1994年“好书大家读”优选少年儿童读物奖
- 《第七条猎狗》(短篇小说集)台湾《中国时报》94年度十佳童书奖
- 《保姆蟒》(短篇小说集)1996年台湾金鼎奖优良儿童图书推荐奖
- 《狼妻》(短篇小说集)台湾1997年“好书大家读”年度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

- 《宝牙母象》(中篇小说)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
- 《牧羊豹》(短篇小说集)台湾2000年“好书大家读”年度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
- 《刀疤豺母》(长篇小说)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 《藏獒渡魂》(短篇小说)第十九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 《鸟奴》(长篇小说)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 《藏獒渡魂》(中短篇小说集)2006年冰心儿童图书奖
- 《斑羚飞渡》(短篇小说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7年向青少年推荐百部优秀图书
- 《狼王梦全本》、《狼世界》(中短篇小说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8年向青少年推荐百部优秀图书



▲ 读小学四年级时,和姐姐、妹妹合影。



◀ 中学时代。



▲ 结婚照,1979年拍摄,新娘的婚纱和新郎的西装都是租的。



► 当知青时,在西双版纳香蕉园里劳动。





▲ 与白族作家张焰烽一起  
拜见冰心老人。(1981年)



▲ 与宝贝儿子在一起。



▲ 在西双版纳和傣族小卜哨  
(姑娘)一起欢度泼水节。



在签售现场与小读者交流。▶



▲ 这是我养过的四只猫八只狗中最漂亮的一只狮子猫，靓丽而多情，最喜欢爬到人身上撒娇。

▼ 在昆明圆通山动物园给马鹿喂食，用“小恩小惠”笼络动物的感情，为创作小说寻觅素材。



▲ 假如没有铁栅栏，可不能靠近长颈鹿，它一蹄子就能把人踢出八丈远。

▼ 蜥蜴属于爬行类动物，有“古生物活化石”的美誉。北美地区许多家庭都把蜥蜴当宠物饲养。我怀抱的是一条珍珠蜥，也是家庭宠物。



▼ 为写《骆驼王子》，我与这匹美丽的双峰骆驼共同生活了好几个月。



▼ 我曾养过一条蟒蛇，把家里的老鼠都吓跑了，比猫还厉害。西双版纳的黑尾蟒性情温柔，乐意与人纠缠玩耍。



▲ 西双版纳野象谷是我的生活创作基地，这是我与当地大象学校的学员鲁鲁和纳纳的合影。



▲ 西双版纳是孔雀的故乡，看孔雀就像看鸡一样平常。手里抓一把米，美丽的孔雀就会羞答答地跑过来在你手掌上啄食。